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 中學學生文藝季刊

第二卷 第四號

冬季號



冬 許奇伯攝

國立中央教育館 惠存  
開明書店敬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種三書叢年少明開



期三卅第

版出日一月一

止底月二價特

### 讀和寫

沐紹良著 定價三角半

用趣味盎然引人入勝的小說體裁，說明閱讀和寫作的方法，全書情節是讀者自身生活被美化後的寫照；而織入這些情節中的閱讀和寫作方面的知識也因為著者有特長的說明能力，能使讀者極愉快極順利的記在腦中，堪為高小和初中課外讀物的。

### 詞和句

孟起著 定價三角

以書信體裁說明語法的基本知識，排列的順序係由詞、詞組、句子至句子的意義及其功能，敘述淺顯多趣，讀之無沉悶之感，且多獨特之見地，可供自修，或作小學書信教材之用。

### 名人之芽

田惜庵著 定價四角半

共載二十個世界名人的童年生活，活雖各異其趣，良否互見，但沒有一個不是能立志，好讀書，肯耐勞的。讀者不但可從本書求得許多知識，感到無限興趣，並可探得自已立志去做大事時應走的途徑。

### 價特售尚書各列下

止五十月一價特 期十三第

著翼天張 追學開  
角五價定 集藻蛤 新明文  
著舍老 集藻蛤 刊文  
角五價定

剛徐·銑朱 法畫視透易簡  
角四價定

止底月一價特 期一卅第

角四 啓乃沈 義講學理物 開明中學講義  
法承夏

編榮詳程 義講學化  
角五價定

編由文倪 義講史歷國外  
角五價定

止五十月二價特 期二卅第

著雲陸俞 說淺境詩  
角三價定

著侃黃 表類聲韻集  
角八價定

際實與論理的譯翻文英

角五價定 著書獻吳

## 關於「月報」的談話

甲 一個讀者

乙 開明書店的一個店員

甲 恭喜新年！

乙 新年恭喜！先生是不是要選購幾本新書？

甲 我要問一下，今年開明書店出版什麼新刊物沒有？

乙 是的。今年開明書店打算新出版的書籍雜誌很多。我現在先介紹給你一種雜誌。

甲 是「中學生」還是「新少年」？

乙 是的。這兩種舊有的刊物還是照常出版。今年卻又出一種新雜誌了。名稱是叫作「月報」。

甲 「月報」這個名稱，倒很特別。不知道是一種怎樣的雜誌？

乙 先生，你是敝店的老顧客。你知道開明書店出版書籍雜誌，向來一點不馬虎。不出則罷，要出一種新雜誌，一定要有文化上的價值，而且和人家所出的，完全不同。實在說起來，「月報」不是一種雜誌，而是全世界數千種報章雜誌中的精華。

甲 一種刊物怎麼能容得下數千種報章雜誌的材料呢？

乙 這不是一種雜湊的刊物。這是從中國的，外國的，中文的，英文的，日文的，俄文的，德文的，法文的無數種定期刊物裏面，把所有最精采的文字，挑選出來，一部分翻譯，一部分轉載，再加上一番編輯校訂的工夫，然後編成一種雜誌，這就成爲「月報」。

甲 那麼「月報」包含的門類一定很廣了。

乙 是的。「月報」是一種包羅萬有的綜合雜誌。這好比是知識的百貨商店。凡是應時的，實用的，細巧的，堅實的，不論是道地土產，或環球貨品，無所不備。所缺少的只有一件東西，就是品質低劣或於讀者有害無益的那些文字。

甲 我還不十分明白，請你再把「月報」的內容說一點。

乙 在大體上，「月報」的內容，分作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文藝五欄。每一欄都有一個詳細明確的情報，把過去一個月國內國外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文藝消息，完全披露出來。有了這些情報，你可以不用看報紙，卻能夠知道比報紙所錄更多的消息。

甲 情報以外還有什麼？

乙 情報以外是各類的評論，意見，主張以及一切的報道。這裏面包括着各種派別的意見，各種方面的記載。宇宙之大以至蒼蠅之微，幾乎無所不包。但都是經過嚴格選擇的。沒有一篇你不愛看的。

文字。單就文藝欄來說罷。過去一個月中間所發表的最好的創作小說，最好的詩，最好的歌曲，都搜集在「一月報」裏面了。

甲 別的各欄也都如此嗎？

乙 都一樣。例如政治欄就包含國內外每件大事的評論和記載。經濟欄包含了中外各國的最新的  
重要統計。社會欄登載着一切關於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宗教道德問題，教育問題等等的第一流  
的文字。學術欄裏，凡是哲學，教育學，心理學，考古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實用科學各類的文章都  
有着，而且都是經過精選的。不但內容空洞的文章，不會入選，就是艱深晦澀的，也一概不登。

甲 是不是也有插畫呢？

乙 當然。各種的漫畫和插圖，都是經過選擇才搜羅進去的。

甲 照這樣說，這倒是我所盼望的理想雜誌了。因為現在雜誌的種類太多，其中大多數是專門雜  
誌。如果都定一份，不但費錢，而且也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去閱讀。要選擇幾種呢，卻非常困難。因為  
各種雜誌各有所長而且也各有所短。現在「一月報」出版，這困難問題就解決了。但是我想，內容  
這樣豐富的雜誌，定價一定不便宜，怕有許多人買不起。

乙 恰巧相反。「一月報」定價的低廉，竟可以說在雜誌界，創造了一個新紀錄。用小五號排印的十六  
開本二百餘頁的刊物，每期一共有三十餘萬字的文章，你想零售是多少錢？纔不過二角五分呢！

定購全年，共計十二冊，也不過二元五角。總之你用不到每天花掉一分大洋，就可以換得世界最新知識的無窮寶藏了！

甲 這樣便宜，不是要虧本嗎？

乙 是的。尤其因爲目前報紙市價飛漲，二角半一本的「月報」連紙張費都不夠。但是敝店刊行「月報」本來不是爲圖利，想借此給文化界盡一些力，所以也顧不得物質上的損失了。

甲 我還要問一下，這新刊物是那一位編輯的。

乙 這是由「月報社」共同負責編輯的。社長夏丏尊先生想來是早就知道的。此外並約定專家分欄擔任編輯：政治欄編輯是胡愈之先生，經濟欄編輯是孫懷仁先生，社會欄編輯是鄧宗漢先生，學術欄編輯是胡仲持先生，文藝欄編輯是葉聖陶先生。這幾位編輯也都是讀者們所熟悉的人物，用不到介紹了。

甲 我相信這雜誌一定要在民國二十六年的文化界放一異彩。因爲就我所知，還不曾見過一種月刊雜誌，請了這許多專家擔任編輯。用不到再問了。我決定定一份，而且還想多定幾份，送給我的幾個親友。

乙 拿「月報」當作送親友的新年禮物，是最好沒有的。你的親友一定會十分滿意。現在請記着，「月報」創刊號的出版日期，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以後每期都是在每月十五日出版的。

# 目次

## 文藝短談

集體創作的認識	陳良堡	一
漫談選擇題材	蔡金聲	三
怎樣寫作	艾光	五
寫作與時代性	陳榮光	八
學詩隨筆	祝鴻達	二一
讀詩雜感	陶陶然	二三

## 小說

戴言敬	時信	一
幻滅	冠山	四
查抽屜	沈渭源	六
軟禁中	王蓼	三三

鄉村小學	俞羽昭	元
採茶	舍利	三
福順	寨東	七
過中秋	金易	四
手風琴	楊嘉昌	四
廟會	陽光	五
荒原上的夢	王天心	五
出發前	遠近	三

生活錄

軍訓回憶片斷	戊君	一
學生集訓生活	陳耀東	二三
學兵生活斷片	遠征	一九
工作行程	遠千里	三五
隨筆		
淚眼	小波	一



北行前	冠山	五
回憶	馬世澤	一三
作客	顧珊生	一六
古老沒落的家	湯仲謀	二三
歸途	殷強	二六
故鄉	那韻冰	三三
幾次過黃河的經驗	石軒	三六
老三哥	正則	四二
鄉居	何年	四六
秋天	尹雪曼	四九
隨筆數則	趙作鵬	五三
生命的園地	光明	五五
病中一週雜寫	孫越舫	五八
寒假日記	徐文彩	六二

遊記·地方印象記

長城遊記	小友	一
------	----	---

晉祠旅行觀感……………侯德脩 九

西北的一個省會——西寧……………王生海 三

吉安……………伯石 一五

我所知道的漳州……………浴波 一七

讀書錄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沈渭源 一

中國文學論集……………何鵬 六

「東北作家近作集」讀後記……………麥若鵬 九

「死魂靈」讀後……………薛期吾 一三

詩歌

我們這一羣……………陸鈞 一

小攤……………何文焯 二

漁……………繼聲 三

打稻場上……………吳鐸文 三

採桑女……………黃靈聖 四

織布歌	周雪青	四
農村晚景	玄鼎新	五
月夜	崑陰	五
雪景	王維翰	六
雪夜有感	左冰	六
黃葉	燕世昌	七
小詩	蕭文捷	七
兩朵小花	玉峯	八

龍沐勛編

# 詞學季刊

全年  
四册

零售：每册四角（郵費國內及日本朝鮮不計）

歐美南洋四角

預定：全年一元六角（郵費國內及朝鮮不計）  
歐美南洋一元二角

本刊由詞學季刊社主編。當代詞人大多為該社社友，各出所作論著及新詞彙為本刊；昔人之祕籍遺稿，收入亦復不少。誠詞學之大概也。夙好倚聲者，以及大學文學系諸君，自宜人手一編，以資參閱。

包羅萬有的綜合雜誌

# 月報

社長：夏丏尊  
編輯者：胡愈之、孫懷仁、邵宗漢、胡仲持、葉聖陶

創刊號出版

本期篇幅增多 售價不加 購請從速

內容

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文藝——  
最近佳作一百三十餘篇  
各項情報七萬餘言·名家漫畫插圖數十幅

一篇目

一九三七年展望 金仲華 江問漁 胡適 陳豹隱  
現代戰爭論 楊杰 中國財政新階段 崔敬伯  
懷亡友魯迅 許壽裳 宇宙小巡禮 馬純仁  
在抗敵最前線 張印堂 黃埔月刊 長江  
槐枝 益世報 黃炎培 Viching

現代生活的諸方面

人類活動的諸形相

政治社會的新趨勢

學術文化的新潮流

在這裏是應有盡有無所不包

每月十五日出版

全年 二元五角

半年 一元三角

零售 二角五分

開明書店出版

# 短談

## 集體創作的認識

廣州市立一中

陳良堡

在中國目前的文學創作，開闢了一條新的發展的路徑，牠充實了創作本身的內容，加強了反映現實的力量，提高了意識和技巧的水準，而完成了有力的美滿的文學作品；這種實踐的方法，就是開始在中國爲一般文藝工作者所熱烈採用的集體創作。

所謂集體創作，照一般的解釋，就是許多（或者無數）的寫作者，在同一的標題下，貢獻各人的意見和經驗，搜集不同的材料共同商議主題的內容及其發展的過程（包括一切結構佈局人物個性的描寫等等）。確定之後，再將共同的意思交由一個人去執筆，這就是牠的過程的大略。至於牠的由來，已逝世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主持的工廠史及世界的一日（見譯文復刊號）就是這種偉大的工作的表現，在中國文學社茅盾先生等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就是模彷彿這個而來的。在光明半月刊上，這種方法更被熱誠地踴躍地實踐着。

集體創作，必須根據反映現實爲原則，這是無可諱言的。因爲集體創作是應了寫實主義的發展而產生，牠跟現實運動脈脈相通，絕對不能超脫或離開，同時必須更加有力地反映；所以象牙塔里的藝術家的「靈感」

是不被集體創作所需求而必要拒絕的，因為牠根本就失了集體創作的意義。

集體創作的過程中，最緊要的就是作家的世界觀的統一，因為我們需要正確的科學的世界觀，才能在同一的社會標題之下，共同討論內容的各種處理和確立；經過了其他一切的商討後，交由一個人去執筆，然後再加以批判和修改，這樣才正式完成集體的創作。至於執筆的人，固然要找恰當的人為妥，然而只要不超出題材的中心，依照討論的結果去寫作，所得的結果，亦是一樣的。

個人主義者的作家，爲了沒有具體認識集體主義的意思，對於集體創作持着過度的懷疑和曲解，他們甚至反對集體創作，說這是阻礙各個作家的個性的發展，埋沒了作家特殊的天才。這種態度和說話是完全錯誤的；高爾基對於這種批評的答覆是：「集體著作的方法在有些有機構合的生活現象上是和實驗室工作或科學的考察有不少相同之點，就在集體的方法能夠給每一作家以表現個性的最大可能的機會……」我們知道每個作家的個性並不是絕對不能轉移的，因爲所謂個性是積蓄了他的經驗、修養，以及實踐而得來的，假如在正確的世界觀里，觀念不正確的寫作者的個性，必定能夠受整個的影響，使他自己改造起來，或者完全溶化在正確的意識里，而產生了新的個性，向着比原有的個性更高層進展。而且在整個的研究和鍛鍊中，每個作家的技巧必受了薰染而提高了寫作的水準，這是參加集體創作的寫作者所發生的必然的好現象。

集體創作在中國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事件，我們已經說過集體創作跟現實運動是脈脈相通的；在目前，帝國主義者瘋狂地作吞併整個中國的行動，我們爲了民族的生存計，必須統一戰綫，結合爲民族求解放的大集團，而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作家們亦不能再像過去那末單獨地從事雕蟲小

技的磨煉，推敲，我們必須排斥一切虛無的「靈感」，盡力去暴露目前的現實，因為集體創作是根據每個作家各自搜集的材料，吸取了每個的個性，所以牠對於現實的反映必定更迫真，更有力，而成爲最完滿的一種文學創作方法，而且爲一切從事抗敵反帝反封建的寫作者所熱烈採用，這努力的結果，集體創作在最近將來的中國文壇上，必開遍了燦爛的花朵！

二十五月二日在廣州。

## 漫談選擇題材

蔡金聲

當一個從事文學寫作的青年，提起筆來，開始要寫一篇作品時，他應該首先這樣地想：「我要寫作甚麼呢？」換句話說，他在作品中要寫什麼故事，以及怎樣的人物？祇有等到他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後，才會使他的作品臻於美好的境地。

關於選擇題材，有不少的作家以爲只要描寫自己，便不會有題材枯竭的弊病，這話雖有相當的理由，可是事實上卻也有例外。譬如蘇聯最近逝世的文豪高爾基他就很少描寫他自己，日本文學批評家昇曙夢曾說：

「高爾基的回想，和盧騷的『懺悔錄』並哥德的『思想和事實』兩種有名的回想，是不同的。盧騷和哥德的回想……都是以自我爲思想，把自己內面發達的路徑，全部寫出來。高爾基的回想卻不這樣，他把自己的個性，放在第二位，倒把他所碰見的各色各種人的獨特的相貌放在第一位。所以哥德的自敘傳，可以改換一個題目，叫做『天才怎樣在適當的環境當中發達起來。』高爾基的回想

錄卻不然，決不能改題爲「天才怎樣在不利的環境當中發達起來」我們只能改題爲「看看吧，我週圍有多少有趣的人啊！」這是不錯的，高爾基亦曾說過這樣的話：「描寫自己是不會偉大的。」

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娜尼娜」中，他展開了全貴族階層的道德和生活的情景，但是到了「復活」與「惡魔」時代的他，就成了差不多完全從自己底個人經驗汲取藝術材料的藝術家，個人的懺悔代替了社會的情景了。何以故呢？傅利溪說：「這不是因爲年老了，也不是因爲才能墮落了，而是和他的階級的解體一起，一切『社會的東西』都從藝術家的意識里走掉了。」

所應當選擇的題材該是現實生活里的事件，不需要的是作家個人的私生活。換句話說，作家所寫作的題材應該是與大衆有關係的，而非毫不相關的不痛不痒的東西。這樣的作品，才是有價值的，也即是大衆所愛讀的作品。

描寫作家個人的身邊瑣事的小說在近來的中國文壇上，業已漸漸消滅，這決不是沒有理由的。那末，究竟選擇題材的標準是什麼呢？高爾基的話是有最高的標準的，他說：

「據我的意見，真實情形的全部，不見得對於人類都是必要的。所以，但凡我覺得某種情形只足以很殘酷的給人以精神上的打擊，並不能給一個教訓，但是，我覺得他只足以無緣無故的侮辱人類，我就自然的把這種真實情形都丟了去，一點也不去描寫。」

「根據這個標準所寫成的作品，最低限度，決不會是無聊的作品，是毫無疑義的。鑒識人物所練就的眼光，很深的斜進人的精神底里去。」

於此，可見實際生活的經驗與寫作是很有密切的關係的。茅盾先生若不是因爲在胃病的時間



里與友人到過交易所去混了幾個月，則他的「子夜」也許不會產生出來，即使能夠產生，也不會那樣的描寫逼真，刻劃入微的。同樣的，葉紹鈞先生也因為經歷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才有那「扛鼎之作」的「倪煥之」這部小說。

祇有從實生活觀察得來的經驗才是最寶貴而實用的東西，若僅僅從書本上間接得來的，則是表面的，浮泛的常識而已。

要創典型的人物，更非從社會生活里觀察各種各樣的人物，求得他們的共同的特性，以及獨特的個性不可。

高爾基曾經勸告過青年文學家應該用觀察的手段，獲得題材。他說：「要創造這『典型的』人物的肖像，只有具備了很發達的觀察眼，學習而又學習之後，再是學習的時候，這才辦得到。倘使缺少正確的智識，猜測就起來了。而十個猜測里，是會生出九個錯誤來的。」

我想他這幾句話，是很值得我們細細咀嚼的。

## 怎樣寫作

山東文登鄉師 艾 光

人類本是生而富於情感的。若有所感，便不能不發抒於外。不過發表的方式種種不同：有的用語言直接表露。有的用文字間接表達出來。我們要怎樣利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這便是「怎樣寫作」的問題了。我以為關於「怎樣寫作」的問題，可以分三方面講：

### 一、寫作前的準備：

A 蒐集材料——在未寫作以前，須具有充足的材料，然後可以運用豐富的思想情感與經驗來創作。我們蒐集材料的對象，宜深入下層社會，如貧民窟、工廠、車夫、農村等。最好能親自體驗勞苦大眾的生活，嘗試他們的痛苦。然後寫出來的文字，才會生動、深刻、真摯，切不可「閉門造車」捏造幻想，與現實隔離、懸殊。

總之絕不要求知於「天花板」，不要選材於指頭，不要寫傳聞，不要寫你不知道，未經經驗和未研究過的一切事物。換句話說，須寫你所深知的東西，須寫你會加以研究過，考慮過以及消化過的東西。

B 製作大綱——材料蒐集齊全以後，要做一番思考的工夫，把牠仔細地思索，精密地探討，鄭重地研究過。對於寫作的背景和主旨，以及應用什麼體裁來描寫，怎樣開始，怎樣聯絡穿插，怎樣結束，都須做一詳細的計劃。

具體地說起來，在寫作的時候，務要做一番準備工夫。做一草案，是作品形成過程中必需的步驟。可以隨時變更、補充和改作。初學寫作的人，心裏要充分明瞭。他將寫什麼？及為誰寫作。成功的祕訣，就在這裏。

## 二、寫作時應注意之點：

A 關於技巧——我們描寫一件事物，必須通俗化，大眾化，不要咬文嚼字，跑在古紙堆裏，要使一般人都能瞭解鑑賞。關於人物的描寫，要生動，要具有特色，要具有不同的個性，並具有普通化概括化的典型。假如作品中，社會意味價值愈高，作品中的主人公越發典型化，則表現的客觀現實，越發普通，把握當代人們特徵越發確切。這是必然的。

我們還要注意的，寫作時不可用議論推理的述敘。要用藝術化的手段，傳達出人的肖像，姿勢，與音調的抑揚，言語行動的特色，使在讀者面前成爲一個活的，真確的，未失掉本質的人。這樣才會使讀者情感融洽，百讀不厭。才能揭破現實人生之黑暗，與指導人生之前途光明。

B 關於文字：

a. 簡鍊——字句間若冗長重覆，不但不能使讀者明瞭，反而不能表達出自己的思想情感的眞面目。所以字句務求簡鍊，才會表達完整的意思。例如：「在深秋的當兒，菊花盛開了。」倒不如「深秋菊花盛開。」意思雖然相同，而後者的字句，多麼簡單明瞭。魯迅先生說：「……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告訴我們，字句要有用，要簡潔，不可堆砌一些陳言爛調，因爲這不但無益，反而會減少文字的聲色。所謂「用字要經濟，」惜墨如金，」也就是這個意思。

b. 眞實——我們說一句話，必須從實際經驗中得來的，要與現實符合。就是必須說實話，不要虛偽，更不要粉飾雕琢。夏丏尊先生說：「眞實，簡單的說來，就是不說謊，不捏造。」胡適先生也曾說：「不做無病呻吟。」都是證明每一個字都要有用的，有力量的。

c. 精當——用字要適當精確。一篇作品裏，往往因爲一個字用錯了，而整篇的意思就覺得模糊。所以用字務須慎重推敲。高爾基說：「生動詞句用得越簡單，越清楚，越明瞭，則寫實的描寫，及其對人的影響，個人性格的描寫，及其對人們的關係，越強固，越眞實，越確鑿。」古典作家，深知詞的意義，所以他們致力於自己作品的推敲，厲求精當得宜。唐時賈島詩人，因爲一個字而仔細思索，用心表演，以比較那一個字精當眞摯。魯迅先生說：「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能懂的句子。」也就是

5  
· 這個意思。

### 三、寫作後：

在寫完作品以後，要細細閱讀，辛勤地修改，刪去無用的廢話，除掉可有可無的句子，加以藝術上一番潤色的工夫。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把戰爭與和平改寫了七次。列蒙托夫一行都不苟且，每一行要改好幾次。柴霍夫曾說：「稿子要讓牠躺下醫治。」多數文學家，都是對於自己的創作，厲加刪改，然後偉大的傑作，能在世上燦然放光。初學寫作的人，更應努力下修改的工夫。

此外閱讀書籍，更是需要。書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助手，和導師。一個初學寫作的人，每月留心閱讀，可加深他的修養，擴大他的眼界，充實生活經驗，增廣語彙。讀書時宜做讀書筆記，記錄自己的見解和感想，並摘取原文的精華預備寫作時應用。這種筆記，著名的作家常常努力寫作，如柴霍夫的隨筆，便是很顯明的例子。

關於報章雜誌，更不能忽視，與書籍同樣每天都必須閱讀。

## 寫作與時代性

北通州潞河中學

陳榮光

「生於什麼時代的人，應該說什麼時代的話。」這兩句話，雖然是處世為人的格言，也可以把它引用到寫作上來講。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藝趨向，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藝術特色，在古典主義時代的作品，絕不會叫出民間的疾苦和暴露出社會的黑暗，只是以宮庭生活做中心的貴族意識形態的表白。浪漫主義的作品，也只是代替資產階級來呻吟的。又如溫庭筠的詩，總比不上李杜詩的雄渾天成，

雖然形式優美，靈魂卻早已失掉了，因為詩的時代已經過去，而轉變為詞的時代。同樣元朝人也不會做詞，只能一味地寫他的劇本。我們觀察許多的中外名著，凡是偉大的作品，都是顯揚着時代的精神，一切稱為不朽的有價值的藝術作品，都是反映着時代的背景的。

文藝的本身，就是實感，作者把自己所體驗的一切實感與經驗，通過情感的面紗表示出來。所以每一篇文藝作品，各有其特殊的內容與思想，不能憑空發出，喜悅必須有喜悅的經驗，悲哀必須有悲哀的事實，這經驗，這事實，正是作品中所表現的時代性。我們要讀一篇作品，必須先瞭解當時的情況，才能夠澈底明白。中國當漢代盛興黃老之學，道家思想支配了人心，能夠清楚那時代的時代背景，才能瞭解古詩十九首裏隨處可見到的問題，什麼「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等享樂的氣象。要讀歌德著的浮士德，須先讀歌德的傳記，知道當時的宗教觀念，科學見解，和他幼時曾看到英國走江湖的人所演的傀儡劇浮士德博士的生涯與死，然後才能瞭解浮士德。要想瞭解王維，必須有些佛學趣味，要想明瞭但丁的神曲，必須懂得西洋中世紀的思想。

文藝的功用，就是作者用了自己的銳利的敏感和旺盛的熱情，把當時代的一切可喜可悲可歌可泣的事實，從作品中反映出來，昭示人類以事物的新意義，新動向。好的文藝作品，自己本身雖不宣傳什麼，而間接都從社會各方面引起新的醞釀，暗示着進步奮鬥的途徑。這一點例證很多，如易卜生作了一篇傀儡家庭的戲劇，引起了全世界的婦女運動，婦女的地位因此提高。在十八世紀的末葉，俄國拉特契夫發表了一部從聖彼德堡到莫斯科的旅行，描寫農民的淒慘的境遇，指摘貴族和地主的

壓制和暴露，而呼喊農奴制的撤廢，實是俄羅斯農奴解放運動的第一聲。巴爾札克九十篇的人間喜劇把十九世紀初及中葉的全部法國社會都表現了出來。在他所描寫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物有營利者，高利貸者，投機業者，外交官，商人，農民，僧侶和罪犯等，這是多麼刻骨的描寫呵！辛克萊說：「一切的艺术都是宣傳，」這話確有道理。

文藝家大概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敏感，對於人生和社會獨具慧眼，在他的作品裏往往能把當時代的人從黑暗的環境中救出，使生活於清新的風光中。同時也是時代潮流的預覺者，具着進步而奮鬥的思想。有名的屠介涅夫曾在報紙上執過鼓吹革命的筆，充分表現着時代的不安。在他的小說裏，一味的描寫時代，忠實地盡他文藝家的任務。美國司吐活夫人著有一部黑奴顛天錄（林紓譯）那時美國北部待黑奴極寬厚，不蓄奴的家庭也很多，南部卻是虐待黑奴的，因了這書的出版，便引起了北部的同情和南北的反感，於是拿一支弱筆挑動了南北的干戈，喋血數年，殺人盈野，終於大總統林肯頒布釋放黑奴的命令，爲人道開了一朵燦爛的花。

總觀以上各例，可知各時代有各時代的文學，時代向那一方面前進，文學也跟着時代向那一方面發展；同時文學趨向於那一方面，時代的趨勢也隨之而走。時代下產生文學，文學裏反映時代。所以在王宮貴族的時代，有古典主義的作家爲他們歌功頌德，在封建社會的時代，有浪漫主義的作家爲他們贊揚，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也有自然主義的作家捧他們的場。可是這些時代都已死去了，今後社會的新動向，是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末落和弱小民族與貧苦大眾的發展，那末目前所需要的文藝，自然不是歌功頌德的文藝，乃是表現勞苦大眾的心理與意識的文藝。

由經濟史觀來看，文化畢竟是經濟生活的上層構造，以前的文化，都是資產階級的文化，以前的文藝，也是資產階級的文藝，都在我們的摒棄之列，現在的作家，應該負起新文藝的使命來，一同向大眾的舞臺上去，創造一種新興的文學途徑。記得在北斗雜誌裏，茅盾曾說過：「文學的任務，不僅像一面鏡子來反映社會，其最大的任務，卻在指示未來的新途徑。」是，我們不僅要暴露社會的黑暗，以激動羣衆的反抗意識，更其要做建設工作，顯示社會的黎明，指導羣衆正確的新途徑，這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這才能完成有時代性的偉大傑作。

二十五年九月五日。

## 學詩隨筆

祝鴻達

放翁詩：「烏柏微丹菊漸開，天高風送雁聲哀；詩情也似并刀快，翦得秋光入卷來。」這詩正是告訴學詩者，眼前好景不可放過，靈機一觸，隨筆寫下，詩境自然清逸絕塵的。

又一首：「山光染黛朝如溼，川氣鎔銀暮不收；詩料滿前誰領略，時時來倚水邊樓。」這，正是告訴學詩的人，觀察景物搜集詩料的方法。因為能於平日間對於自然景物加以注意，許多幽美詩料，自然不會輕輕放過。不知注意，及無詩學修養的人，那就要一則不識幽景所在，一則觀察不能深入，勉強寫詩，亦必不能適如其分的表現出來。

又一首：「斷香猶在夢初回，燈似孤螢闔復開；怪底詩情清澈骨，數聲新雁枕邊來。」這正是告訴學詩的人於自然中涵養清澄無滓的心胸，於是精神能與萬物相通，寫出詩句自能清幽絕俗的。袁子

才說：「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用，付之飄風。」正是這個意思。

元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小令：「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赤裸裸的寫出專制時，朝代的興亡，對於民衆同樣的惟有痛苦之留贈而已。

元姚燧憑闌人寄征人小令：「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是愛是嗔，活畫出征婦心事。

讀元遺山詩，至最沈痛處如：「樂事漸隨花共減，歸心常與雁爭先。」白骨又多新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地盡更無鑽可置，竈間惟覺井長勤」等句，不覺爲之悵然欲淚。

黃公紹青玉案詞下半闕：「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睡也無人管。」詞客評爲：「語淡而情濃，事淺而意深，真得詞家三昧。」這些姑且不說他，就是這一種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胸襟，已夠使人體味了。人有了這種胸襟，才可投入大自然的懷裏，涵養心靈，享受一點人生的真趣。彼沈醉於物質生活，精神麻木，心靈枯澀，整天役身心於外物，連自己也忘記的都市中的人們，讀了上面的詞，應有什麼感想呢？

太白的抒情詩，毫不雕飾，自然一片真情流露。如「客自長安來，還歸長安去，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煙霧。」「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挂帆席，離恨滿滄波。」「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疾風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別時酒猶在，已爲異鄉客，思君不可得，愁見江水碧。」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空餘牀，牀中繡被卷



不寢，至今三載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照青苔。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坐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爲便於檢閱，不覺抄了許多例，且住手吧。太白此種詩，看是極自然的言詞，而潛蓄的情意，卻又是十分深刻的。較之一般人以堆砌典故，及粉飾字句來作抒情詩的，何啻霄壤呢？

各人情感不同，所發的言詞自異，斷沒有二人同時同地有一樣情感發生，又可在同一時間內，在一個系統下，用同一種方式表現出來，而不致凌亂斷傷的。舊詩中的聯句詩，二人或二人以上各詠一句或數句，合成一篇，這種詩還有情感可說嗎？所以聯句詩，真可說是音韻的遊戲了。

## 讀詩雜感

陶陶然

有一回，我和涓到她村後的山中一座庵堂閒玩。時候是春天。天色陰陰的，山中漾着微雲。踏進山門，這裏那裏都是綠，綠的樹，綠的山，相襯起來，連空間彷彿也綠了。四周很是幽靜，我們溶在這幽靜的宇宙中間，覺得自身也整個是幽靜，人與自然溶成一片，我們在這境況中浮漾着，漸進漸深。涓偶擡頭望見山腰漾着縷縷微雲，不覺興起詩感，悠然念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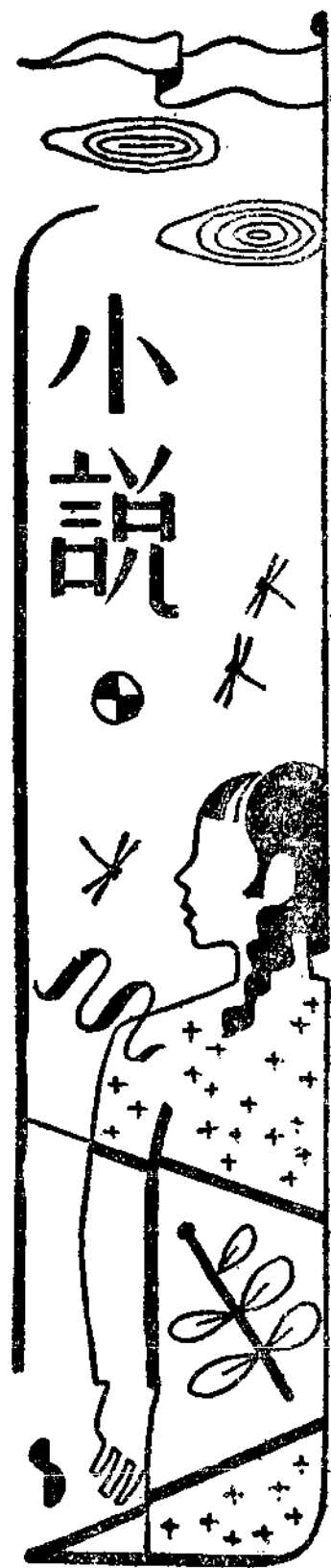
雲光侵履跡，

山翠拂人衣。

她的吟聲沒有驚動山靈，傳到空中卻也溶化於幽靜中了。她又念一回，輕輕地，悠悠地。此時此地，真再合乎這兩句詩的境況也沒有的。於是我無暇贊賞前人寫詩手腕的高妙，不自主地也跟涓念起這兩

句詩來，現在是身臨詩景，吟味人家把此景寫成的詩，那詩中的滋味比不是身臨其景時吟味的親切得多；同時對於目前擺着的那片實際的詩景，靠了詩句的描繪，也比初入山門時單用自己的眼來欣賞的親切得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發見。此後，每當遇見美的景緻，我便將讀過的詩所描寫的景物和目前的景物相像或相同的，從肚內搬出來，對景興吟，體味詩中的詩景和目前的詩景。這樣做，叫我覺得更能深一層地領略其中的美味。

近來我讀血花集，在文字之外讀到許多上好的詩。這許多詩是未曾用文字寫成的。讀林覺民的絕筆書我想起他和許多同志圍攻總督衙門的慷慨激昂的光景，這是一首詩；又想起他被執受訊時的釋衣磅礴，捶胸頓足，和張鳴岐及李準爲之心折，傾耳以聽及奉以茶煙的光景，這也是一首詩。我默讀它們，就如誦讀普式庚之死一樣地受感動，覺得它們真是天地間第一流的詩篇。今年春初，我到上海聽一位同學說他跟許多同學去年年底上京請願，在風雪咆哮的半路上熬飢挨寒而不屈服的激昂慷慨的光景，覺得也像讀一首上好的詩。本來充天地間，那裏沒有詩料？只是有些人看不到這詩料，有些人雖然看得到這些詩料，但沒有能力和餘裕來把牠寫成詩篇，所以天地間還存在着許多沒會寫成文字的詩。只要無人把我的眼弄瞎，無人把我的腿折斷，就是身邊不帶一本書，在人生的道上我也有許多好詩好讀。有個什麼人說過：第一流的詩人是不寫詩的，因爲他成天生活在詩裏，那裏有空來拿筆寫字呢？今生要是能修得到這樣，真是心滿意足了，雖則不會寫半句詩，我也並無悔恨。



## 戴言敬

時 信

新考進電報局的練習報務員戴言敬，一個黃瘦的高個子，帶着深思的樣子，把信慢慢地放到桌上，白天那副快活的臉色隨着變得陰鬱了。

這封信是他父親寫來的，說他母親有病，家用更形拮据。文句裏的意思他很明白是希望他能寄點錢回去，其實就是沒有信來，他也熱望着能寄點錢給他們。只是這個月辦不到，那十六元的月薪，付去決不能再拖欠的打字學校的學費八元外，餘下的作膳費和零用，已經很勉強。並且使他失去白天的快活陷入深思和憂慮境界的，還不只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卻是因這封信而想到了許多前途的困難。

然而一轉念之間，他似乎很堅決的樣子，毫不猶豫地從那破舊的綠帆布箱子裏，拿出三張四方形的紙來，用力釘在牆上。

這是「忠」「勤」「儉」三個字，每張紙上寫着一個。紙的顏色已經因掛得過久變成黃灰色，並且有着幾個脚印，那大概是前幾天收拾行李的時候，掉在地上被什麼人踏上的。他拿揩布去揩，想揩掉牠，但是被踏得那樣有力，怎樣也揩不掉，最後他看看似乎已經揩掉一點才罷。

他向這牆上的三個字一個一個的注視，發出一種感謝和尊敬的眼光，彎着腰，搓着手，好像在一位大恩人面前一般。如果這時候感情再激烈一點，也許會向每個字鞠一個躬。

怎能不感謝這三個字呢？想想吧！他怎樣才得戰勝失業，在電報局裏佔個職位？不是完全照這三個字努力的結果嗎？在兩年的失業期間裏，盤居在腦裏，掛在眼前的這三個字，未曾一時一刻不慫恿着他，鼓勵着他，忠實、勤學、儉省地過活。這三個字給了他力量，給了他希望，並且終於扶助他成功。

呀，這三個字豈不是解決一切困難的最好的方法嗎？這是一個曾經實驗過的，最可靠，最完善的方法！一條成功捷徑！

戴言敬兩眼炯炯地望着這三個字，勇猛而嚴肅，好像將和猛獸搏鬥，臨陣衝鋒一般。臉上又露出一種必會成功一般的堅定樂觀的氣色。

他振起精神，深深地透了一口氣，舉起右手，捏緊拳頭向空中揮着，好像宣誓一般的大聲說：「我，戴言敬，一定要再振起勇氣，照着這三個字，忠心的服務勤懇的工作，儉省的消費，以解決各種困難，求一條新生路！」

## 二

時候還早，在電報房裏大大小小的電報機都很不自然地躺着，好像因過度的疲勞使牠們睡得

不安穩，窗外穿過重霧的陽光，慘淡地照着牠們，偶而有一架克利特轉報機發出沈重的「嗤喇嗤喇」的響聲，好像因日夜不息的過度工作，而發出來的冤苦的嘆息。

但是嘆息也沒用，等一會當陽光發威一般照進來，把灰塵照得舞動起來的時候，牠立刻得急速的轉動，一切的機器都得不住的嗤嗤嗒嗒的喘息。

人也是這樣，只是活的機器。戴言敬彎着腰，默默地坐在打字發報機旁邊。一月半以來這緊張的報務工作和他特別忠勤的服務，加以刻苦的物質生活，壓得他更加瘦弱，本來因身高而略有彎曲的腰，更加彎下。

他正在想念着他的母親：「或許病好一點了罷？父親還沒信來，錢一定不夠用啦！這個月總可以寄點錢回去。唉！離領薪水還有五天，日子快點過吧……」

這個月沒有欠款，沒有必要的衣着品要買，那雙破皮鞋也還可以勉強穿。除去七元的膳費和零用，總還可以多五六元。這就可以寄回去，父親一定在渴望着哩！

「密斯特戴早呀！是早班嗎？」一個身體強健，精神飽滿的青年走來與他閒談。這是他新近相交的朋友劉為羣。

「是的，你早！密斯特劉。」

「你更加瘦了。這種生活你覺得苦嗎？」劉為羣很關心地問。

「還好，只是當夜班真辛苦。」戴言敬嘆口氣，接着振振精神說：「但是我相信這必須忍耐，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說着毫不介意的淡淡的一笑。」

「苦多着哩！你將來會逐漸的感受到，並且新的苦難還在不住的降臨。」劉爲羣說着好像有點生氣，「譬如新近頒佈的命令——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工作速度，嚴厲的錯誤懲處法則，攤購電政公債，加收航空捐，扣所得稅，強迫訂購黃色雜誌，強扣薪水充黃色的俱樂部經費……還有種種的新壓迫與年俱增，直要壓迫得我們沒法過活！」他在這裏頓住，望着戴言敬期待着他發表意見。

「沒法過活，對的！在這種年頭兒，就是找到個職業也真不容易哩！」戴言敬感嘆着說，並且挺了挺腰——雖然實際上，那彎曲的腰並未挺直。——所以我們要更加努力地解除這些困苦。」又補充了這一句。

「這話對了，我們要解除困苦，卻不是忍耐。朋友，我老早就看出來你很可以作我們的同志。密斯特戴，我很歡迎你能加入我們的互助社……」劉爲羣很興奮地快活地說。但是說到這裏突然頓住，好像受了某種思潮的打擊，轉色問道：「你說更大的努力是努力什麼呢？」

「據我過去的經驗是三個字：忠、勤、儉。忠實地服從命令，勤懇地工作，主管人員一定會看得起我們，升擢我們。此外還得竭力節省金錢，以應付經濟困難。這樣刻苦地做去，就是求出路唯一的方法！」戴言敬很自信地說。

「嗤喇嗤喇，嗤喇嗤喇……」工作得最勤的龐大的克利特機又沈重地響起來，好像聽了這話在失望地嘆息着。

「唉！」他的朋友驚嘆一聲，搖搖頭，好像失望一般，黯然地問道：「你說據你過去的經驗，那經驗是什麼呢？」

「你可知道我怎樣才得考進來的？」戴言敬反問，爲着要使下面的一句話更加有力，在這裏頓了一頓，伸出三個手指來說：「簡單的一句話，就是這三個字……」

「原來你考進這裏來沒有腳路？」劉爲羣略帶點驚疑的口氣問。

「沒有！」戴言敬簡單地回答，露出鄙視的氣色，好像認爲找腳路只是卑鄙的無效辦法。

「原來這樣，怪不得你了。」他的朋友說：「但是據我的調查，與你同進來的九位朋友，都有腳路的。大都係司長、科長、局長、課長或是其他的什麼長介紹進來的。但是你，據我的推測，大概當時有個缺位，才得補上的。」

戴言敬沒有作聲，他不大相信。

劉爲羣沈思了一會，稍微張了一張嘴，好像想說什麼重要的話一般，結果沒說出來。只問他：「那末你以爲你剛才所說的忠、勤、儉也就是大衆的生路了？你知道像你這樣受着苦的人很多哩！」

大衆他永遠未曾想到這二字。窮苦的生涯只使他常常計劃着自己的前途。然而他並沒深思，藐然說道：「我想是那樣的。我能那樣的求得生路，別人自然也能的。」

「但是有些人們與你的意旨正相反，他們以爲只有團結反抗壓迫，才能解除困苦，求大衆的生路。」

「那是鬧風潮，搗亂！」戴言敬搖搖頭說。

「不一定是搗亂呢！密斯特戴，也許你將來會走上那條路。記着吧！再會。」

劉爲羣說完向他謙虛地笑一笑走了開去。

戴言敬並沒多想這事。他已經堅定自己的意志，要用他那已經實驗過的方法向前途邁進。時針指着十一點，正是高級人員們在辦公室裏盤算着到那家飯店去吃大菜的時候了，在這裏卻正極度的繁忙着。每個人都用高速度工作着。他們整個心靈全被緊張的工作佔據而忘掉一切。

一張一張的電報像雪片也似的從不住咕咕作響的轉送機投入每只機器旁的報夾裏。彩色紙的轉報，白硬紙的本局報霎時佔滿了全個報夾。各種電報機因被高速度度的長時轉動不住地發出各樣哀叫聲：特特特印字機的哭聲，咯咯咯發報機的抽噎聲，嘖嘖嘖放報機的喘氣聲，嗤喇嗤喇嗤喇的克利特機發狂般的哀叫聲……這種種的聲音組成一種混亂的哭叫聲和吵雜聲，遠聽去好像什麼地方遭遇某種災難一般。同時每只機器都迅速的吐出雪白的長紙條。這些像瀑布一般奔流出來的紙條，束縛了每個工作的人，強迫他們跟隨着牠的高速度去工作：接收牠們，放送牠們，並且造出牠們。無論那一部份工作，都不得有一點錯誤。

戴言敬被這種緊張的工作興奮得雙頰發紅。他的頭正和機器上的馬達一般發着熱，雙手迅速地拍發着電報。但是愈努力，電報來得愈多，堆滿在報夾裏好像永遠不會少下去一般。

領班迅速的走來說：「喂，密斯特戴，快去幫拍漢口機急報。」

「是是！」戴言敬答應着，丟下這裏的一堆電報，跑到漢口機旁，果然見那報夾裏堆着不少貼着紅紙條的急報。他急速地拍發，因怕拍錯受嚴厲的懲罰，不得不像別人一般的校對一遍。

「不要校對，快快！」領班在後面催促着。

「這般緊張的工作無論怎樣技術熟練的人，都會發生錯誤，怎麼可以不校對呢？拍錯了誰受罰？」



呢？別人都校對的，怎麼不許我校對呢？難道欺我新來的嗎？」戴言敬這樣想着，一時很不平。但是立刻記起了自己的教訓：「忠」「勤」「儉」，心裏說：「我要忠實忠實！忠實服從服從！」

於是不再顧慮那嚴厲的錯誤懲罰規則，不顧自己的頭腦發脹，不顧那機器因過度的長時使用也會發生毛病，大膽的高速度的拍發。不再校對。

不一會，又有一位領班走來叫他道：「你快去拍發上海機的電報，那裏的電報擔擱得太長久了！」

「是是！」他應着，連忙又跑到那邊去了。

好像救火一般，好像堵防洪水一般，好像逃難一般，這般可憐的報務員在這樣緊張忙亂地工作着。

但是在交通部裏，那般安閑地吸着雪茄煙的官僚們，卻還在盤算着怎樣的再提高工作速度，裁減人員，使他們一點不得休息——即使在早晨，在夜間也都要這樣繁忙。對於錯誤怎樣加劇懲罰，以便從這裏增加一批收入。他們想不出的時候，甚至於懸重賞向外徵求，或是派員到外國去考察。

三十號渴望的三十號終於來到了。等一會，戴言敬就可以領得薪水，好即刻寄給他的父親。

「想想吧！他會怎樣高興呀！」戴言敬快活地想着：「他拿了六塊錢，會笑得嘴也合不攏來。他會向鄰居們誇口說：『看哪！我們的阿敬寄錢來了！六塊，這是第一次，以後還會多多的不住寄來哩！』」

「母親聽了也一定高興。她的病也許已經好些了，聽見這消息會霍然痊愈，心理作用也很強哩！不然，她可以買些補藥來吃。她會常常對人說：『這是我孩子阿敬寄來的哩！』……」

戴言敬快活地想着，笑眯眯地。

會計先生板着冷面孔輕視地把一個薄薄的信封向銅欄杆外的櫃台上丟給他。他把信封拆開，點一點。

「五塊、六塊、七塊、一角、二角、三角、八角、郵票，呀！怎麼只有七塊多錢？」戴言敬驚疑地說。仔細一看信封表面上印着的表格，那裏清楚的寫着：「總薪額十六元，罰薪半月八元，俱樂部會費四角，航空捐二角，印花稅二分，實發數七元三角八分。」

「罰薪爲什麼罰薪？」戴言敬生氣地說。他抖抖信封，掉出一張字條來，是一張通知單。簡單的寫着：「查戴言敬君將五月七日一九二四七號電報拍錯收報地名（Nanchangki）拍作（Nanchangki）照章應罰薪半月示懲此請台照」下面蓋着報務課的圖章。

戴言敬沮喪了。一團快樂消散得無影無蹤，不由得有點心酸。生氣道：「怎麼這樣嚴？扣半個月薪水！如果再拍錯一個收報地名，人家還用不用吃飯？」

忽而又悲楚的轉念道：「這是章程，這是法規，這是命令！我既然發誓要忠實，就得服從！有什麼可冤呢？並且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如果沒有這些章程、法規和命令，或是罰得太寬鬆，人家都將隨隨便便的工作，任意錯誤，那還成事嗎？」

他又挺挺他那總是彎曲的腰說：「都是自己不好。誰叫你拍錯呢？從這個教訓，得更加勤懇地修練技術，以避免錯誤。更忠實地服務，以挽救處罰。更儉省地過活，以彌補罰款！」

他雖然振作了一點精神，但是想到他父母怎樣渴望着他寄點錢回去，總覺得異常難過。他慢吞吞的說：「只好等到下個月了！」

三

十幾個白衣的看護婦站在電報局的休息室裏的每只桌旁工作着，幾個戴着眼鏡的醫生莊重地在檢驗人們的身體，旁邊有位穿着漂亮西裝的醫生，莊重地在監視着，據說是電政司派來的監督。這是交通部新頒佈的通令——請各著名醫生為員工們免費檢驗身體，以便員工們知道自己的疾病及早醫治。完全是爲了謀各員工的福利哩！

戴言敬正在快活地受着各種檢驗。被翻轉眼皮，撐開鼻孔，脫開衣裳，檢驗得極周到。並沒有檢出什麼病症來，他的檢驗表上都寫着「正常」和「無病」一類字。最後走到一個白頭髮的醫生旁——這據說是主任醫師，見他把表看了一遍，說道：「你的體質還好，只是體重太輕。」說着端詳他那黃瘦的臉和手，於是拿起翡翠的自來水筆，毫不經意地在重大疾病欄裏註上「營養不足」四字——這是大多數人們所得到的評語。

戴言敬看着這四個字，毫不在意，很快活的想：「哦！原來什麼病也沒有。本來我疑心有砂眼，有肺病，又似乎有點胃病，這才知道那完全是過慮。所被認為病症的只是營養不足，那有什麼要緊呢？哦！現在可以安心了，體格檢驗真有用。」

營養不足，那有什麼要緊呢？只要努力，只要照釘在臥室裏牆上的三個字去努力，高的位置，美滿的生活總會得到。那時候還怕什麼營養不足呢？真的有什麼要緊呢？並且現在不是正在向這方面努力着嗎？

路上遇見老朋友劉爲羣在招呼他道：「剛檢驗過嗎？沒有見你。」

「正是也沒見着你。我真快活，得有機會免費受體格檢驗。」戴言敬快活的說。

「你以為交通部肯拿出錢來作這件事是什麼意思呢？」

「正像佈告裏所說，全為我們謀健康。」

「不見得，你可知道那般下級官僚們的子弟親友也都在鬧着失業，沒處安置嗎？」劉為羣深思地說。

「那有什麼關係，我相信這完全是為了我們。我們的身體如果健康起來，對於工作一定更會增進效率。交通部化一點檢驗費或治療費，得到更美滿，更迅速的出品，也是很值得的。此外不會有什麼用意的。」他很肯定地說。

「用豐美的飼料飼養雞，使瘦雞肥胖，將來可以吃到鮮美肥嫩的雞肉，這原來也是一種方法。但是現在時變境遷，雞太多了，儘可擇肥而食，何必再去飼養瘦的呢？我想你太樂觀一些了吧。」

「不會的，你是太多心了。」

「希望你的話不錯，再會吧！」劉為羣向他淡淡地一笑，走向他自己的路去了。

戴言敬望着他的背影想道：「他對於每件事都向壞處想，人倒是誠懇的，只是思想不大清楚，很像叛徒。」

又想到：「他又神經過敏，正好像從前我憂慮自己的身體一般。現在——終於什麼病也沒有！想着得意地一笑。」

「身體既然什麼病也沒有，更可以努力向我的目標前進了！」他自語着，大踏步向前去，臉上帶

着笑容。

#### 四

又是三十一號了。這晚上戴言敬已經領到全薪，非常快活地伏在桌上寫信，這樣寫着：

「父親：

母親的病好了嗎？好久沒接到音信，很是記掛。

您能原諒我嗎？自從領得薪水以來，一個錢也沒寄給您。說起來連我自己也很難過。第一個月的薪水還了債，第二個月受罰薪的處分，所以都用完了！實在是不得已的事。

不過現在終於能寄錢給您了。這使我很快活的想到一句老話『有志者事竟成』。現在我還和從前一樣的在努力着過『忠』『勤』『儉』的生活，這三字使我又進這麼一步，更加信任牠們。

三個月的試用期已滿，明天起將是正式的報務員了。該是多末快活的事。父親，您聽了也一定很喜歡吧！

他寫到這裏好像看見父親微笑着在向母親誇說：「你看我們阿敬真個出頭啦！」於是母親也隨着滿意地笑……她的病一定已經好了。繼續寫：

「這樣以後按月更可以多寄點錢給您。

「但是我並不就此滿足。真的，怎能滿足呢？新的困難滿佈在我的路前，必得努力去解除牠們，用唯一的方法——『忠』『勤』『儉』地過活。正好像這次終於能寄錢給您一般，我確信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難，求得充裕安定的生活。」

寫到這裏，快活地擡起頭來望一下釘在牆上的「忠」「勤」「儉」三字，兩眼充滿着樂觀的光輝。沾沾墨水，正要繼續寫下去，忽聽見房門上「篤」「篤」「篤」的三聲，就說：「請進來！」

一個穿黃制服的大漢子，電報局的報差彎着腰進來，問道：「你就是戴先生嗎？」

「正是。」

報差從大皮袋裏鄭重地拿出一只藍邊的大封套遞給他。

這是什麼呢？戴言敬不覺一怔。猶疑地打開一看，一張摺合的紅格紙上，寫着一行毛筆字：「查試用報務員戴言敬驗得營養不足，不適宜於報務工作，自應停職。此令！」下面署着交通部長的名字×

××——三個青藍大字。

這意外的打擊嚇得他一時氣也透不出來，口呆目瞪地站着，失望地張開兩臂，額上的筋繃得緊緊的。

他好像失去知覺似的茫茫然自言自語：「停職……營養不足……停職，真的爲了營養不足……停職……」

突然一陣像臨死時候一般的慘叫聲，從他心裏穿過。那叫聲是：「完了，一切都完了，完了！」

這陣隱痛的叫聲立刻使他的心情變得異常悲楚和酸痛。他嘴裏發出可憐的叫聲，好像是回響內心的叫聲一般：「呀！停職！停職！停職……」

他緊捏着拳頭，忍着悲痛。但是從前的困苦的失業生活景況和父母向他悲嘆的傷心失望的面孔，不住地在腦中出現，再伴着其他一切的愁悶幻景，不住地開始噬齧他的心，使他那再也忍不住的

眼淚忽地往眼眶裏湧了出來。

在茫然若失的悲哀裏，又見到了牆上的三個字。驟然阻止了他的眼淚。那還是端端正正的忠勤儉三個字，只是那被踏上的脚印，卻不知怎的格外顯明，並且擴大了，竟好像遮蓋了那三個字，並且好像在他示威。

這突然使得他變得憤恨，揮着拳頭罵道：「都是你這東西在作怪！什麼營養不足，不適宜工作，都是假的，假的！惟有你脚力，牌頭是真的。你這惡魔，我要撕毀你，殺掉你！」

但是正當他要動手去撕的時候，他又清楚的看見那是端端正正的忠勤儉三個字，是他三年來一向尊敬的三個字，似乎還帶着一點最後的尊嚴，使他又縮回了手，只是呆呆地望着。

「忠——勤——儉——」他無神地拖長着聲音一個一個分別念着。於是想起了過去的生活，他用這三個字去檢討，反覆地嚴密地檢察，渴望着能從那裏發現「現在的失敗是因為違反了這三個字的結果」這個結論。但是竟不能發現。他很清楚地看見過去的生活，沒有一天不是在忠勤儉的境況裏。

這未免使他煩躁了。他疑惑地望着那三個字，見那三個字已經黯然無光，被風吹得顫動着，竟好像三個被捕的罪犯的抖索一般。他轉成忿怒地望着，厲聲指着說：「我那一天辜負了你們，然而你們給我的是什麼結果？恨我早一點沒認清楚你們，上了這許久的當，這些沒用的騙子，現在滾罷！」

說着他憤怒極了，把那三張紙狠命地扯下來，嗤嗤地撕成很小很小的碎片撒了滿地。

晚上他想到了劉爲羣，想到他的生活態度，覺悟在那裏含有真理。第二天，當他走出去找劉爲羣

的時候，正遇見這位始終愛護他的朋友，正爲着這件事來探望他，終於他去過另一種思想方式的生  
活去了！

## 幻滅

北京大學

冠山

梅看了榜，匆匆地回到寓所，打好鋪蓋，想乘夜車到C埠，然後在站上守候三小時，待天亮時搭汽  
船逕往家鄉。

他已三年不回家了，家鄉該又是一番景象。這次是考入了有名的國立大學，父母看見他，再聽到  
這個消息，一定會在臉上堆上春花似的笑容。

兩個月的勤勞總算有了收穫。他從師範科畢業後，做了三年事，中學裏的功課差不多完全忘了，  
在兩月前，才開始關緊房門，不管揮汗如雨，用心重理舊業，總算好，在四、五千人的競爭裏，他這個落伍  
者又算露了頭角。

照照鏡，兩頰凹下去了，紅暈也已褪去，然而沒關係，休養兩三個月馬上會復原，同時他三年來頃  
刻不忘的心念已經如了願，心頭是充滿了一潭快樂的水。

在車上，一直沒有入睡，他幻想這次還鄉，爸媽見到闊別了三年的兒子，體格是長得雄偉了。媽媽  
乾癟的手，一定會拍上他的肩，邊對着旁人說：「你看我家的梅兒長得多高，成人了！先生也做了三年  
哩！爸爸呢？會上街買很好的食物回來！妹妹十二歲了，三年前是三年級，現在小學畢業了，要進初中，  
多快啊！還有弟弟，出去時剛會在地上帶爬帶走，言語也說不清，現在一定很有趣，也許不認識這樣一



個哥哥哩！

想到這裏，黃瘦的臉上掠過一陣笑影，他完全沈浸在家庭的歡樂裏。

他們不會不給我進大學吧？不會的，一定不會的，三年前畢業時爸爸不是還歎着氣，說錯進了師範科家裏有三十多畝田，一爿店，進賬也還不錯。雖則未預先通知，然而這好消息，出其不意地宣佈出來，他們會更快樂。

當他踏上自己的家鄉，還做着這桃紅色的夢。

跨進門，八字形的牆門更殘敗傾圮了，兩旁矗立的牆壁，石灰大部分剝落了，和未粉過的差不多。只有庭院裏一株葱蘢繁茂的柏樹，受盡了風雨的侵凌，越顯得蒼勁峭拔。

幹麼不修理呢？見了父親，一定要提醒他。

妹妹背朝外，刷着鞋子，比三年前高了一個頭了。

來不及招呼妹妹，就大聲喊：

「媽媽媽媽……」

他知道爸爸是在店裏的。

妹妹回過身，很驚異地看了一眼，終於從鮮紅的嘴唇裏吐出聲「哥哥！」但接着是搖一搖手，聲音低點！「輕手輕腳地跑進去了。」

怎麼？小孩也懂事了。

來不及思索，媽媽出來了。

這就是媽媽？背駝了，鬢邊飄着白髮，臉上的皺痕也添上無數條，只三年啊！母親的眼睛老花了，怎麼盯上盯下看了無數次，兒子還不認識？

「梅……你回來了，怎麼現在才回來呢……你兩月前的信上不是說就回來？」  
聲音抖得兇，來不及回答，又說下去了：

「路上辛苦了，坐吧……爸和我等得你好心急啊！他要寫信催你，恨不得你飛回來，我說用不着，他自然會來的，才算忍耐下了……啊！真的，話說癡了，你吃飯未？我去烤來！」

「不，我想先到店裏去看看爸爸！」

「店……」媽媽的眼睛紅了，鬢髻費了絕大勁才說出下面的話：「早關了！」

「關了爸爸呢？」

「病在牀上。」

「我去看他。」

「用不着，他現在睡得正濃，病比以前輕得多了，你一來家他就會好的，只是受了一點氣！」

「氣……」

「你坐啊！我去烤飯。」

「爸爸坐了牢！」站在旁邊的妹妹開口了。

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急的問：

「什麼？」

「其實也沒有什麼！」媽媽苦笑了一下，然而眼睛裏有什麼東西發着亮，「爲了錢糧真不得了！啊！追繳得真嚴，許多人都押進去，你爸爸還算好，是場面上人，又是你六叔叔出來說了情，總算押了兩天就出來的，錢是等你回來付。你三年不回來了，家鄉的情形自然不曉得，我們也怕你空擔憂，總瞞着你，不讓你知道。年頭難過啊！許多金字招牌的店都關門了，有許多年輕的人跑出去做工，還有許多人成羣結黨的竄入山裏去做強盜，隔壁的李家叔叔就是……」手指指左面，用很髒的圍裙衣角扭一扭鼻。

他想起李家叔叔來了，一個忠厚人，殺雞手都發抖，還會做強盜？

媽媽又說下去了。

「真也難怪，年成不好啊！前年大乾旱，你是知道的，稻屑屑都未收到，去年是豐收了，然而稻未出場前就先作了價，用青稻錢來糴米買柴，餘下來的還不夠還前年的債。今年吧？聽說四處都是熟年，用紅腫的眼睛看一看兒子，彷彿要他來證實這句話，見兒子不說什麼，也就說下去了。『天好像有意同這裏爲難，滿田爬着青蟲，纏住稻根稻葉不放，莠不出，眼看又只有一兩成收成了！然而催錢糧的不這樣說啊！他說三更要，不會坐挨到五更。店是旱乾那年就關了，開着也白貼飯白貼房錢，沒一點生意，兩年來家中的另用全靠你啊！』」

媽媽的話開了河，說到這裏，也稍微露出點笑容，然而這笑容像太陽在雲縫裏略一露臉，瞬息即逝，怪陰鬱鬱的。

媽媽吐了口痰，還想說下去，爸爸乾澀的聲音在後房裏叫出來了：

「梅嗎？叫他來！」

聲音乾澀得像秋風裏樹葉的打顫。他趕緊跑進去，在湫隘悶熱的房間裏，爸爸擁着被，身體半撐起！一隻筋絡畢露的手掀着牀板，瑟瑟地發抖。

多瘦啊！不見一絲肉了，頭上飄着雪一樣的白髮。

「爸爸！」他忍不住淌下眼淚。

「啊……你來了……等多時了……咳咳……咳……」他趕緊去替爸爸捶着背。

爸爸一面搖手，一面斷斷續續地說：

「你……你帶多少錢的……今年只……只接你二十元……」

他見爸爸嘴角邊縹起一絲笑容，下意識地摸一摸袋，摸到袋裏兩張角票和幾個銅子，是昨天在汽輪公司拋出最後的一張鈔票找回來的，不覺一陣昏眩。

再擡起頭，見爸爸深陷的眼圓睜着，一絲微弱的笑容還堆在嘴角邊；回身，又見到媽媽和妹妹，倚着房門，張開嘴凝視他，心頭一陣酸，房子反覆過來，脚一軟，半個身子跌在爸爸的被頭上。

## 查抽屜

沈渭源

「查抽屜哩，呢，又得抄家啦，抄家！」

小糊猴從門口莽撞地進來，嘴裏急嚷着，手用足了勁，把教室的門碰得震天響。

「嘍抄家，希奇什麼，還不是每學期的例行故事金瓶梅，七劍十三俠，出出後門就得啦。」

「呸！不要看得太輕，高三上好些人說，這次形勢特別嚴重——說是要查什麼內容含有毒素的哩。乾脆的，木乃伊接了什麼密令，要查思想×化的激烈份子！」

小糊猴那副特具的尖銳的語調，把教室裏和平的空氣，激盪得像遇到了意外的恐怖的事情。全教室的同學，都向着小糊猴凝視。

「有這回蹊蹺的事？」

「騙了你們又幹嗎呀！賭咒，四脚爬也願意！」

小糊猴把右手在課桌上裝做個龜的樣子：中指挺直，四指翹呀翹呀地爬動。

「如果準是這樣，魏大哥，你得要仔細防他一着呢……你他是挺清楚的。替大家說幾句話公道話，他未免恨你……木乃伊就歡喜下這套辣手。」

「對啦，魏大哥可不要給他暗算了啊，嘎，救亡什麼的要當心，最好現在就出後門……給他抓到手，也就是個罪名！」

那個在同學中被稱為魏大哥的，祇輕輕的把頭搖了一下，很沈重的回答：

「各位的好意，實在使我感激，祇是，坦白的救國，我相信始終不會錯！」

「……」

「噓！」

小糊猴打了個尖銳的口哨。

「注意木乃伊的破鑼響啦。」

教室裏沈寂，靜謐……像掠過一陣冷風，每顆激盪的心上，起了簌簌的寒戰。小獼猴周圍的一羣，早摒息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空氣窒息了似的。

走廊裏響起了皮鞋聲。中間疏落地夾雜着破鑼般的幾聲咳嗽。

「Exn1 Exn1 R—fo1 ……沙，沙……」

近了，近了。

木乃伊在這教室的門口停留了下來。慢條斯理地用印度綢手帕揩了揩眼眶。眼珠紅漾漾的注視着授課時間表旁邊那塊瑣瑣的牌子。藍地白字，很耀眼的：

「二乙教室」

觸了電似的，木乃伊很迅捷地轉過身來，向站在旁邊手裏拱着一疊書的訓育主任，動了動嘴唇；用短促的脚步，竄到主任的耳根邊，嘴合在耳殼上，像螞蟻用觸鬚說話的方式。

「王主任，前次騰廳鬧……打頭的魏光，是二乙的？」

王癩痢把下巴微微地往下一沈。

相對的兩副眉毛間，都飽含着笑意。木乃伊把淡湖色的領結整理了下，用最莊嚴的腳步，跨進了教室。

「Exn1, Exn1」

木乃伊抹了抹嘴巴，在講臺中間站定，死忒忒的眼珠子向每個學生身上溜過，隨後，摸摸下巴上的幾根鬚鬚，開始很輕地說：

「今天，本校長檢查各學生……」各學生一體靜候……檢查的目的，不過是使學校當局，作為使師生合一的參考，不必驚慌。」

說到這裏，木乃伊就向站立着的王癩痢，努了努嘴：

「王主任，你查……這一行起吧！」

依次地，把每隻抽屜裏的教科書等都瞥過一眼，就放手了。查了過去的，透個長氣。

查呀查的，木乃伊終於在第三排的一個座位上坐了下來。從抽屜裏掏出一份印刷品，很用腦筋似的，皺住眉頭，重覆地仔細看着。像要從字行裏間找到一些什麼東西似的。

「王主任！」

木乃伊睜了睜眼，王癩痢會意地動動眉梢。

「查查座位表，這裏……」

「陳校長，這裏是我坐的。」

站在木乃伊面前的，是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穿着一身破舊的校服，顯然是營養不良的緣故，面色是那末黯淡。可是，一雙深陷而圓大的眼珠裏，卻流露着他青春的活力。

他纔是十九歲的青年。

木乃伊紅漾漾的死人眼睛，盯住了面前的青年，像餓狼似的貪婪地看望着。

「你，你是誰呢？」

「魏光。」

「唔，這些——這些哪裏來的？」

木乃伊指住那份印刷品，一種嚴厲的拷問囚犯時的語調，很自然地配着他那副死板的臉色。

「不，校長，這不是外來的宣傳品。這祇是我們救國團體組織的條例。」

「不行，學生課外團體，要向我那裏登記。」

「校長先生，這可不能誤解了。救國團體不僅是學生應該參加，教師，我們是更歡迎參加的！」

魏光握緊了拳頭，表情是嚴肅的。

木乃伊面朝向王癩痢那邊去，打了個可怖的陰險的哈哈。更很長的丟了魏光一個蔑視的眼光。

「教師，哼，教師也會給你們騙了！王主任，可是？」

「正是呢，教師沒有像你們這樣沒經驗。」王癩痢給木乃伊一個贊同。

「王老師，要認清救國是個個人應該做的事！」

魏光尖銳的眼光，從木乃伊混身掠過時，木乃伊感到了赤身露體般的覷覷。說話是無力的游絲

般的飄忽。

「不行，不行，……」

EXU, EXU! R-to!

木乃伊低下頭去，鼻孔裏透出了沈濁的音：



「哼！」

他帶了傲慢的威脅的態度，重新提高他的嗓子：

「這，什麼救國會，根本就是非法……違反國府敦睦令……這條例，我要帶去。」

「可以，校長先生，其實你不要的時候，我們也要送來。陳校長是素來勉勵我們愛國的！」  
校長的臉色，變得難看。是慚愧？是忿恨？

「團體，絕對不能成立……立即解散。」

第二天早上，校長室佈告欄裏發現了一條佈告：

「查二乙學生魏光，平日在校，行動殊多不軌，雖經屢加懲戒，該生非但不知自愛，近日更有聯絡外界不良份子，企圖煽惑學潮之舉，本月四日膳堂滋擾，據密報即為該生背後指使，據以上種種實情，各教師一體認為不堪造就，經第六次教導會議議決，開除該生學籍，并追還前數學期該生因學業偶然優良而免費各款。除通知該生家長外，特此佈告。」

校長 × × × × 月 × 日

## 軟禁中

王 蓼

事情鬧得很兇，前兩天簡直睡都睡不着。到今天，心情雖然平靜了點，但人家都跑了，祇丟我一個人在這裏。

我不能跑掉，事實上也沒有地方給我跑。本來，到上海來是抱着決心的，拋棄了職業，叛離了家庭，

目的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有意義點。現在，所在的學校發生問題，一個同事被抓去了，另外的幾個全不知溜到那裏去，只孤單地剩着我一個人；而且事情看去也不會馬上完結，說不定要連累到自己身上。但我卻不想跑，不但跑到什麼地方去是問題，反正自己想想，對於這件事也沒有多大關係，就硬着頭皮住下了。

因為一個教員個人的問題，不願影響到學校，孩子們還是照常來上課。教員是臨時拉來的。看見了活潑潑的孩子，我感到安慰，暫時把所有的煩惱抑止住。

可是事情真出乎意料之外。傍晚時分，孩子們都回家去了，巡捕房裏那一夥人又跑了來。打頭的仍是那個外國人，他們輕輕地走上扶梯，一看見他們，我的心稍稍振動一下，但馬上打定念頭，也就沒有什麼了。

外國人抓住我，抓住當校役的老媽子。幸虧拉來的幾個教員都出去了，沒有挨進。老媽子嚇得混身發抖；她本來在上一次那個教員被抓去的時候，受到了驚嚇，正病着，這時候她呆住了！

外國人把老媽子拖到教員宿舍裏去，帶眼鏡的翻譯跟着他。一個人看住我。另外三個把所有的簿冊亂翻，把抽屜甩在地板上，砰砰，像要搗毀我們這學校似的。

過了一會，老媽子帶着慘白的臉色跑出來。換了我進去。那個外國人硬要把不真實的話逼我答應，我只不做聲，我不願違背良心來加重我那朋友的罪名。外國人發怒了，他重重地打我的耳光，翻譯也幫着他打，我的頭昏了，血從口腔裏流出來，眼睛也腫了。可是到底我沒有承認，心情也並不怎樣紊亂。

沒有證據，沒有東西可以給他們藉口，他們沒辦法，約摸等了二個鐘頭，就大夥兒去了。臨去的時候，留一個穿西裝的看住我，這樣，我就被軟禁着。

情緒一直沒有大的激動，我主觀地認為這是並不嚴重的事件。我坐在牀沿上，靜聽着左邊耳朵因為被重打了發出來的輕微的嚕嚕然的響聲。那個穿西裝的還在把一隻網籃翻着。他很年輕，但他根本和我兩樣，他是幫着人家來加害我的。他把紙片丟滿一地，故意顯出兇相，還扯着別的話問我，在他問話的中間，我明白地知道他是十足膚淺的傢伙。他也打我；我卻可憐他。他把我們訂着的油印的劇本儘往袋裏塞，看樣子他也喜歡戲劇的。後來他叫一個伙子來，把許多書和儀器等，交給他，我對着他看，他就含糊地說：「識時務的是英雄。」於是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好像一點也不中用，當着這個壞傢伙的面，我應當表現我自己，給他些教訓。但我沒有做，我明瞭他，爲了錢做幫兇的，在這個社會裏不只是他一個。我把胸口的憤怒按住，我不能盲動，我有着更大的任務……

那個人兩隻腳跳起來，打斷了我的想頭，他抓抓頭，發怒似的說：

「倒霉！剛剛輪着兩天班，倒兩整天整夜有事。昨天一夜沒有睡，今天怕又要繼續了，這生活真不是人過的！什麼？他們還不來，真當我什麼東西？這種事誰高興做！」

等一刻，來了兩個人。這正是他等待着的。他跳着走出去，臨走的時候，把一位朋友寄在學校裏的一只水袋也背了去，那兩個人攔住他，他便笑了一笑，倏的溜掉。

我沒有表示什麼，只爲他感到一陣無恥。

也算幸運，調來的兩個人比較和善一點。從他們的互相呼喚裏，知道一個姓張，一個姓朱。他們全是商人模樣，姓張的覺得可親近，朱稍嚴肅。姓張的當着朱不在的時候，他憤然說：

「這種職務誰高興幹，還不是當走狗！我從來不贊成巡捕房的，我同情你們。老實說，要是我仍在學校裏讀書的話，我也是××黨！」

我驚訝起來，把頭稍微向他點一點。他來引誘我吧？然而不像，一股真誠從他眼眶裏散發着。

這夜，他們也宿在我那房間裏。後來又來了個老頭兒，他們一塊兒展開地鋪睡。我很疲乏，就昏沈沈地睡過去，不曾感到失卻自由的痛苦。

明晨，很早我就起來。老頭兒也打着咳嗽伴住我。知道學校無法上課了，就寫張字條交給他們貼在校門上，暫時停課。

從他們的談話裏，知道昨夜他們輪着鐘點看守的，每人四個鐘頭。姓張的帶着笑問我：

「這是你害我們，還是我們害你？」

我沒有回答。我相信他能夠回答他自己。

樓梯上有人走上來了，跑去一看，是老王。我使了一個眼色給他，意思叫他走；老頭兒卻不允許，他說行裏關照的，來的不論誰都不准出去，要帶到行裏去問過再定。老王垂頭喪氣的坐下來，他偷偷的寫了一張字條，拋到外面去，窗子外面有個學生站着，他把字條拾起來，跑開去了，原來另外一個教員是和老王一起來的，這字條是報告他這裏的情形。

老王被帶到行裏問過後，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和我一樣被看住。我欣喜我有伴侶了，不致再感到

寂寞，但心裏是怪難過的。我責備老王：

「你明知這裏危險，怎麼再會來呢？你忘掉了你所要做的事嗎？而且，多一個人留在這裏，對於這件事是沒有幫助的。」

老王不做聲。一會，他帶笑說：

「你一個人在這裏，冷清清的，一定會感到煩惱，我來，目的是伴你，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對於這個朋友，我臉上沒有表示，心裏在暗暗感激。我閉着眼睛，倒下牀，想安靜一刻兒。

腦海裏漾起各色各樣念頭來了，我想到我的前途，我應當往那裏去找事情做不是容易的，而且目前連生活也發生問題，我將打回老家去吧？我將餓死在上海吧？或者永遠做個流浪漢，把生命浪費？我又想到我的家，我的爸媽和姊姊妹妹等，他們全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一個人身上，可是我不能如他們的願，他們的心不知要怎樣痛着。妹妹不知書讀得怎樣了？這小生命是倚靠他哥哥的，但哥哥現在自己也沒有辦法，怎樣是好？

跑到上海來的時候，是把全部希望指望在辦學校上，現在學校根本動搖了，一切都打銷，還有可走的路嗎？

想着想着，前面全是黑暗，再沒有一線光明可以見到，我跌入苦痛的深淵裏，心頭一陣酸，眼淚索落落淌出來，我放開聲音哭了。

老王勸着我，朱也似乎可憐我，勸慰着。

從這時起，我的腦筋一直紛亂着。雖然理智叫我平靜，但不可能。我想看一點書，把悶氣消散。結果看了一頁，連一個字也沒有看清楚。我的腦筋膨脹着。

老王好像全不在意，他安靜地在看一本厚厚的小說。他也跑來跑去，燒東西喫，或整理書報，累得兩個看守的當他要跑掉，緊緊地釘着他。

一天過去，第二天又來。我祇是胡思亂想，以爲不知再有幾時纔可以恢復自由。外面的情形怎樣？我也很渴望知道。我除了聽着朱和張的說笑之外，不能做什麼。老王也不同我講話，根本講話要受到干涉的。

這天中午，行裏把我傳去。在路上，一輛汽車裏有人招呼我。原來是姊夫。姊夫是担保我們學校的房子的，這時也被傳去，我心頭又一陣酸，掉下了兩顆淚珠。

在行裏寫了一張口供單。自然，免不掉又是一頓打。

晚上，行裏有人帶了個喜訊來，說撤消這裏的看守，還發給我們一張傳票，叫我們開庭那天要到庭。

我心裏突的鬆快了，彷彿重見了光明。老頭兒和朱先去，留着張。張把一卷東西塞在我手裏，這是他查到了沒有交進去的。我感激着，和他緊緊地握了握手。

我和老王在路上跑了。我完全恢復我的理智。這算什麼，在壓力底下受到破壞是必然的。這事件卻加強了我的意志，我將毫無畏縮地向鬥爭的漩渦鑽去。

## 鄉 村 小 學

浙 江 湘 湖 師 範

俞 羽 昭

天像湊趣一般，晚上雖下着雨；但天一亮，便晴了。早晨的太陽，不暖也不熱，是挺舒服的。

雨後綠的田野，嫩綠的楊柳，青翠的山，山脚下平坦的綠色草坪；現在都被塗上了一層薄薄的金光，增加了一點兒溫柔，一點兒嫵媚。

打哪兒來了一陣風，刮得銀杏樹的葉刷刷作響，關裕伯急速地仰起臉來，望着從樹葉隙裏透出來的天。

天氣這樣晴正，正是插秧的時候。秧已好幾寸長了，雖累得很，也只好像啞子喫黃蓮自己肚裏明白。

「赤脚的人，真比牛馬還不如。」關裕伯喟然地歎着。讀書人只是筆桿動動，便喫穿不用愁。所以當阿橋初上學的時候，關裕伯可真做過黃金色的夢，可是現在家裏忙，阿橋已半個月不去唸書了。

阿橋讀書這隻學校，這幾天只有四、五個學生來上學。

「他們爲甚麼不來讀書？真要命，這裏又不是茶館，督學來叫我怎樣說。」

孩子們聽了督學要來，可都呆住了。坐在末一排的小癩頭，一面抓着身上的疙瘩，一面滾過去對先茂說：「先生的板子又要藏到黑板背後去了。」

這天放午學特別早，先生叫學生去喊上午沒來的下午快來唸書。

「阿橋同文妹呢？先生叫他們讀書去。」

關裕孀正在燒飯，眼被煙燻出淚。一面用衣角揩着，一面笑着說：

「這幾天家裏忙，等幾天再來，跟先生講一聲。」

孩子們將這話回告了先生，先生皺皺眉：

「又叫他們做工，又要來讀書，不三不四像甚麼樣？」

這話確不錯，孩子們沒安心讀書，心放野了，書就讀不好。所以慶裕伯的阿權，今年正月也上了鎮上的學堂裏。慶裕孀還對關裕伯這樣說：

「關裕叔，阿橋你也該替他打個脚，老是住在鄉間做老童生，是不會出山的，到鎮上學堂裏去可以安心讀書，開開眼界。」

「可是書經錢多貴。」關裕說。

「書經錢貴，算起來也值得，阿橋住在家裏也不是要喫飯嗎？眼前吃點苦算什麼，將來賺大錢。正是利上加利。」

慶裕孀很能幹，待人也好，這一席話是關裕伯挺佩服的；可是自己沒有本錢。真如做生意似的，明知販這批貨可賺錢，可是家裏是空架子，別人不信任你，貨物就壓根兒跨不上門。而且阿橋一走，關裕伯便少一個田上的幫手，於是又要僱人，這在經濟上是很不合算的。這年口兒誰顧得到將來，過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這才是頂合適的生活。

風還是那麼吹着，山上的竹梢，一前一後的搖擺着，真像關裕伯心裏忐忑不寧。

「阿橋，去叫聲金奎叔來插秧，今天你去讀書，回頭放午學時挑些飯來。」



「爸，不要僱人了。爸插我拔不好嗎？」

「你說，」關裕伯大聲叱着：「你不願讀書嗎？賤賤？」

阿橋一面奇怪今天怎樣變了，一面卻像學校今天特別移近似的，一走便到了，當他一跨進門時，先生的怒吼把他嚇得怔住了。

「你瞧這麼髒，這麼多虱子，只有你媽生你時洗過落地浴嗎？」

孩子們聽了哈哈地大笑起來，鄙視地瞪着先茂，先茂只下意識地用手弄着鈕扣，好久才「啞」的大聲哭了。

「你還哭，再哭。」先生笑而帶着嚴峻的臉色說：「明天督學要來，今天去洗個浴，懂嗎？衣服去換，臉洗得乾淨些，二管鼻涕像黃龍，一縮一伸。」

孩子們這次可笑得更響。上半身撲着桌上，很閒幽地笑着。

「紹根，你還要笑別人，你自己頭上的癩子……」

孩子們又是一陣狂笑，連先茂也伏在桌上「喫喫」地暗笑着。

「讀呀，噯，儘呆着甚麼？阿橋文妹呢，爲甚麼不來讀書，明天無論如何要到。」

這天放晚學時阿橋要文妹明天去讀書，關裕嬸嘮着嘴：「這丫頭讀甚麼書？」

文妹雖是阿橋的表妹，實際卻和童養媳一般，她父親死後關裕伯便領了她來，後來又叫她讀書，關裕嬸很反對，但又不便明說，於是便拿文妹來出氣，雖是在讀書，十天中總有九天不去。這天關裕嬸聽說督學要來，一面給文妹梳頭，一面狠狠地說：

「督學也要看這丫頭嗎？都是先生弄的鬼，文妹回頭早點來，鞋底也沒有縫好。」

「姑媽，先生前天說叫我剪……頭……髮。」

「去管他，你歡喜剪嗎？像吊死鬼，倒好看。」

文妹沒說話，便跑去了，學校今天掃得很乾淨，孩子們都穿起過年時穿的衣服。先生的桌上還放着從村長家裏借來的白瓷茶器。阿橋跟山年蹲在牆角裏燒茶。

先生很忙碌，一面整理東西，一面還對學生說：「督學來時要讀得響，不要盡呆着看。」偶而瞧見文妹，便說：「文妹，你頂會逃學，家裏玩得快樂，辮又不剪。」

文妹紅着臉淌着淚，她在想鞋底還沒縫好呢。

## 採茶

舍利

四月初的天氣，在家鄉正是醉人的季節。

青山像一大塊翡翠，山壑裏的幽泉奏着唯美的小曲子，草原上平輭得如天鵝絨，有時候白鴿子一羣一羣在陽光下翩翩着，這真是樂土，詩的境地。

晚上，春雨濛濛地下着。

天明時，太陽趕走了烏雲，朝霞比少女的臉還美麗，山的顏色更鮮明，映山紅鑲在綠茵中笑開了嘴，山雀子一聲聲招呼着同伴，那種婉轉幽美的鳴聲，好像奏着仙樂。

這時候，採茶的女孩子們已上了山。

歌唱從靜寂中流布着，是鄉間遺傳的調子：

茶芽初發三月三，

小小姑娘提篋籃，

一步一挪走上山，

小心底下滑青苔，

採茶要採嫩心芽，

拿到市上人人贊，

耐心靜氣細細摘，

焦黃的進了籃也要撥出來！

姑娘辛苦把茶採，

好到家中活爸娘，

待到明年年歲好，

餘錢剩下好作辦嫁財。

在她們的行列中，最後的一人是明娟，她的大眼珠老是黑寶石似地發着光，嘴裏不大講話，總是靜默着，可是並不沉悶，微笑常在嘴角上掛着。

「明娟，癡妮子還不快走，仔細蛇錐了足後跟！」

「傻姐姐！別咀咒人，來朝看你嘴上生顆瘡！」她很柔弱。

那個大姐要過來擰她的嘴，可是她笑着溜到前面去了。

春天在她心房裏已流過十六度了，她處女的心，正像一朵發苞的芍藥花。

黑色的肌膚，清秀的眉眼，一個忠實的鼻子，山崗似的肌肉，這是根德，她的心中有他的一個影像。這是半個月前，他赤了脚，駛着水牛在犁田，泥水一點點濺到他身上，愈顯出壯健的美，她看見的時候，臉紅了，頭垂到胸前。

「明娟！明娟！我們是一家人呢！」

她的臉愈紅了，像兩片晚霞。

這一晚，她失眠，根德的清秀的眉毛，方正的額角常在面前浮動。「我們是一家人呢！」她羞着，想着。

隔壁爸媽在談：「阿娟這孩子也大了，根德又勤懇，倒是個好小子……」這些她已聽熟了，在過去一些日子裏。

幾天來又是連朝春雨，山上罩了濃霧，天是灰色的。這在村人們是一種喜悅，雨後的茶芽將出的更多，這一年可望豐收了。

有時雨稍小時，女孩子們冒着雨絲上山，中年的婦人們也雜在裏面，她們愉快地笑着，談着，常常談到姑娘們的喜事也談到菩薩靈驗的事。

「開晴時一定有很多的芽長出來呢！」美的憧憬浮上了各人的心頭。果然，天放晴了，鷓鴣在高聲地鳴叫。

太陽光淡淡地照着，地上冒着白色的蒸氣，綠色的樹木鮮明得淌油。熱，每個人都脫下了夾襖子，赤着腳，一雙雙腳踏着泥濘的山路，兩旁的野草都遮到路中央，腳碰上去，水珠一滴滴跳着。

茶芽很嫩，全是鮮綠色。

山歌也忘記唱了，手指靈活而純熟地把茶芽一朵、二朵、三朵摘下來。狂喜的氣氛，瀰漫在春空。

一種可怖的傳說到村裏來了。

「山上插了旗子，守着大兵。」

這一天上山的孩子全跑回來！她們掩着臉哭，大兵守在山上，荷着槍，籃子都給嚇拋了。

「這是我們一年的命根！」

「去和他們拚，他們奪了我們的生命！」

他們一起向山那方跑去，丈夫、妻子、孩子、女兒。

一面面小白旗在風裏搖動：「風景區」字很鮮明。

大兵們悠悠地，用不在乎的眼光射了他們一眼。

「爲什麼不給我們採茶？」明娟爸指着大兵問。

「不知道！上面的命令！」

「我們要採茶！我們要活命！」大夥兒噪起來了。

一個胖胖的大爺出來了，指着明娟的爸問：

「你們作什麼？這個樣子？這是風景區，不准採茶。」風景區」他們可不懂。

「不曉得什麼風景區，我們祇要採茶。」

「這是上面的命令，知道嗎？」

「風景區——就是名勝地，只准遊玩，不准……」補充着說。

「哼！你們做官的要玩！我們可要活命，非採不行！」一個粗大的聲音，這是根德，他的眉毛豎起來，睜着眼，氣喘着。他不怕大兵，只憂心村裏的人受餓。

「一定要採，一定要採！」一個巨浪捲起來，人擁着。

「媽的敢來！」大兵發了威，幾桿七九做着姿勢。

「採茶要採茶……」婦女，孩子全吵動了。

「那個敢來！」大兵們瞪着眼珠子。

「抓了領頭的，就好辦！」胖大爺怪叫了。

立刻根德被抓了。

「德哥！德哥！」是明娟的聲音。

明娟的爸被抓了，「爸爸爸爸……」她滾倒在美麗的草茵裏。人，一批一批退下來，他們怕那個小鐵孔子。

……  
 一個小小的浪花散了。  
 茶芽一天一天老下去，隨着春光也將消逝。  
 慘笑浮在每一個人的心頭。

## 福順

寨東

「小三爹！我看你還是休息一宿吧！你這樣忙碌了大整天，夜裏再不休息休息，身子是不能支撐的——再說咱家的麥田不是緊貼着趙閻王家的嗎？那裏是有團兵看管的，咱家不是按月納着團兵捐？」

「哼……」坐在門限上的福順哥，從鼻孔裏給了個再適當也沒有的回答。嘴裏依然緊咬着旱煙管的一端，在清淡的燈光下噴雲吐霧，顯出不耐煩的神氣。

福順嫂依然在灶邊收拾碗筷……

無名的寂寞在他們之間展開了，比甚麼都來得迅速敏捷，立刻密佈了這個小茅屋的空間，就是屋外彷彿也受了影響，靜謐得使人駭怕。

「喀喀……」團團的煙灰從福順的煙斗裏滾出來，被壓在福順的腳底下消滅了。

福順站起來，伸一個懶腰，吁了一口長氣，就彷彿有千百個騷動的小蟲穿出肚皮，全身都感到輕鬆舒適。

轉回身，在屋角裏找到了父親要拳用的那枝紅頭長槍，邁着急促的步子，跨過門限，一轉灣，不見了，留下個更大的寂寞叫福順嫂一人來享受。

一陣颼颼的東南風，偷偷地從遠處吹來，趕走了白天的炎熱與囂雜，趕走了人們的疲倦與勞累，換了幅輕鬆和悅的面孔，對着夏之夜微笑。

是的，就是那枯黃的麥穗也「嘩嘩……」地唱起快樂之歌來。

但是這歌聲並不能引起福順的共鳴，不，反而把他引到一個淒傷的境地。

他一聽到麥穗聲，便連帶的想起自己麥作的收成來，眼前一陣黑雲掠過，就像陷在個淒涼的枯井裏，受那些魔鬼們的戲弄。

他的憂慮與痛恨，並不是為那麥桿的高低，穗兒的大小，卻是為他家的麥子老是被人偷去。

真的。他家的麥子在四里五鄉內是長得夠好的，第一麥桿兒高，差不多要比別人家的高半尺，第二是穗子大，籽粒實，顏色又鮮亮，到成熟時金黃得耀眼，凡是路過的人，沒有不滿口稱贊的。

就是鄰人與福順見面的時候，差不多每人都是這樣說：「福順的年運真是十成十，至少每畝還不鬧他兩三担？」在從前福順受到這種的恭維後，總是滿面笑顏地回答道：「咱地少，不幹怎能活？比不上你們地多的，怎麼也都成，反正是比我們窮人家收的多。」可是如今呢？就大變了，總是慢條斯理地答道：「哼！好年成，那還不是等於做夢……唉！白給人家做……」

是在福順爹去世以後，趙閻王便想趁火打劫，要把福順那塊地併入自己的範圍裏，是的，趙閻王早就為那塊地饞涎着，打算着，一心要想到手，做着那貪婪的幻想。



所以當福順爹埋葬以後，趙閻王便託人到福順家來說合，要他把那塊地讓給趙家，地價可以大一點，因為左右地鄰都是趙家，在他本來管理是很不便的。但福順滿口祇是一個「不」，他以為捨棄了那塊土地，叫他再到那裏去耕種呢？那是萬萬不能辦到的。

就爲這，趙閻王結下了福順家的恨，想盡方法來報復，以顯他趙家的尊嚴。

就自那年起，福順家的麥子到成熟時總是被人偷去一大半——沒緣沒故的。

「究竟自家的麥子爲什麼被人偷？」在他心裏打個結。

有人說：凡是自家的東西，無緣無故被人家偷去而自己摸不着頭緒的，那是家業敗潰的一個徵兆，有神鬼在作怪，人力是不能挽救的。

這話的確很有理，並且在早先他也是十分相信的，但他決不相信自己也會走上那條路。因爲他從來就沒得罪過神仙，初一十五那一次斷過香紙，他自信着：天一定會保佑他。

再說那些好偷的窮人他更不會得罪過，並且時常把自己喫剩下來的飯菜，送給那些號叫着的鄰近孩子們，所以全村的大人小孩那個不說福順好心腸？他相信這些人是不會偷他東西的。

一轉念，妻子對他說的「咱家的麥田不是緊貼着趙閻王家的嗎？那裏是有團兵看管的」一句話，又爬上他的心頭，樹起個大大的「？」

一提起團兵來，在他的眼前便呈現了幾個很可怕的面孔：麻子蛋、三角臉、黃面鬼——都是些橫行鄉里的光棍，偷盜東西的能手，他們綁過票，打過劫……提不起名字的壞事情，他們都幹得出來，可是趙閻王以鄉下不安爲名，便以他村長的旗號成立了保衛團，就以這三塊臭肉做團員，每當地裏莊

稼成熟時，在地裏搭着席棚，總算是爲大家看守莊稼。

可是，福順家麥子的被人偷竊，也自成立保衛團那年起的。

福順就爲了這，他要犧牲幾天的睡眠，把這個隱藏着的黑幕揭開，把那罪惡公佈於大眾的面前。跟踉的步子，終於把他拖到了自己的麥田邊，「殺！殺！……」的割麥聲，穿透了黑夜，打入他的耳鼓，向那聲音的來處看去，見那麥田的中央，燃着一片光亮，在那光波的顫動裏，刻畫出三個人的影子：麻子蛋、三角臉、黃面鬼——正忙迫着割麥移動……

福順一看便打了個極聲，幾乎使他暈過去，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身子恢復了常態，他看見自己麥田的當中，那燈光下已經變成一片白地，捆捆的麥子，正在被移到趙家的地裏去，並發出了這樣的談話：

「我們加油啊！明天九個碗的酒席又喫上了。」

「是的，說不定還要給每人一元錢的煙呢！」

「……」

福順聽到這裏，是再也不能忍耐了，無名的熱火燒遍他全身，血管漲得幾乎要爆裂，不知是種什麼力量在他的全身鼓動，激蕩，使他忘卻了自己，忘卻了世界……大喊一聲，握着那紅頭長槍像瘋狂一般的向那光亮的地方捲去……

「拍拍！」是尖銳的槍聲消失在烏黑的空間裏。

這時，福順已躺在血泊裏，嘴邊掛着笑意。

第二天的早上，福順死的消息便傳遍了全村的大街小巷。那消息是：「福順昨晚去看麥，被賊人用槍打死，團兵聞風趕到，纔把賊人趕走。」

## 過中秋

上海南洋中學

金 易

上午接到靜的來信，叫我今天到她那兒去過中秋去。

同學家在本地的都回去了。房間裏只剩下了我，心中還沒決定到底去不去。

不去，覺得辜負了她的盛意，在校裏也沒趣。

去了，也許會引起她的誤會。不是嗎？近來她對我的態度老是那末地熱情。

發恨地將她的來信再抽出來看一遍，想憑着勇氣來取決。

親愛的雪：

又是喫月餅的季節了，今天住在校裏的人已在組織賞月會；本地有家的在預備明天下午請同學代請假或是代到。我在這兒是被擠出的一個，既沒有家可回，又不是住校的，每遇假日，在我只是感到分外的孤另；何況明天是一年一度的佳節呀！你在校裏總也覺得寂寞吧！我想明晚我們來歡敘一下。這兒葡萄酒、月餅、水果……都給你預備了許多，另外我沒有邀任何人。對着皎潔的月亮，幽閑地喫着談着，呀！多美妙的一晚呀！快來吧！我等着你呢！別誤了佳節。

我這兒房間已重新佈置過了，牆上空得很，你能將你的放大像片送我一張嗎？來時帶了來，別忘了！

靜中秋前一日

字行間充滿了情感，不去的心情在動搖。

難道同是在異地求學的人不能互相地求得些安慰嗎？況且早先她會說過我們認為姐弟的。我怪我以前自己的多心。

決定了不給她失望，在像片上題了名字，換上件衣服，走出校門。

太陽迎面射來，看風在捲掃地上的黃葉。

我恍惚覺得有些像去年初秋第一次去訪靜的景象——但這思想只是那末一掠地就過去了。我幻測着今晚去後的情形。

遠遠地已看見靜伏在窗口招手了。一會兒她下來開門，像孩子迎接出外纔回的母親般地神情，從我腋下奪去照片，跳躍地走上樓，搶先跑到她房的中央，平伸着手，身子轉了個圈。

「你看我佈置得好嗎？」

「好！我不由自主地說。」

真的，今天傢具都換了地位了；並且安放得很適當。暮色從紫的窗幔中透進來，映着光潔的地板，檸檬黃的牆壁，顯得很調和。那張二哥的遺像已移到靠窗那面的牆角了。

「怎麼這上面不題名字嗎？」她拿着我纔帶來的照片問。

「反面寫了不是一樣？」

「不！我愛寫在正面，你重寫，我看着你。」她拿了枝鋼筆塞在我的手中，自己站在我的身後用心地看着筆。

我在照上一字一字地寫：親愛的靜……

「好啦！下面別寫姐字。」當我寫到這兒時她叫。

「爲什麼？」

「你別管，我不愛這末寫就是了。」她望着我嬌笑。

「那末底下呢？」

「你看。」

……

「這末可以了吧！」我說。

她滿足地笑了。

「好——賞你喫月餅。」她指着沙發旁茶几上放着的一盤月餅。

我坐在沙發裏拿了塊月餅細細地咬着。不由的望着對牆掛着的那張二哥的遺像憶起往事來。

「雪！快來看！月亮出來了。」她撩開窗幔說。

我走到窗邊仰着頭領略這秋的夜晚。

「雪！你看人家多俗？不會安靜地坐着賞月，偏在燈光下叫囂喫喝。」她指着對面那家的食堂。

「你又怎知他們沒有自己的樂趣呢？整個的家庭充滿了天倫之愛，不比什麼都有趣嗎？」我說。

了，但是立刻覺得我失言，因爲幾次地在靜面前談到了家，她總是傷感的。

靜一手靠着窗沿，一手撫弄着窗台上盆裏的花朵，臉上沒有笑容，呆呆地望着天空。

我雖然也有滿懷的感觸，但不願這悲劇再繼續地展開，今天是她特地邀我來過節的呀！

「該叫張媽預備弄飯了吧？」我說。

「她昨天就回家去了。今天我想就拿點心和月餅當晚餐吧！現在只須燒些咖啡就得了——時  
間還早呢！我們先喝酒吧！」

靜又回復剛纔的喜悅，忙碌地在預備食料。

「你看，這顏色多美？」她將瓶葡萄酒迎着光舉在我的面前。

——可是人們就爲了愛牠的甜美，在不知不覺中中了牠的毒呀！——我卻沒有說出來。  
「來！我們坐下來喫吧！」

罐頭食品，西點，月餅，水果擺滿了一桌子。

靜和我對面地坐着，我將窗幔拉開了些，讓月光射進來。

「喝吧！來碰一碰杯子。」我從沒見靜這末地豪爽過。

我們隨意地喫着自己所愛好的食物，無形中歸入靜默，靜老是喝酒，不時地斟向自己杯中。

「你怎麼不喝呀？還沒我喝得多。」

「我已喝了不少了。靜姐！你別這末喝，多喝了不好。」

「不妨事，這酒不兇，何況生在這時代，尤其是像我們處在這種環境裏做人，也得要陶醉，不——  
要麻醉些才好。」她有些像真，又有些像假。

「今朝有酒今朝醉，」她將杯中剩餘的酒一氣喝完了又說。

真的我和靜是遭着相仿的遭遇——都是失了愛護者的。她失了慈母，在她父親娶了繼母後，她不滿家庭的生活而到這S埠來求學。去年的初秋，她的愛人——我二哥——又死了。我呢，在父親去世後沒三年又去了我的二哥。我和靜有時談到了家庭，總是相互地垂淚的；但是今天我覺得她有些反常地興奮，也不知她是真的快樂還是悲慨着自己的身世。

月光照在靜的臉上，看去有些紅暈，她飲酒的速率漸漸地減低了。我們都在昏暗中守着緘默，誰也猜不出誰在想些什麼。我出神地看着月兒在雲中隱現。

不知什麼時候靜已停止喫了。手肘平放在桌沿，下顎擱在手背上，光亮的眼珠注視着我的臉部。

「怎麼頭暈嗎？——喝些熱的咖啡吧？」

她搖頭。

「那末吃個梨？」

「不！」

「這怎麼呢？——上沙發上躺回兒好嗎？」

她無力似的站起來，但不久重又坐下，手支着頭，用請求的目光望着我。

「我扶你好嗎？」

「唔！」

我扶她走到沙發前，在將轉身讓她坐下時，偶然的——也許是像頑童中安娜與拉浦金同樣地偶然——靜的腳踏住了我的足尖，我們間的重心起了擾動，使我不得不乘勢坐下。可是意外地——

也許是意中的——靜也順着倒下來，整個的身子躺在沙發上，頭枕在我的腿上。像預先安排好了似的，她一些沒感到驚惶，反安閒地躺着對我笑。

「跌痛了沒有？」

「沒有，踩痛了你吧？」

「沒有什麼——你今天喝醉了吧？」

「那裏前次我獨自喝了半瓶也沒醉，今天我們一起也只喝了半瓶多。」她微笑地說。氣有些喘，香帶些顫，眼珠在絲絲的覆髮下流露出熱情的光芒。

我的心在劇烈地跳，想不出話來說。

兄愛和情愛在胸中交織。

風吹來，有些涼意，我覺得清醒了些。

靜口裏吹着歌曲。熱情的眼珠，微顫着的紅脣在等待我的答覆。

我的背灣下了些，用手理了理她臉上的覆着的髮絲。

感情和理智在愛的溶液中游離着，我等待最後的判決。

風挾着酒和脂粉的氣息鑽進我的鼻孔。月映在她的臉上，眼球在轉動，月也在轉動，我眼前只見撩亂的一片。

我猛的俯下頭去……腦中充滿了紊亂的思緒，心像給膠黏住了。我沒有勇氣看她的臉，方才所受到的，只是麻木地感覺。



「……」我不做聲，眼望着我鞋尖上的泥痕。

「我要睡會兒。」她將頭在我腿上埋了一埋；可是身子沒動——沒有讓我起身的餘地。

風吹得窗幔鼓起來，牆上掛着的那張二哥的遺像吹得碰在壁上拍拍地響。月光照在鏡架的玻面上在閃爍，像是他露出發怒的目光。

往事飄聚在心頭。

是去年的暑假，二哥病了，每次地由我執筆將他的病情報告給靜。時間到了秋初，他終於給傷寒病菌毀壞了他的生命。我遵了他的遺命在到S埠上學時將他的遺像送到靜的住處來，我和她在第一次見面時就認了姐弟，往後我每次地見了靜總是待二哥般地待他。

可是今晚的事實擺明了已超越姐弟的範圍。

悔恨煩惱夾住了我的心，我不敢再對二哥的像片多看一眼，在這裏我不能再逗留半分鐘，我深悔今晚來赴約。

靜已安閒地躺在我的腿上睡着了，像個喫飽了奶的孩子。我輕輕地將她的頭擱在沙發上，從桌上拿了我的像片躡手躡腳地走出去；可是當我跑到樓梯的盡頭時，麻木的腿因了急促地行走而發出較重的步音。

「雪！雪！雪！弟！」

兵的——我重重地帶上了門。

照片被我撕成片片地拋了，風吹起碎片在月光下閃亮。

我有些恍惚。

「雪！怎麼啦！——星期日來呀！」是她在窗口的呼聲，音有些嘶啞。

我沒有回顧，只加緊步子走向街心。

我舒了舒麻木的腿，深深地呼口氣，酒氣從唇間吹出來。

仰起頭，看見廣闊的天空。

月，高掛在前面，照着我往校裏去的路。

## 手風琴

楊嘉昌

呂班路轉灣到打浦橋去的地方，高高地立着一座整天整夜響個不住的怪東西，那就是法蘭西水電廠。當我們遠遠的走過去，那轟隆隆的嘈雜聲，便沒理由的儘往每個人的耳朵裏鑽着，我真討厭死這個過分的聲音，可是，我又常常會踱到這裏來的。

我所以常常要踱到我所不喜歡的地方來，是因為想在那裏寫幾幀速寫畫，真的，那一帶隨時有着我所需要的題材在等着我的。

我慢慢地在那河邊上彳亍着，水電廠裏嘈雜的聲音自然不會放鬆過我的，但是，我在那裏第一次聽到了「衣唔衣唔……」的手風琴聲音了。

並沒有拉出什麼調子來，永遠是「衣衣唔唔」的那麼一套，可是，這手風琴的聲音，含着流浪異鄉的悲傷的情調，我的心被吸引着了。

我平時會讀到好些描寫東北街頭拉着手風琴唱着他們著名的流浪曲的俄羅斯人的文章，不過，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會唱流浪曲的俄羅斯人，而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賣雪花糖的老頭兒，他不会唱什麼流浪曲，就是拉也還拉得不像一個調兒，只因為拉得很有些年紀了，不像一個調也自成一箇圓順的調兒了。

蒼白的頭髮，總有幾個月沒有剃過了？老長的披散着，滿臉全是密密的皺紋，嘴巴有點乾癢，他幽爛地拉着，窮孩子們就把他緊緊包圍起來。

可是，有誰能摸出一枚銅板來呢？老頭兒拉了一回，收起手風琴，挑着一副破爛的擔子往另外的地方去了。

窮孩子們手按着肚皮也走散了。

慢慢地，在遠一些的地方，手風琴又「衣唔衣唔……」地響起來。

之後，我隔了一個多月沒有在呂班路附近遇見他過。

一個初冬的午後，我帶着畫冊在打浦河沿邊徜徉着，「衣唔衣唔……」的手風琴的幽鬱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響了起來，我連忙踱近那擔子前，我要在他的身上擔上尋出他一個多月不來這裏的原因來。

他耐性兒的拉着，眼皮卻無力的披了下來，臉色比一個多月前變得更蒼白了一些，嘴巴乾癢得更深一點……無須再找什麼原因了，假使我去問他，也許只有很簡單的回答吧？我完全明白了。

沒有誰照顧得起他的生意，他又只好收起手風琴往別處走了。

不久我也離開了上海，爲了生活。

兩個月前，我又到上海去了一趟，呂班路上，我又聽到了手風琴「衣唔衣唔……」的聲音，但是總覺得比以前的生硬了許多，待我見到那拉的人的時候，那已不是一個癩着嘴的老頭兒，而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拖着根粗粗的辮子。

手風琴跟那副賣雪花糖的擔子，我可是認識的。

「那老頭兒呢？」我不敢回答這個。

## 廟會

上海新陸師範 陽 光

賣蛋糕的在校門口擺起攤子，用着靈敏的手腳，處理麵料，豬油……做出熱騰騰的蛋糕。看見人們走近了，把烘糕的鐵夾「壳壳……」敲着，嘴裏高聲喊着：「重豬油蛋糕，三個板一個。」老生們看的眼裏，聽在心裏，指着新生說：「這正像燕子的飛來，報告春天的消息一樣，你等着，不多幾天，這裏新陸中山路。該是山陰道上了。」假使做小販的都是抱着大希望來的，那麼，賣蛋糕的中年男子，要算是最會做夢的人！

一年的熱鬧日子僅有三天，春，秋，冬，各一天，那就是所謂三官菩薩的生日。校後的三官廟，在平日，除了生病者的家人，攜籃魚肉和酒來孝敬土偶以外，就很少人到，蜘蛛儘可以安逸地做住家，惟有這三天，遠近十數里內的人都聚了攏來。簡直可以把中山路軋場的。

念六日，中山路旁的緊要地帶。青蒼的柏樹間縛滿淡黃的稻草繩，有的在泥地上掘一個洞，把粗

大的枯枝插了進去，作爲明日擺攤的地位，也有傍晚趕到這裏，全家老老小小鑽出船艙，把杜製的土貨搬上岸頭，佔住地方，張起麵袋縫成的布蓬，晚上剩個人守在下面。

第二天時間沒到六點鐘，新陸中山路，在薄霧籠罩之下開始騷動了。

有許多小販，往往四五個人一淘，挑了貨物，趕到新陸，把貨物打開，在路旁攤滿一小塊。有的從船裏一排一排扛着搬到岸上。有的早已搬好，卻沈默地看住貨物，不發一聲。這樣早，他們幹嗎爭地位呀！緊要地帶就勝過南京路，又不要租錢，落得好。

廣闊的中山路，這時候該不能說廣闊了！

從中山路左轉灣，又是一些貨攤。三官廟聳立在石橋那邊，門大開着，靠菩薩吃飯的中年婦人，今天格外的有精神，不停地手忙脚亂。紅漆的櫃子開了，三個土偶端整地坐在裏面。燭插搬過場，放在外面，兩枝微小的紅燭，散出衰弱的光芒，是誰已經燒了頭香。

廟前的幾株洋梧桐變了顏色，風使枯黃的葉飄向小溝。溝是通潮的，潮不來，水淺狹得很。今天直到中山路盡頭文治橋，船推進不少，廟左面的新陸河，也停着不少的船。

路上忽忽地蠕動着行人，這些人們，著的衣裳都是大同小異的。十月的下旬，天氣已經有些冷，長衫與他們無緣，一模一樣，頭上頂著絨繩編織的瓜皮帽，比較年老的，就是一隻圓頂的氈帽；上身棉襖，下身棉褲，再加條作裙；粗線襪，布鞋子，顏色都是灰黑的。

一張張誠實而枯瘦的臉，沒有歡笑，生活的鞭子，打得他們死氣沈沈地，只有搬貨的時候，急促地呈着緊張的神色。

九點鐘光景。

三官堂裏的道士，把鑼鼓響了起來。這種聲音，雜亂而緊張，在鄉村中是聽慣的，小販們卻把希望寄託在這個鑼鼓聲中。

貨攤漸漸的齊了，就是不緊要地帶，也一個個地增加上去，貨物都是農民們用得着的東西，凡是農民們所要用的，吃的，玩的東西，大至皮箱，小豬，農具，籐椅……小至玩具，鞋襪，引線，都有得陳列着。

這時你從文治橋一眼望去，東一堆，西一堆，花花綠綠的，精巧美觀的，鄉土氣味的，熱氣騰騰的，真是形形色式，眼花繚亂。在許多貨物堆裏，一個個身體站住不動，只讓頭像自鳴鐘擺動着。

我發現賣蛋糕的中年男子換過地方，面色有點兒暗淡，原來做出的熱騰騰的蛋糕，一排排靜躺在亮油油的方盤裏，任你鐵夾敲得「浜浜」響，總沒有人過來問一聲。於是讓手停了下來空嘆氣，轉過頭來和賣梨膏糖的朋友攀談：

「老兄，是嗎？人家說賣蛋糕賺頭最好，現在你看，走不滿五家門面就是一個攤頭，今天我們這行生意就有七家，做生意好像搶銅錢，但是大家都搶不到什麼。」

賣梨膏糖的只是點點頭，平日頂歡喜胡說八道的小丑，怎麼也沈默了？

一個商人擺了兩個釘鞋攤，在一個攤前走來了一位頭上包塊花布的老太婆，檢起一雙釘鞋，輕輕地討問價錢：

「一塊八。」

「哦，什麼東西都強下來，一塊，隨便你買不買，你有貨色，我有銅錢。」

「老太太，發發利市，算我蝕本兩角。」

「我是誠心來買的，加你五隻銅板。」

老太婆知道釘鞋買不成，看見斜對面也有釘鞋攤，就走了過去，這邊丟一個眼色，那邊就會意，喊個大價錢。於是她又退轉來，嚕嚕嚕嚕一大篇誠心，賣主跌到一元四，老太婆只答應再加十隻板，她一拐一拐走了。利市終於發不成。

自稱慶寧寺挑來一大擔絨繩衫，三個人搭了擋，拚命地喊着，喉嚨沙啞了，還是買不出去。其中有一個年輕的小夥子，等得不耐煩，發着極叫：

「他媽的，鬼才說今天熱鬧，碰來碰去倒運！」

倒是賣芝麻糖的老頭兒，發完了一陣牢騷後，勸慰了他們幾句：

「等着吧！鄉下人都要吃過中飯才來買呢！」

午後二點鐘，人達到了全日最高的紀錄！四鄉的農民都來啦，在新陸中山路川流不息地往來着，在這些人們的中間，老的多於小的，女的多於男的。他們都是二個三個一起走，老太婆們老是頭上包塊花藍布，棉襖棉袴，黑布裙，一邊走，一邊講個不休，年輕的女人們也有學得都市的皮毛，兩頰和厚厚嘴唇塗得血紅。

他們把幾天前開就的帳單拿了出來，擠來擠去的打聽價錢，在一個合意的攤前站住了，於是周詳地察看貨物，一面心裏計算着合算不合算，看對了，就問貨價。但是價錢總是嫌貴，就沈下臉，走開了。有的已經付了錢，細心的覆看一下，找着一個扳頭，就要把錢收回。有的講好價錢，伸進內衣袋裏，

摸了多少時候，才把銅元一個個摸出來，還要反覆地計算幾回。有的把貨價講妥，摸一下口袋，伸出舌頭走了。有的付錢時少了幾隻板，倒開口袋，或是拍拍口袋給商人看，嘴裏難為情似的說着：

「沒有了！沒有了！銅錢忙。」

商人們沒有法子，只好遷就一點。

年頭不好，每個農民都存着可省則省的心理。農具是活生命的傢伙，不得不買，水桶是一日不可缺的，實在壞，才添一件。預備買大皮箱的，買隻洋鐵箱也可以將就了。棉襖破了，想添件絨頭繩衫，但是縫縫補補也可以過去了。不一定要的另星物件，一概都免了。

商人都挑着失望的担子回去，這是今年最末一次的決鬥，他們又失敗了。

夜，把新陸染得黑黑地，

中山路是一條荒涼的路，

新陸河，響着歸舟沒精打彩的櫓聲。

三官廟靜靜地躺在石橋那邊，給失望的人們遺忘了。

## 荒原上的夢

王天心

夜，暗沈沈的，吟嘯着悵鬱的風，落着冰冷的霜。

小三子渾身顫抖得篩籬似的，把兩手放在嘴唇邊呵氣，擡頭望一望前面，公司大門上的電燈，依



然在發着慘澹的光芒，像些渴睡人們的眼睛。

自己的小車子，仍是默默地伏在地上；車上的菸，也仍是封得緊緊的。——牠伏在這裏，已經是兩天兩夜了，離公司的大門，還是那麼老遠的。

年老的爸爸，蜷伏在小車子旁邊，似乎是經不起這寒風的侵襲，在儘量地儘量地蜷縮着。不斷的拚出幾聲急劇的咳嗽來，震蕩在這悒鬱的夜氣裏，激起了一道道苦澀的音波。幸虧還有這咳嗽的聲音，不然，真怕要疑心是已經凍死了呢。

鄰近的小車子，也是靜靜地伏在無邊的黑暗裏，連絲地擺滿了這遼闊的田野。

他一聲不響地望一望四周，冷漠，陰森，緊緊地籠罩了這黑暗的宇宙。

霜風溜溜地吹。

幾陣斷續的驚恐的犬吠聲，從遠處的荒村裏傳來，越顯出了這寒夜的陰森與恐怖。

頭頂上的天空，仍是一望無際的蔚藍，星兒眨着眼，靜靜地注視着這悲慘的世界，注視着這悲慘世界上的悲慘之羣。

「哎——等了兩天了。——他媽的，今年又完了！他真無聊極了，深深地透出了這一口氣來，真是釋去了千鈞重負似的。又倦倦地自語着，像是哀訴，又像是夢囈。」

他接着又從懷裏掏出了他那柄長烟管來，點着火，畢剝畢剝地吸起來了。一縷一縷的烟霧，繚繞在暗夜的半空裏。

四周又漸漸的沈寂了。

這時，他又像是被什麼推着似的，推着，推着，慢慢沈浸進過去的烟霧般的大海裏了。

二

正月的時候，他爸爸就說過：「今年若是洋菸發了財，一定要給小三子說一房媳婦，因為他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經是二十六七歲的小伙子了。這麼年紀，沒有媳婦是不行的。」

他聽了這話，夠多麼高興呀。真是比起有媳婦的人來，也高興得多了，俗語說的好：「盼媳婦，強起見媳婦。」他這時，時時在做着美麗的幻夢，時時的想入非非。時間比起以前來，也覺得似乎是走得慢了。他盼望着時間快快的奔馳，快來到種菸的時候，快來到栽菸的時候；更盼望着快來到賣菸的時候，恨不得明天就是真的，他覺得自己到年底時，便是一個有媳婦的人了。

平時，他見和自己年紀相仿的同伴，差不多都是娶了媳婦，而且有的已經是幾個小孩子的爸爸了，他真有些眼饞，尤其當別人娶媳婦時，他看見新郎和新娘子，穿紮得花紅花綠的，在賀客盈門，鼓樂喧天中舉行婚禮，更要引起他極度的羨慕、寂寞、惆悵和煩惱。

這時，他總是怨恨自己命苦，不該生在這窮苦的家庭裏，弄得這麼大了，還是一條單身漢，還是打光棍子。

這可好了，自從他爸爸宣佈了今年洋菸發了財時，要給他說媳婦的話，彷彿是一種新的興奮劑，注進了他的血管，又激起了求生的意念，又發出了一股新的力量來。

在他的希望裏，隱約地閃出了一個鮮紅的面影。

三

春神幌着嫋嫋的影子，終於把清明節送到人間了。啊！她底力量，是值得歌頌的，她底力量多麼偉大呀！東風只是軟軟地輕輕地吹拂着，便又吹醒了大地的酣夢，吹回了大地的繁榮，小溪流又漾起粼粼的微波了，河畔的楊柳又發出嫩綠的小芽了，就是人們不屑注意的小草，也從地殼裏攢出了嫩小的生命。

清新，活潑，鮮豔的氣象，又在大地上蓬勃起來。

這時候的人們，被淫蕩的春風吹得也彷彿酥軟了。心兒雖是怪舒暢，身上卻有些懶洋洋的不愛行動，什麼工作也不愛動手，只是儘量的沈醉在春神的懷抱裏，沈醉，沈醉，是的，只有沈醉是最痛快最幸福呀。

可是，無論在山坡上的，或是在村落邊的幾棵杏花，又漸漸地開放了，有幾棵桃樹，也都含了蓬勃的蓓蕾啊！這是農人的信使呀，這是來報告種菸的時候又到了。

小村子裏的莊稼漢，於是又開始忙了起來。忙着掘地，築畦，施肥，鬆土，……

小三子真高興極了，不用爸爸吩咐，自己就帶了楸，楸到坡下去了。他真賣力氣，幹得真起勁。一到坡下，就把身上的破夾襖一脫，丟在地頭上，伸一伸胳膊，裸着脊背就幹起來了。先動手築畦，再鬆土，施肥，整天的忙，他似乎並不覺得疲勞，而且這工作還似乎是給了他不少的愉快似的，他一面忙着，一面嘴裏還哼着鄉村裏最流行的小調子：

「一年去啊！

一年來，

又見梨花如雪開，

可是呀！

我的好人兒，

怎麼還不來。

一年來啊！

一年去，

又見桃花紅滿樹，

可是呀！

……

……

……

他反覆的唱，迴環的唱，他是不覺得土俗，不覺得猥穢的。就是那些所謂有靈感的詩人們聽了，也不會覺得是土俗，是猥穢吧。只覺得是鮮土的氣息，陽光的清芬，青春的力，生命的熱，流漾在這春神懷抱的田野裏。

無垠的田野，也活像一個剛進入了青春期的少女，一天一天的越變得美麗了。

他真快樂，幹得真起勁，每作完一段工作，坐在田畔休息時，總要沈溺在美麗的幻夢裏。這時，未來是給他誘惑的招手，未來是對他閃出了美麗的影子。

啊！有媳婦的人，是多麼快樂呀。

四

正是陰曆四月裏，天只是刮着酷燥的旱風，炙着火熱的太陽，使得野原上飛起了漫天的黃土，於是憂鬱的風浪，又吹進了這枯瘠的農村。

成千成萬的人們，都張大了眼睛，望着這酷旱的大地歎氣。小麥旱得要枯萎了，穀苗子也要渴死了。菸苗本來還很小，這一下子簡直旱得看不出發青了。他們的心裏，焦燥得彷彿要灼起火來。

天空中卻老是像被旱魃掃過了一般的乾淨，怎麼也望不出半點雲霓。

小村子裏沸騰起來了，都忙着作救濟的工夫。

有水車的還好些，都套上牲口，忙着澆小麥，澆穀苗，澆菸苗。

窮人家那有什麼辦法？只好一天到晚的在坡下望着天空和轆轤拚命。

哎！真不容易呀，水車還好些，每天可以澆一畝，或是大半畝的。那轆轤就不行了，一天也不過澆一二分地，真是澆的還不如乾的快呢。

小三子的爸爸，更是憂鬱得利害，整日哭喪着刻滿了深深的皺紋的臉，彷彿是一座乾裂的石膏像，這顯得他操勞得是太利害了。

只有小三子是不怕的，他有生命的力，青春的火，他想以自己的力量，來戰勝上天，當他每逢看到年老的爸爸憂鬱得沒法抑制時，總要寬慰似的說道：

「這怕什麼？犯愁也當不了啊！只要我們硬幹，老天爺也會睜睜眼的。」

每次雖總是這幾句短短的話，卻是充滿了自信的力量；他爸爸聽了，不由得也就放寬了一步，仍是努力做他們那救濟的工作。

到底，這救濟的工夫，總算沒有白費，終於把他們的命根子都救過來了，滿坡裏又放出了青蔥的顏色。尤其是小三子家的菸苗，簡直像是沒有受過旱似的。長得更青蔥，更是整齊，無論誰見了總要誇獎幾句。

他聽得了，心裏真舒服，真痛快，實在的，他對於這菸苗是太留心了，一棵小草也不會生出。因為牠們剛透出地皮，就要被他發現了的，而且隨手就拔得乾乾淨淨了。

他這時看這一畦一畦的菸苗，真是比起真的媳婦來還珍重得多呢。

## 五

正是搭菸溝的時候。

雪白的肥田粉，黃褐的豆餅屑，黑的糞土，攪拌成雜拌兒，堆在地的兩頭。

他爸爸扶着犁，趕着一頭小黃牛和一頭小黑驢，（這都是借自鄰家的）牠們真有些像拖不動似的，累得渾身淌汗，毛都溼成了一片，忽忽的喘粗氣。

這扶犁的工作，要年紀五十多歲，而又不很健康的人來幹，確是有些吃力。可是要作撒肥料的工作，是更不容易。這只有力氣還不行，必須還要腿腳敏捷。在年紀稍老手脚有些沈重了的人，那裏能夠幹得了。

小三子可真行，胸前掛着個圓形柳條筐，滿盛了拌合的肥料，彎着腰向新犁開的溝裏撒。一不小

心，就要被風吹到鄰家地裏去。這當然是一種大的損失，所以他更彎了腰，一手抓着肥料，幾乎要觸着地皮。撒完了一筐，再盛上一筐，這虧得是小三子幹，確實是累得很呢。

赤熱的太陽，晒得地上熱呼呼的。他裸着上半身，紫紅的皮膚上，汗珠滾滾的流，彷彿是顆顆的珍珠，閃耀在陽光裏。

這樣天半的工夫，二畝地的菸溝搭完了。

接着又栽菸，這是要總動員的，爸爸，媽媽，小三子一塊到坡下了。

媽媽在菸畦裏掘菸苗。

爸爸在地裏栽。

小三子自己擔水，連澆菸。

水井離很遠，幾乎有一里路，他擔着這兩桶沈重的水，卻依然是行走如飛，澆得又那麼快。

爸爸和媽媽，各人忙着各人的工作，年紀大了，當然有些累。可是一看到小三子這麼能幹，也似乎

把這繁重的勞苦忘記了。

## 六

一入秋來，人人都誇獎小三子家的菸好，他自己看看也確實不錯呢，葉兒是多麼長，多麼厚啊！長得幾乎要罩滿了菸溝，又是一點毛病也沒有，不像往年似的，不是腰爛，就是生黑斑，看今年長得多高大，多乾淨。

他爺兒兩個，終日的在菸地裏打菸頭，摘菸槎子，捉菸蟲，拔草……除了吃飯的時間，是不肯輕易

離開的。

「今年的洋菸可以賣一百五十元一畝了吧。二畝賣三百元錢，除去地租，肥料，炭……一切零星的開支，可以剩二百元錢，那什麼就好辦了。」他時常默默地這樣想着，想到末後，不由得暗暗地笑了。「真的只要有錢，媳婦是不成問題的，錢伺候好了，媳婦就可以送上門來，就可以兩手撥弄着挑選的。」他又想到自己到年底時便是一個有媳婦的人了。

不料，突然像是晴天響了一聲雷似的，擊碎了他全家三口人的心。

這是一個晴朗的上午，小三子正在捉菸蟲，突然在地的當中發現了一連有五六棵菸，葉子上生了黑斑。他的心立刻便像變成了鉛塊重重的墮下了。這樣的毛病，在往年是曾經有過的，都是一發生時，還不很多，不過有幾棵吧了，可是以後便和患傳染病似的一天一天的加多了。不幾天就要傳遍全體。並且這毛病是沒法防止的，只有兩眼睜睜地望着牠們日就死亡。

這一打擊，真是非同小可，剛才那樣高興的神情，立刻消逝淨盡了。

中午回家時，把這驚人的發現，告訴了爸爸，媽媽，他老倆也是和小三子一樣，衰老的心，也立刻重重的墮起了。臉前頓蒙上了一層憂鬱的暗影。

這有什麼辦法呢？媽媽只是暗暗地祈禱着，要神佛保佑，保佑不要再像往年似的，保佑着斑點的病只是這幾棵就停止住。

不過這是徒然的，神佛也像作不了主似的，也許是不屑保佑這一些不幸之羣吧。斑點的病仍是一天利害過一天，終於把全數的菸都傳遍了，使得滿坡裏的菸，都像是生了天花的臉……



## 七

「哎——他媽的，今年又完了。」小三子低着頭，彷彿在做夢似的，掐着手指計算着：「地租三十元，賒的豆餅十二元五，賒的肥田粉十八元，——再加上炭錢十四塊七，——共合七十六塊二，好他媽的×，這饑荒怎麼還呢？——上一次，來等了三天，纔能進了公司，五個連子，賣了二十三元六角，還挨了那些公安局兵的好幾槍托子。那些洋狗，真不是玩藝，拿着洋鬼的錢，來打中國人，真可惡……」他想到上次來賣菸時受的氣，不由得又憤憤起來了。

「哎！菸賣了一大半了，只賣了二十多塊錢，餘下的能賣多少呢？哎！窮人家真沒辦法……」他茫然了，腦海裏跳動着一些零亂的影子，饑，寒，死，死亡，媳婦……憂鬱的煙霧，流漾在他的四周。

「哼……」公司的汽笛響了，突然這一聲又把他由夢中拖了回來。

急忙地向四周一看，東方山頂上，已透出了魚肚皮般的光芒。蜷伏在菸車旁邊的人們，也都站了起來，彷彿是萬頭攢動般的都預備奪門而入。

他爺兒倆也推起了小車，預備着在鬥爭的洪流裏前進。

鬥爭的氛圍，籠罩了這黎明之前的悵鬱的田野，湮沒了小三子悲哀的夢憶。

## 出發前

## 遠近

下午收操後，是課外運動和診斷的時間，到吃晚飯還有整整一個鐘頭。當然啦，官長們都回到公館裏去了，祇有輪到值星的許排長，肩上背着紅帶子，乾着急沒辦法。

許排長爲了要監視士兵們解散以後尙須保持的肅靜，等他沒精打采地走回辦公室的時候，官長們早已走光了，他一見那兩排空閒的坐位就有氣，要是屋裏有人在的話，他鐵準兒又會喊出來：

「爲什麼咱就偏偏輪到這星期值星呢！」

許排長走到自己坐位，把帽子狠狠地向桌上一摔，手就和電鈴鈕發開氣。

「令朗令朗……」

好像勤務兵也故意要氣他，令朗令朗地直敲了好幾分鐘還不見跑進一個來。許排長簡直有點火了，兩步就跨到門口，氣得厚大的嘴唇顫了好一會兒才顫出個字來：

「勤——」

「勤」字下面的兩個字也正預備跳出唇邊，一個黑瘦的小勤務兵卻拿着條水溼過的毛巾進來了。許排長又猛地跨前一步，拿出耍動武的姿勢劈手就把毛巾奪了過來。

「你——」

許排長有點口吃，嘴唇照例是先做了預備動作，顫幾顫，再把下巴向對面一翹，兩排齊而大的牙齒被膠黏住似地張了幾張，才從牙縫裏怪滯澀地擠出一股氣兒。

「——死啦！」

「死」字的咬音可夠確實，就像小孩們用竹管做成的「水槍」手猛一按時的「刺」一聲，雨點般大的唾沫星子也就跟着射得對面那小黑勤務兵一霎眼睛。

許排長又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坐位坐下，勤務兵就忙着倒茶，茶倒好後又小心地把剛送來的「

份申報放到他的桌角上。

許排長沒心去看報，腦子裏一轉圈兒就轉到他那新蓋的幾間房子上：漆黑的門，門旁臥着兩個怪可愛的小石獅子，一進門是客廳，左邊臥室，右邊書房——其實書房也可更名娛樂室，他根本就不愛看什麼書，不過他喜歡洋裝書美麗的書皮和上面燙的金字，於是幾本硬殼書籍也就和牆上的幾張西洋畫同樣成了屋內的裝飾品，屋的中央放着一張長方大桌，那是一張很講究的硬木桌子，桌上張着一條粉色的線網——許排長最喜歡的就是和他太太一塊兒打乒乓球。

一想起房子，就連想到這幾天正雇着兩個工人開掘他那屋後的小花園，工人是最可惡不過的東西，一沒人監督着就要偷懶，那點工作假如他在家的話，三天準可做完，而他這星期偏偏輪到值星這一來，工人們起碼又可揩他兩天油。

他越想越不合算，工人揩油還是小事，鐵城大戲院恰巧又趕上他想看而他太太也想看的「人間仙子」——他一跳就離開坐位，像真要帶上帽子馬上就走，可是門的開關一響，外面喊進一聲「報告！」他驚醒似地答了一聲「進來！」營部那個胖傳令兵很恭敬地遞給他一個左上角上畫了三個「十」字的大信封。

他展開一看可真有點傻了。

「……前方戰事緊急，茲調第×營第三連第二排上尉排長許鼎臣充第×營第十三連第一排排長……限後日出發……」

看完把命令紙朝桌上一丟，眼珠子就瞪出向着天花板——許排長並不是怕出發，不是出發到

前方他怎能蓋得起新房子，不過他一直前方跑了七年，前方的生活實在是過厭了，而且腰包裏已經——他這回到後方來是有着很幽閒很清高的計劃的。

還不到半年，房子家具剛按排得齊齊全全——又要出發。出發！出發的乾喝滋味他是嘗夠了的。

他可納悶：「爲什麼營裏這許多排長單單派到我呢？」

連長正好回來，他一瞥見連長那幅陰險妬狠的臉子就猜想到這命令和他不無相關。可是又不能在他面前暴露出自己的不安。於是把臉子一板，自己就轉過身來踱開方步。剛踱到兩個來回，又停住腳步。

「連長！照例是把下巴一揚，臉可變成紫茄子。」我姓許的有麼對不住你姓顧的地方？好歹我們還是同學，同期，就打有時幹麼點，也用不着這樣妬狠啊！」

可是連長笑了。

「老許，你是說什麼？」

許排長見他那種幸災樂禍的態度，明明是表示他詭計的成功。於是更氣的轉過臉來就想起那天他和連長鬧的一場僵局。

他領頭要連長請客，連長不肯，於是他鼓動着排長們先一齊請連長，再叫連長請他們。不巧事前被連長知道了，連長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拿出兩塊錢。他一見每月六十塊錢的辦公費只拿出兩塊錢來，這明明是侮辱他沒吃過東西，他決定要給連長個難看。到吃飯的時候，他寫了一張紙條傳給各

官長看，「誰吃連長的肉是——」底下畫了一個四條腿長頸的圓東西。飯桌上連長笑着讓大家吃肉，各官長卻都暗笑着不動筷子。連長一看，臉一紅一紅地莫明其妙，結果呢，四條腿長頸的圓東西是叫勤務兵和火夫們當了，自那天起，連長對他就另換了一幅臉色。

屋裏真氣悶，李排長和焦排長也回來吃晚飯了，他們一同把命令看完，李排長笑着說：

「老許你又愜意啦。」

這話在許排長耳朵裏聽來，簡直是一棵助紂爲虐的炸彈，無疑意的他和連長是一道手。於是他把臉一冷，就怪不客氣地：

「哼，笑話！」嘴唇撇成了弓形，「我們軍人要有清楚的認識，軍人的認識不清楚簡直是危險，簡直是自炸自的炸彈。你看這次是什麼戰爭？如果是派我去打敵人，那我還要大笑三聲哩。」

李排長聽他話裏有刺，臉子也立刻陰沈下去。

「是啊，我們危險得很，當然不如許排長，有名的『四大金剛』之一。」

焦排長和連長都暗笑了——許排長是×校第×期有名的揩油金剛。

許排長並沒有翻臉。許排長的臉是一錐子不見血的，這類話早聽慣了，若無其事的仍然在屋裏來回的踱着。一會兒，想起團部副官是他的同鄉，就隨手拿起耳機打個電話。剛說了一聲「團部副官室」又想到電話裏說話不方便，就又放下耳機，一個箭步跳下了走廊。

走進副官室，董副官正在案頭上辦公，一見許排長進來，馬上笑開他那張胖得發顫的臉，慶賀似地迎上來。

「老許看到命令了吧。」

許排長也就強把臉笑了笑，看看屋裏沒有旁人，小聲的：

「不過——不過——前方的生活實在過厭了，是不是可以……」

董副官笑着的胖臉馬上又收斂起來。他把眼眉一縐很奇怪地：

「怎麼，你是說不樂意去？」

「是的，前方的生活我實在是厭了。」也故意縐了縐眉。

「嘿，這是那裏話。」緊接着那胖臉又和哄小孩似地笑開，幾乎湊到許排長耳邊：

「老許，你是知道的，前方還不是馬馬虎虎，有線電可不比無線電，無線電只不過是幾桶汽油，有

線電要架幾十里的電話，木桿的報銷可是個大數目呢。」

說完，一步就退到他自己的坐位上，好像他已把話說清了還要急着辦公，可是剛一屁股坐下去

就又轉過臉來，還是笑着：

「你想想，老許。」

許排長一聽他那種含着幾分不是靠得住決不肯說出口的話，滿腔的懊喪就像給一貼神藥打

通了，立刻臉上浮出了感激的笑。

「老董你忙着，明天下午五點鐘大東酒樓。」

許排長邁着很輕快的步子回到辦公室，張排長也已回來。一進門，張排長就走過來滿懷着希望

問他：

「老許，你不樂意去，我替你去。」

張排長是老早就想出發的，爲了賭錢把太太的戒指都輸光了。可是許排長和剛才有點兩樣，滿不在意的：

「那不是說着玩，上面的命令怎能不絕對服從？」

說着，一面就收拾開自己的抽屜，把一個報紙包夾在左肘下，又整了整衣服和皮帶。

「連長，我回去看看馬上就來。」

飯都不等就走了，一出大門，曾爲了揩油過多而關過半月禁閉的夏排長正走在前面，於是他幾步趕上去，很親熱地握住夏排長的手，嘴唇並沒有作預備動作：

「老夏，一根電話桿可報幾塊錢？」

夏  
丕  
尊  
先  
生  
的  
著  
譯

開明文學新刊

# 平屋 雜文

四角半

作者不肯輕易作文，動筆必求其有意義，又不很愛惜他自己的文章，作成之後，往往任其散失。這同經朋友慫恿，才從找得到的若干篇中選出一部分編成這本集子。包含小說、隨筆、感想文等各種。讀者讀了這些文章，彷彿聽一位心慈情厚的好朋友訴說他生活的體驗，所不僅是文藝的欣賞，而且是衷心的感受。如果是大學中學學生，要選擇語文科的讀物，這本集子是很值得向他們推薦的。

# 文章作法

劉薰宇  
合著

四角

# 文心

(讀寫的故事)

葉聖陶  
合著

七角

世界少年  
文學叢刊

# 愛的教育

亞米契斯著

七角

本書原名「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記着一個小學生的在校生活。小學生得此，比讀幾年修身還要有益，因為這書是無形中給人感化的，不是板着面孔說教的。

世界少年  
文學叢刊

# 續愛的教育

孟德格查著

六角

# 國木田獨步集

五角

# 芥川龍之介集

魯迅等合譯

五角

## 開明書店印行





## 軍訓回憶片斷

上海中國中學

成君

### 一 背了槍以後

基本教練不到二星期，我們每個人都有了一支槍。

說起這些槍，有的是光緒年間的，有的是民國紀元前後的，年齡都比我們大。槍的長短不一，也有好有壞，好的可以打靶，壞的連機門也打不開。既然有了一支槍，我們總得好好保存，先是來一回擦槍的工作，用砂皮擦去鏽，再用白布揩清，塗上油，擦槍的工作算是完成了。

按照軍隊的慣例，領槍後還要舉行一次「授槍典禮」。由總隊長親自授與各大隊長，各大隊長接到授槍的證件後，要對衆宣誓，宣誓的內容我已記不清楚，大意說今領到步槍若干，一定要好好保存等話。

第二天早晨，升旗完畢後，大隊長就對我們說：

「諸位記住！槍是軍人的第二生命，也就是軍人的老婆。」

「那麼！我們的老婆真有點那個。」有人居然厚着臉這樣說。

「不！這是暫時的，等到你們有能力為國家出力，政府就每人發給你們一支槍，你們就有了一個漂亮的老婆……」

此後，我們每次出操，各人都帶了老婆。

背槍以後，所操的科目和先前差不多，除了「立正」「稍息」的基本動作外，只多了一個操槍法。

操場是廣大的一片空地，四周長滿草，中間的一塊，經了幾千百個人終日川流不息地踐踏，成了光光的一塊。每天，當陽光照到東角的柳梢上時，這裏有着成千成萬的新戰士，雄糾糾地練習着士兵的動作。

「臥倒！」分隊長大聲地發下命令，霎時間就有二十餘個武裝的同志，撲倒地下去，嫩白的手臂擦在砂石上漸漸出血，而這些，我們是毫不介意的，一個救國的青年，正需要這樣的精神啊！

「各人！——按照——自己的——目標——瞄準！」

分隊長發下命令，我們迅速地扳開槍機，裝進子彈（假的），「砰！」的一聲聲接連着交響起來！中隊長緩緩地走來，問：

「你們的槍口對住誰？」

「敵人！」二十幾個人一齊大聲說。

「誰？」

「我們的敵人！我們最大的敵人！」

「我們能打倒我們的敵人嗎？」

「能！能！……！」

「我們的敵人在那裏？」

「那邊。」二十餘個人一齊指着遙遠的東方。那面高山頂上的白雲正冉冉地向西而去……

## 二 第一次野外演習

早已聽到過高二的同學說過，野外演習是「集訓」中最有興趣的工作。

天天立在廣大的操場上，聽分隊長喊着「立正」「稍息」的口令，我們就機械地做作起來！像一根呆木頭，指使者要你怎樣，你便得怎樣，我們是深深地感到操場教練的乏味了。

有時你的動作疏忽一下，給長官瞥見，好！倒霉！毫不客氣地請你在操場上罰「立正」。兩條腳跟靠攏，脚尖向外離開六十度，二腳挺直，上體正直，胸部自然突出……好了……總之是完全要你照規矩去做，在太陽光下韋陀菩薩似地立着，汗水從你的額角上流到下巴，流到地皮上……

這樣的生活過得不久，結果在大家的預料中，野外演習的科目就在第三個星期操作了。

這是第一次野外演習，科目是「距離測量」。

假使翻開一本「新式步兵野外勤務」來看，你可以明瞭「距離測量」的目的如左：

「在養成兵卒之記憶力，判斷力，與明敏之性格；並熟習簡單之測量法，以供射擊與戰鬥及諸勤務之實用。」

測量的方法是很多的：繩測，目測，腕測，音測，器械測量……種種不一。它是野外演習的基本科目。乾糧袋裏塞滿雞蛋糕，水壺裝滿熱水，我們像一條長蛇似的，向着獅子山附近出發了。

青青的麥田，彎彎曲曲的阡陌，一條碧清的河流，漁夫搖着船「欸乃」而過，村婦在幫着丈夫車農田的水，牧童騎在牛背上，呀呀嗚嗚唱起山歌來，那重重疊疊的山峯深處，白雲像一捲棉花糖似的

飄在蔚藍色的天空，我們「一二一」地從羊腸小道的石子路上走去，深深地領略到「大自然」的美麗了。

要這樣，才是我們理想中的「軍訓生活」呀！

我們在一處土阜上坐下來，略略休息一會，就開始做測量工作。

工具是很簡單的，一條三十米長的繩，一支米達尺，就這樣開始我們的工作了。

先是目測。由區隊長指定一個目標給我們猜：

「前面那個小高地，有着電桿木頭的，有多少米？」

「三百米！」

「一百五十米！」

「二百五十米！」

「五十米！」

芳說是「五十米」，我們都忍不住笑了！明明離小高地是那樣遠，戴上三千度「近視眼」的老先生也不會說是「五十米」呀！

「好了好了！」區隊長給我們做個結論：「看上去，二百米是差不多的，讓我們待事實來證明，大家記住！二百米是見人之面如平面，而不辨耳目口鼻的，可惜那小高地上沒有一個人！」

「鬼也許有幾個！」我暗暗地想。

同伴們一個個奔下土阜，穿過麥田，那戴着「金絲邊」眼鏡的尤其起勁！像一頭臨戰的馬，沒頭

沒腦地東西亂衝！可憐老百姓的麥，真糟糕！給我們踐踏殆盡，兵和老百姓們始終是過不去的。測量的繩，只有三十米長度。一端由同伴牽住，立在一方，等到戴「金絲邊」眼鏡的同伴拉直繩子，這裏又踏着麥田過去，不久就到了目的地。

區隊長立在高山頂上，說：「二百一十一米。」

「我對！」

「我對！」

「我對！」同伴們一個個自誇起來！

「我最對！只猜到五十米。」

聽到芳一門正經地說，我們都好笑起來！好事的人順便加上他一個「幽默大家」的雅號。第一次野外演習，就這樣地結束了。

### 三 休假日

讓日子一天天在混亂的情形中挨過去，七天中有一天興奮的日子，那就是禮拜天。

禮拜六的晚上，我們睡着很安靜，第二天起身號一響，一骨碌起牀，忙着着上草綠色的「大禮服」，裹好腿布，用內務板把被頭挾得棺材板樣硬，四面八方做出九十度的菱角來，很謹慎地揩去箱子上的灰，吃過早飯，一個個站在自己的牀邊，聽值星官來檢查內務。

值星官走到你的身邊，你先要來一個「立正」致敬，那黑色紫紅的面孔向你注視一下，然後看你的牀鋪，再看牀下，用手指在平放着的箱子板上輕輕一揩，伸出一個髒了的指頭給你看。

「看！灰這麼厚。」

你要是不響！裝出很不安的樣子，他們有時看你可憐，輕易放你過去了。有時，可不然，他們會擺出官長的架子向你叱道：

「倒蛋！關你禁足一天。」

灰氣！你苦苦哀求，毫無用處！眼看着別人家成羣結隊出去了！只有你關在不自由的兵營中，聽小麻雀嘲笑似地對你唱歌：

「你不好出去了！

只得留在這裏。

聽我給你唱一只好聽的歌吧！

消消你的悶氣！」

檢查內務的工作告一段落，還得排隊到總隊部去開紀念週。通常紀念週是在星期一上午舉行的，軍中可不然，利用休假日的時間來舉行。一路上踏着整齊的步伐，帶隊官喊着「一——二——一——」，我們也跟着喊「一——二——一——」。這聲音要拖長而且洪亮，愈高愈妙，生氣勃勃地喊到「總隊部。」

做紀念週時，很少有人靜靜聽司令部的演講，因為人太多，站在後面的聽不清楚，叫你在太陽光下立上二三個鐘頭，疲乏是不用說，當然沒有心力去靜聽偉論，況且那樣的又老是這一套乏味的東西。

我常常悄悄地問我鄰近的同伴：「你聽清了沒有？」

「沒有，我連講的什麼題目也不知道。」

我們相對地會心微笑。

紀念週宣布閉幕了！各隊自行帶開，隊長再拿要談的話向我們說了，於是：解散！放假！

這裏到觀前有七八里路程，討人力車約需二毫大洋，我們多數是步行的，三五個同伴成爲一組，地了觀前走進雜誌公司裏去看一回新出的雜誌，到館子店去吃中飯，下午或看電影，或到名勝之處去遊玩一回，按照歸隊的時間回來。

蘇州有很清秀的私人花園，一條曲曲折折的河塘，很自然地築一頂小橋，坐在「宮殿式」的亭子裏，看四週重重疊疊的假山，起伏連綿在竹林或河流間，你要是是一位藝術家，一定會拜服中國古代的建築之美的。

這些花園，不論是私人的或是公家的，我們穿上了「老虎衣」進去，佔光不少，門票可以不出，大模大樣去白相一回名勝的景色。

除此以外，租馬和騾子是很便宜的，化二毛小洋，可以騎一小時，伏在馬背上聽馬蹄「開關」地響，過路的人們誰都會向你注視一下，這時，你的威風已不是「八面」而是「十六面」了。

#### 四 談談「衣」「食」「住」

飲的水髒得很！黃純純樣的河水，如果拿飯碗盛了些，放在桌上，等不到二分鐘，碗底的灰頃刻積上二三分厚，在上海，這樣的水，怕洗腳也沒人要吧！

一所中國式的平房，二面都是走廊。平屋的歷史已經很古，是光緒年間的建築物。屋頂用四寸見方的磚塊鋪成，很破陋！可以望得見頂上的天空。屋角做了小麻雀的居所，不分早晚「吱吱」地叫。空氣稱得上「新鮮」二字，四角開窗，太陽曬進屋裏，弄得坐在裏面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汗下如雨，軍人是不怕熱的，要和「太陽，空氣，水，」肉搏！

雖然是這樣的一所建築物，而於我們的功用却相當的大，屋子裏空空如也，只有幾條簡單的長凳，和戲台一樣搭了起來的幾塊木板，算是桌子，這便是我們的講堂，飯堂，自修室，疲乏時還可以權充臨時的「寢室」。

集訓學生的膳食，規定只有每個人一角六分錢一天，為經濟所限，我們當然只好吃些黃豆芽，火腿魚，青菜豆瓣湯之類的盛着，六個人一桌，對面而坐。

和講堂毗連的是寢室，牀是橙黃色雙層的鋼皮牀，整整齊齊放在寢室間。皮箱要放在牀底下，泥土很潮，無形間在箱底發出白斑來，像溼在大水裏一樣的混，糟糕！

新兵所過不慣的是整理「內務」，內務的涵養很廣，如果翻開「陸軍內務規則」二百餘條洋洋的大文真叫你鬧得頭痛。不過，我們之所謂「內務」云者，大意是指室內的整潔，和按照「規定」放置物件，這幾種，是屬於「內務」中間的一小部而已。

箱子放在牀底下，要放得一樣的整齊，鞋子每人只許有二雙，別的東西一概不准亂放，箱面上勿作與有半點灰塵，被頭用白布毯裹起來，摺得棺材板樣硬，用挾板挾出九十度的稜角來，要不然，就得處罰。



現在要談談我們的服裝了。

一提起我們的服裝，只要你閉眼想你所見過的「老鄉」階級，準不會錯，我們便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人物，光頭，布襪，草鞋，小皮帶，一件都不缺。

值得一談的是「大禮服」，它是草綠色粗布造成的一種軍服，既無「大禮」可言，着上了也不見有堂皇的氣概。隊上發下來的軍服有二身，「大禮服」而外，另外一套是「黃制服」。黃制服很舊，破得週身是洞，顏色已呈白色，鈕扣也多失落，這是專供我們日常穿的。

遇到休假，或聽什麼名人演講才允許我們着一着「大禮服」，事畢依舊物歸原處，重換上「黃制服」，可見我們寶貴「大禮服」的程度。

其實：着了「大禮服」也並不堂皇，仍然毫無軍人氣概，那作者那樣頭是五號的，戴的帽子却是二號的，耳跟和眉毛一齊給帽邊蔽住，怪不得朋友們都要笑我「毫無彈形」了！

註：「毫無彈形」，是不神氣的意思。

## 五 衝！衝過山海關！

隊伍穿過森林間，中隊長就命令我們休息一會。

「野外演習」以來，已有過十幾次了！只有這一次跑的路最多，解散以後，一個個橫躺在柔軟的草地上，想恢復我們戰鬥的精神。

這一回的科目是「陣地衝鋒」啊！多動聽的名字啊。打動了每一個年青人的心。我們的熱血在燃燒了！我們忘記了我們是在「演習」，是假殺敵，我們誰都以爲是真的置身在

戰場上了。

五六年來我們所忍受的是什麼？我們再也忍不住了！現在：千萬個人居然學起「衝鋒殺敵」的動作來，這在我們是多麼痛快爽氣的一件工作啊！

「命令！前面有敵人數名，步槍組實擊掩護，輕機關槍組各個前進！」說到「進」字，聲音特別拖長而且響亮。

我們是伏在草地上，利用「地形地物」三步五步一個個散佈在田野間。每一個的神態是緊張的，興奮的。

「我前進！」

聲音是那樣的輕，向附近的同伴裝一裝手勢。這裏的一個擺好姿勢，然後再悄悄回答一聲：「好！」於是：那剛才的一個前進了！姿勢低得像爬，穿過亂蓬蓬的蕪草叢，臥倒在破得看得見屍體的荒墳邊。

那墳墓已經上了年紀了！東是一個窟窿，西是一個破洞，頂上的草有二三尺高，這正好蔽沒自己的身子，使敵人難於發現，而達到「射擊」的目的。

他輕輕拿起槍，瞄準好後，這才若無其事地躺着，那荒墳裏的枯骨，似乎在對他微笑！

「我前進！」「我前進！」

同伴們一個個在輕機關槍組的掩護下前進了！他們有的臥在土阜下，有的臥在掘好了的「戰壕」中，有的躺在二三尺高的麥田中。

隊伍就在這樣的情形中接近敵營。

每一張臉都是那樣嚴肅，一門正經的樣子。

分隊長悄悄發下命令：「做偽裝。」

大家手忙腳亂地拔起身旁的草，插到自己的帽子上，衣服上，這樣子可以避免敵軍偵探的覺察，身上的草和地上的草是一色的。

「啪！啪！」對面的山頂上，飛來了一陣槍聲，我們都怔了一下。

「啊！」隊長慷慨激昂地對我們說：「我們現在是到了最後的關頭了！聽啊！敵人的槍子不是在我们的頭頂上飛過嗎？兄弟們！大家起來！要生存，惟有戰！殺啊！殺啊！殺死我們的敵人，為我們的祖國，為我們的同胞，復仇！復仇！復仇！」

衝鋒的號音在空中蕩漾起來！

「殺啊！殺啊！」

四週起了一陣可怕的吶喊聲。

當前是一座高山，我們努力地衝上去，衝到半山，有幾個體力輕弱的同伴們倒下來了。

.....

中華男兒血，

應當灑在邊場上。

不怕雪花湧！

不怕朔風狂！

我有熱血能抵抗。

炮衣退下，

刺刀擦亮，

衝鋒的號響！

衝！衝過山海關！

雪我國恥在瀋陽。

中華男兒，義勇本無雙，

爲國流血國不亡。

抵抗！抵抗！沙場染碧血。

盡放寶石光，

照在民族生路上，

燦爛輝煌！

.....

衝到山頂，勇敢的戰士們一個個在敵人的炮火下，做了勇敢的民族抗戰的犧牲者了。

雄壯的歌聲在耳邊蕩漾着。

我在興奮中睜開眼，輕輕問我的同伴道：

「幾時我們真的能衝過山海關呢？」  
 那個撫摸着受傷的瘡口，得意地說：「我已爲可惡的敵人打死了你你！千萬要爲我復仇呀！」  
 陰沉的天，草叢間橫躺着一個個「假死」的戰士們，山河變得更寂寞淒慘了！

## 學生集訓生活

武昌高中

陳耀東

### 一 進隊

四月十一日，我們入隊的一天，起床號老早就吹起來，每個同學都裝了一顆歡喜的心，從床上溜了下來；靜靜地在黯淡的電燈光下整理行裝，東西很簡單，都是總隊部規定的，絕對不容任意帶東西到營裏，聽說軍人是不講半個「情」字的，我們「新兵」當然不敢違章。

行李整完，時間已是七點卅分。我們一年級四組一百幾十人，穿着整齊的黑制服，荷着一枝生鏽的鎗，在號音中，向着集訓總隊——右旗——出發了。

一進營門，聳立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幢高天的紅色洋樓，屋是圓錐形的，頂上裝着一座徑長四尺的大時鐘，屋的正面並列着開了三扇大門；一位站在左邊大門口的官長領我們進去了。裏面是一座四方大廳，中央佈置着國旗和總理遺像，我想這正是我們每星期要進來一次的總理紀念堂了。我們一百多人暫時在裏面停下，由總隊部的教官依着寫好了的名冊，把我們分別編入各中隊了。我被編入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隊裏的一位班長帶我們到營房裏去。

操場是一塊長約四百公尺，寬約二百公尺的細炭屑鋪成的場子，地面非常平整，正中央豎起一

條直直的旗桿，我們的國旗就在桿頂順着微風飄揚。廣場的東側從北端到南端並列着十一棟營房，恰好由十一個中隊分別住用了。我們第八中隊便在倒數第四棟的營房內。廣場的西側是一座紅色洋樓，這是總隊部，不是我們時常可以去的地方。南邊是營房的後門。我剛才說的總理紀念堂是聳立在場的北端的。

十點鐘左右，各校都已到齊，第一次聽到的號音是編隊號，是把已經編好了的一中隊人，再分出區隊和分隊來。一中隊一百七十八個人，依了值星官的指示，順着高矮次序，編成了三區隊九分隊，一分隊二十個人，分隊長是由南京軍校教導隊調來的學兵充任的，區隊長是軍委會別動隊的隊員。編好後，各分隊長帶領着順次序住滿了九格寢室，我在第二格——第二分隊。各人找着自己的鋪位，把學校裏用汽車運來的行李隨便鋪好，事情弄完，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

下午，發下了三個月應用的東西。計有：綠色軍服兩套，襯衣兩套，軍毯兩條，白被單一條，乾糲袋，水壺，飯盒各一件。其中除一套軍服和一套襯衣外，別的都是上屆訓練時用過的舊貨，已破舊得不堪應用；但大家好像都領悟到國家經濟困難似的，沒有吐出一點怨言。

剃光了頭，換上綠軍裝，學着把綁腿往腿上纏，再束上小皮帶，我望望你，你望望我，十足是個小兵模樣，不禁失笑起來。我們已是光榮的軍訓學生了。從此，三個月裏便要過着軍人生活了。軍人生活是紀律化的，刻板化的，嚴肅的，不講理由的，我們看看軍裝，想想那將整日過着的黑汗生活，不禁不寒而慄了。

## 二 一天

是夏天，上午四時二十分，天才放出一絲微光，起床號就吹起來了。大家從夢中一股勁地跳了起來，很迅速地穿上軍裝，把被褥往樓上儲藏室內搬，再擠到洗面室，草草洗過臉，趕快跑到集合場去。點名號響了，站隊，看齊，報數，總值星官向總隊長報告人數：「總值星官×××報告，全總隊實到點名官長××名，學生×××名，完結！」於是升旗，敬禮，在軍樂隊的合奏中，兩千個學生目注一條黑影漫漫地爬到桿頂，禮畢，接着向右轉，跑步，一二三四，從拂曉跑到黎明，從星月在天跑到晨光滿地，足足跑上一點鐘，吹號休操了。

號音再響，便是吃早飯了。集合，看齊，向右轉，值星分隊長帶到飯廳，各人裝好了稀飯，端坐着，等值星官進來，值星分隊長一聲「立正」，敬過禮，再喊聲「坐下」，「開動」，於是舉起了筷子，於是用着全副的力量把又薄又燙的稀飯很敏捷地往口裏送，不到十分鐘，哨聲響了，「立正」，「外面集合」，吃飯沒有吃飽的，也得一齊丟下筷子，跑到原來的集合場，又是「立正」，「看齊」，然後值星官或者說點話，或者不說話便解散。中飯晚飯也是一樣的集合開動，集合解散，一樣的慌慌忙忙地草草把飯送到口裏。

早飯後，整好了服裝，提着笨重的鎗，跑到操場上準備出操。號音一響，照着早晨點名的隊形站好，「立正」，「看齊」，「報數」，值星官報告人數，接着向右轉，跑步一刻鐘，中隊長講了科目，帶着是開操，時間是兩個鐘頭。

操後或者二講堂，或者一精神講話。講堂是在營房的樓上舉行的。先在外面站好了隊，由值星分隊長帶到講堂，爬到自己的位上蹲起來，約摸二分鐘，教官的皮鞋在樓板上慢慢地響過來了，值星分

隊長一聲立正，跟着教官到講台邊，鞠過躬，報告人數，然後傳令坐下，開始講授。講堂上的課目很多，有：步兵操典、陣中要務令、野外勤務、射擊教範、築城教範、瓦斯防護、防空常識、戰地救護學等十餘門功課，都是由警備旅和各軍事機關的軍官分別擔任的；有些講得很動聽，大有學者的風味；有些脫不了「老粗」的習氣，上台亂喊幾句，全不知教學的方法；但因為十幾門功課要在每天兩三小時的三個月的短時間內一起教完，當然祇好草草率率，也是沒奈何的事。

所謂精神講話是由總隊部專聘一些有名的專家或學者來替我們講些關於政治、經濟的講話，目的是在幫助我們對於國際政治經濟的紛擾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這用意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但是誰都曉得，武漢是一個文化落後的都市，學者並不多，所以我們得益也是有限的。

中飯吃過了，差不多有兩點鐘的時間給我們休息。睡覺，看病，會客都可以利用這個時間。有的同學去打球，有的同學買報看，也有的同學到合作社走走，買點水果，冰淇淋解渴。總之，這是我們一天最快活的時候。

下午是一講堂一操，情形和上午沒有兩樣，作完了，差不多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但有時整個的下午作「野外演習」。野外演習是在二、三十里內的野地，作哨兵、戰鬥、測圖、築城等工作，這比制式教練（上操）磨難人得多，在暑天尤為難受。路程跋涉遠了，那簡直是「如履履釜」，氣都換不過來。有的同學不喊他是「野外演習」而叫他做「野外受罪」，這名詞真是怪恰當的。

晚飯後，有一點鐘的遊戲，規定以中隊為單位，教官和學生集合起來做些有趣的活動，來調節整天的勞苦。起初一個星期雖然照章實行了，但以後却任令我們自由活動了。



遊戲後兩小時的自習，自習後是點名呼口號。趁燈沒有熄，打盆冷水，擦擦汗，洗洗腳，便上床呼呼地睡了。

### 三 星期日

六天熬過，容易巴望到星期日。星期日並不怎樣快活，起床號照例在四點多鐘吹起來，慌慌忙忙地點名，升旗。早操跑步是免了，比早操跑步更磨難人的是內務檢查和舉行總理紀念週。內務每天都得檢查，星期日最利害，要求的條件也特別多。所謂內務檢查是指寢室教室內一切物件的「整齊」「清潔」的檢查：鎗要擦得亮，鎗膛內不許有一粒細灰；被毯要疊得四方，結實，輪角整然；鋪板要洗刷得用白手套磨不出灰跡來；被單上和地上的灰塵更要拍摩洗掃得格外清潔；教室內的書籍須擺得整齊，桌子要看齊，玻璃要擦得乾淨放光。檢查官是總隊長，大隊長，中隊長，一共好幾個，他們吹毛求疵，過分苛求，每次總會有幾位倒霉的同學被查出內務不好，罰一天或半天的禁足（禁假），整星期日不得外出了。

紀念週是在檢查內務之後舉行的。集合號一吹，兩千個同學一起整隊到紀念堂，一會兒向前靠，一會兒向後退，一會兒右移，一會兒左讓；隊伍站好半點鐘，主持紀念週的長官才慢慢地步入禮堂。主席的講詞特別囉嗦，動須三、四個鐘頭，把站隊和奏樂等儀式算進去，至少也得四、五小時。摸癢，咳嗽，小便都在禁止之列，非常難過，尤其在天氣炎熱的時候，兩千人擠得密密地，呼吸都感到不痛快。如果遇到愛攪舌頭的主席，他會在講完後還讓你立正一刻半時，拖拖拉拉地說些該這樣別那樣，該那樣別那樣，鬧得你摸不着頭腦，這樣呆板的工作就是鐵漢也會叫苦啦！

兩樁大事磨過了，便是我們一星期最快樂的時候。願意會親戚的，他們會可憐你辛苦了一星期，給你大嚼一頓；願意找愛人的，他會給你萎靡下來的精神一些親切的安慰；如果你不吝惜幾毛錢的話，上上戲院，走走食館也許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只怕你是老實不肯出門的人，半天寶貴的光陰，可給你冤枉辜負了。

下午六時是回隊的最後時刻。一到四點半，散佈在武漢三鎮的軍訓學生就得注意時鐘了。回隊後，按時點名，不折不扣，如果遲到了一分鐘，值星官會馬上決定你下星期日不必外出。

#### 四 課餘活動

我們要學的科目太多，沒有餘暇做其他的活動，所以根本就談不到什麼「課餘活動」這裏提到的小組討論，是在晚上自習時抽空做的。

小組討論是訓育處主辦的。一中隊分成三小組（即一區隊一小組）各小組有一個指導員，他們都是在各機關內服務的。討論的次數以每星期一次為原則，討論的主要項目有兩種：練習開會儀式和演講技術。講題是由訓育處擬定的，內容偏于政治經濟方面。三個月切磋的結果，不但開會儀式非常熟習，演講技術有了進步，就是智識方面也有了相當的進展。

#### 五 出隊

畢業典禮行過了，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步到營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大家顯然是有了別離之情。我把眼睛在寢室內打了一個圈，對於眼前的情境的確有些留戀，有些可愛起來床上的軍毯，每天，每星期日，都要滴下許多汗才能整理得四四方方的，現在也覺得他實在有些可愛了；隔壁老張，老是和

我打架爭嘴的，這時也覺得對他非常抱歉；汗嗅難聞的軍服，冗長的綁腿，星期日使我不敢訪戚友的，也變得非常美麗了。偶然把頭低下，馬上爬到腦子裏的，是大隊長的一「我可以說，」區隊長的一「這一個，」分隊長的一「這個不大好」和老周的一「老先生，」這些天天會面的官長和同學的特別音調和口語，我們再也不好模仿了，再也不會聽見了。想到這，想到那，我怎麼肯離開這個環境呢？

但是事情怎麼由得我們？我們終於在這天下午繳上了我們進隊時所領到的東西，換上學校裏的制服，通身雪白的，已經不是軍訓的學生了。四點鐘，發下了出隊證，各自去尋找自己的光明大路了。別了，右旗別了，軍營！不要儘追念着過去的生活，且看我們創造未來的光明。

於出隊後一星期。

## 學兵生活斷片

遠 征

### 一 簡略的說明

他們是由南京鎮江杭州濟南保定北平等處同時招來的初中畢業生。一方面是因為農村破產，無力再向上爬的中學生正鬧着職業荒，一方面廣告上「有無線電」幾個怪時髦的特號字吸引了青年的心，在一場不很容易的考試後，二千人裏拔選出來的一百二十個優秀分子就毅然決然地剃去長髮，換上了怪肥蠢的灰軍衣。

受過二年的軍事技術訓練後，他們便要分發到各部隊去擔任通信任務。實在的說，他們很能應付工作，可與軍校交通科和軍政部技術教練所的畢業生並着肩膀，可是軍隊裏是靠牌子吃飯的，軍

校和技術教練所是冠冕堂皇的學生，而他們呢，只不過是通信兵團的一個教導隊的學兵。

二 生活之一——術科

像一羣羊。

「快點跑步！」

那帶着幾分惡意的斥責，已經不是叫他們跑快點，而是再不快步就要動武。

「踢！用力踢！要高，要直！」

「你用力不用力？不用力！砰！就是一皮鞋。」再不用力！」

上級長官來看了。隊長嚇得漲紅了臉，兇險的眼珠子瞪出來。

「一二！一二！向右——看！」

走了過去，隊長偷着望了上級長官的臉色板得怪嚴肅，指手劃腳地像在批評什麼，於是等長官一走，隊長馬上就瘋了。紅而紫的臉，像要吃人。

「好，在長官面前你們竟敢不用力！哼！我恨不得一口咬死你們！」隊長的牙齒真咬得咯吱直響。停了會兒，他好像有了辦法。「不用力！我就不信。看你們用力不用力，不用力操到黑！」說着退後兩步，

「你們這羣死氣沉沉的鬼臉簡直像亡國奴，不堪教訓！」

這幾句話他覺得說得很乾脆，很可口，氣也就出了一半。

「正步——走！」

「一二！一二！」

收操號已經吹過半點鐘了，他還喊着，聲音並且提得特別高，一面喊着，一面瞟着上級長官室的窗口。

（一天三點鐘的操，兩年的工夫完全是幹的這一套。）

### 三 生活之二——學科

脫下背包，便一個箭步跑到廁所。一大堆人擠在小便池旁，有的人還沒解開褲子，上課號又吹了。沒法，只好又提起褲子跑去站隊。

進了講堂坐下來，發乾的嗓子裏剛咽進一口唾沫，教官已在台上機械地講了。等大家沉着臉兒，呆想了會兒忽然發覺這是上課時，就你問我我問你的：

「是電機工程呀？是無線電學呀？」

却巧這個教官兩門都教，如果一個教官祇教一門，那就可看人拿書了。結果是無論什麼拿出一本來擺擺樣子就算完事。

有的是一坐下來就被剛才操場上的疲勞抓了魂去，有的可就瞪圓了眼睛要聽個透澈。可是瞪不上幾分點，腦子就發漲了。本來教官滿口的浙江土話，他鄉人聽來是十句聽不懂兩句的，腦子再一漲，理論一深，那簡直是夢裏聽鳥叫了。於是腦子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家，關事，前途……幾次的挺挺腰板想把雜念去掉，可是心一專，頭頸軟了，結果也就和旁人一樣的頭倒在桌上，嘴角裏流出了黏液。

教官仍然機械地在講，雖然也有時望望台下，可是他見了這全堂二分之一打瞌睡的人並不發脾氣。他很諒解他們，他知道早晨有內務侵佔他們睡眠的時間，上操又踢酸了腿，這驟然冷靜下來的

磕睡是理所當然的，於是他只好專等下課號一吹，便夾着書本走出講堂。

管理全隊教育的隊附是不像教官的。因為期考的時候，上面來監考，成績不好就惟他是問，所以他時常偷偷地溜到窗口將磕睡的人記到他的本本子上，有時竟發現磕睡的人占到一半以上，於是下課他便怒冲冲地登上講台。

「你們簡直不堪造就！要知道你們學的功課都是大學二、三年級才能學得到的，而你們現在不好好地聽反來睡覺！讓你們自己說說應該不應該？」

隊附時常拿功課的深奧來向學兵們驕傲，他可不知道這樣的教育是拿大餅硬叫沒有長牙的小孩子吃。

一到大考，隊附的態度有點不同了。平時好打磕睡的人，無線電學這門功課是誰也預備繳白卷的。隊附一見已過去半個鐘頭，有的人還是滿篇白紙，他慌了。他深恐上面監考人要責問他，於是從功課好的人方面看來告訴白卷的人，有的人故意說不懂，不肯抄。他簡直是急了。

「你不懂難道抄也不會嗎？」

抄的人一面抄一面暗笑。

（功課的確講了不少，可是淨是些深奧的理論，半點也不合實用。結果是白費了一大堆白紙黑字的講義）

#### 四 生活之三——內務

內務在軍隊裏是極重要的。檢閱或參觀的時候，第一是操作，第二便是內務。內務的意義有兩個，

一是表現整齊清潔，二是磨鍊士兵們的性子。要使士兵們拿起槍來比虎豹還兇，可是放下槍做起小事來却比女人還耐煩，還心細。所以不但被子包裹要摺得方方，各邊緣要用內務板子夾出九十度稜角，就是兩條綁腿一身破棉衣，也要捲得一絲不差的齊，一分不差的方。槍當然更不用說。其他什麼牆壁啦，窗啦，門啦，書架啦，越是人不注意的地方，檢查官的白手套越愛摸到。於是鏡框後，床角下，甚至於鞋筒裏，沒一個小小地方敢忽略的。

星期日的內務是特別要比平日出色的，不然就要禁足。在灰牆裏坐牢似地悶了一星期的年青人誰不願跑出去透透空氣呢。雖然一個月來發不上三毛四毛，街上可有的是不要錢的花花綠綠，野外的，是不要錢的秀水明山。高了興到江邊上望望江水，滾滾東流的巨浪會引起他們與時俱進的遐思；心愛靜的到樹林裏坐上兩三小時，婉轉的鳥音會使他們暫時消去胸中的煩悶。就是圖書館的女管理員見了他們汗臭的衣服會捏鼻子，可是門口又沒寫着「斤八免進」的佈告。所以星期日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小孩子的新年，八月節。星期日的起床號雖然晚吹半個鐘頭，他們也決不敢多睡，天黑黑地，寢室裏就吉哩咕嚕響起內務板子。

## 五 最後的反抗

放下筷子，馬上是一個鐘頭的勞動服務。「勞動服務」這個名詞怪好聽，其實是築馬路。築路！一提起築路來大家就氣憤憤地。

隊長爲了要拍馬屁拍響些，他這一隊築的路石子要特別鋪得高些（當然石子是學兵們出了不少汗從老遠的山上運來的。）可是長官一看，其他各段都是一樣平，獨他這隊高出半尺，便叫他少

數服從多數，於是學兵們怎樣運來的石子又怎樣運回去。

今天是用大鐵滾來碾路了，大家心裏只是氣憤，拉繩套在肩上誰也不肯用方。在往日十個人就可拉着跑，今天上了二十個人却一動不動。值星官喊着「一二！」白喊！再加上十人，還是不動，隊長一看就漲紅了臉。

「那個不用力就是一鐵鍬！」

「一二！」

還是不啦。

「用力！不用力打啦！」

「一二！」

像預先大家商議好了似的。隊長照準一個人的屁股就是一鐵鍬。

「看你用力不用！」

挨打的那傢伙也不像往日的老實，轉過身來眼珠子一瞪就向隊長撞去。這時也不知誰說了一聲「打！」馬上就一串鞭炮似地都喊起「打！」來。緊接着拳頭，巴掌，腳，一羣人擠成了一團。值星官嚇得木雞似地站着不動，直等大隊附那邊喝了一聲「糟反呀！」人們這才停了手，這時隊長已經爬不起來了。

幾個勤務兵把隊長扶到醫務所。大隊附知道大家不是氣急了絕不敢有這種舉動，當場也沒多說話，只是叫值星官先把隊帶回講堂。



大家走進講堂，各人默默地坐在自己座位上誰也不開口。這可並不是怕，往日的滿腔氣憤現在好像洩淨了，只感到輕鬆鬆地怪舒暢。挨了一鐵錘的那傢伙雖滾了滿身土，他可並沒懊喪，反覺得這場勝利他要居首功。於是很有自得地說：

「媽媽地動手就打，這會可叫你知道知道。」

大家扭過頭去望望那傢伙，各個沉默的臉上都浮出了一絲勝利的微笑。

## 工作行程（從西安到馬嵬）

遠千里

### 一 爲了何事呢？

我是北平河北電政管理局的工人，暫調陝西電政管理局工作的。同行的共是五人。早已聽說是讓我們專做銅線工作；雙線式的長途電話線我也沒有做過，所以忐忑不安，恐怕給北平局的同人丟了面子。報到時碰到天津局的錢工務員，他說我們隊長正沒有測量的人，便派我擔任測量。所謂測量，乃是規定電桿的位置和進行的方法，不像其他的測量須有專門的學識。並且我曾做過一兩次，也就沒有推辭。

報到後一兩日就得出發，當然不能從容地遊覽西安。但重來又不知何日，也便匆促地逛了幾處。

### 二 西安一瞥

自從林主席駕幸西安，西安訂爲陪都；又兼隴海通車直抵西安，西安遂有「一經品題，聲價十倍」的樣子。

在西安，不論城裏城外，到處都可以看到摩天樓的高架，上面忙碌着一些螞蟻似的匠人，表示牠正在建設之中。牠的發展，將隨着「開發西北」的口號日益增加的。

西安名勝，我以為碑林最應一逛。歷代名書家所寫的碑碣，不下一千六七百方。於是買了幾樣拓印的法帖，寄給一個學藝術的朋友。其他如圖書館所藏宋版大藏經一萬六千餘卷，周鼎商彝，以及唐太宗昭陵石刻六駿（現餘其四）都是極名貴的古物。

### 三 第一個釘子

我們的工作人員很簡單：有我，有西安局所派工人兩名，和臨時雇工四名。並有隨工大車一輛，專備搬家和運送標樁的事情。

幹公家事沒有槍枝是行不通的。當我們派的一個雇工到村裏找尋住處回來時，他氣憤憤地說：「簡直該槍斃他媽媽，一聽是電報局的他就不管了。」

後來我們一起去找甲長商量，才給找了一間土地廟。甲長還說：

「別看我穿的破爛，我不欠賣布的錢！」大概他很怕我們拖累他。

### 四 鄉村小景

陝南一帶，不像河北省多是二、三百戶人家的村莊，也不像四川那樣多是一家村小店。這裏差不多是十幾家，二、三十家，每村都圍着一圈土牆，叫做堡子。

居民呢？自然該稱讚為「古風醇樸」，但實際就是野蠻不開化。由這裏的小學教育就可以證明。一間破爛的屋子裏，幾個骯髒的學生，整天價光是伏在東倒西歪的桌子上，汪汪地喊着書上寫

字。學校設備與學生穿戴自然跟經濟有關係，可是手臉總應洗個乾淨，却不能「因簡就陋」的！

讀的書多是新舊混合的。如三字經，百家姓，常識課本，新編中國地理……

教授法呢，自然也談不到。除了讀，就是寫。教員也多像些「誤人子弟」的傢伙！

教員的待遇是很苦的，月薪大約二、三元，由學東輪流供送簡單的飯食。有許多就是本村人，過着自己的莊稼日子，兼任小學教員。他們的學問，當然也是淺薄得可笑。但在本村是被譽為聖人的！

### 五 古塚壘壘

遮在目前的，有許多很大很大的土堆。我知道是墳墓。於是就問本地的同事。他指點着那是文王陵，那是唐王陵，那是武帝陵……自然成王陵，康王陵，元帝陵，平帝陵，周公墓，衛青墓，霍去病墓，李夫人墓，他是分不清的。但他們相信裏邊都埋着不少的寶貝。

並且遠遠地望見秦朝阿房宮，漢朝未央宮遺址。但我畢竟是粗人，只能「哦！這就是阿房宮的遺址！」驚歎一聲而已。所謂憑今吊古，或攬古興懷的雅事，終究做不出來的。

### 六 大水冲斷咸陽橋

「咸陽古渡」也是長安八景之一，可惜我非詩人，也便領略不出多少美意來。杜甫所吟「塵埃不見咸陽橋」的滋味，也無由想像了。鐵路修過來，已經另造了一座橋，連下了幾天雨，渭河水漲，早把鐵軌冲的一段也沒有了。

我們為要趕緊過渡，在風吹雨打中居然作了一天的工。身上是又溼又冷，路上是泥濘難行。但我非常興奮，頗有雨中行軍的感覺。

在此，我順便說一說我的生活態度。我是忠於我的工作的，我不怕辛苦，因為我有一個收工後的舒適！我讚美這疲憊後的休息！

但我有時自思，這是不是墮落呢？是不是滿足了不肯進取了呢？

文心五十七頁上說：「俄國革命成功，工場已是大眾的工廠，所以詩人那樣頌讚牠。在別國，也許不能頌讚，反要代以悲苦憤激的情調吧！」

那麼我竟不能讚頌他嗎？

我不能判斷，於是在日記簿上寫了：

「對於做事，暫時抱定『盡力而為』的宗旨。」

### 七 死了十里還香噴噴的

知道快到馬嵬了。一個山西同事說：

「啊，快到貴妃墓啦！楊貴妃，哼，死了十里還香彭彭（噴）的呢！」

貴妃墓是新近才重新修葺好的，聽說是張學良捐助的。墓牆門上寫着「唐楊氏貴妃之墓」。「邵力子題。」墓牆前有些殘的或整的碑石，頌揚着貴妃盡忠的美德。我未曾研究過楊貴妃的歷史，就不去細談。

墓院裏有貴妃墓一坵，其餘是一個禮堂，和別的幾間屋子。現在分做了馬嵬小學的教室和教員室。

墓的週圍，又繞了一道矮牆，嵌着歷代詩人吟詠馬嵬的詩作。其中最著名的詩人如：李商隱，溫庭

筠等都有。

我看了，在來賓登記簿裏，寫下我一點貢獻的意見，請學校把這些詩編拓印下來賣給遊客，對於學校經費上，想必可以得到一些補益呢。

八 下雨別晴

我鄉有幾句譏刺長工的歌謠如下：

「黑了別明，

下雨別晴，

大小生點病，

千萬別要了命！」

我雖沒有這種念頭，可是不下雨，我是沒有寫信和寫點別的什麼的空兒。今天，正是下雨，屋簷上正在嘩哩嘩啦，我應該感謝牠。

九月六日在馬嵬坡

葉

紹

鈞

先

生

的

創

作

開明文學新刊

### 未厭層習作

作者思想樸實，文字講嚴，教育家常選他的作品給學生當做課本讀，可見他的作品在文藝價值以外，還有其他的價值。本集共收散文三十六篇，是作者從幾十年來所作的一百多篇裏選出來的。他在自序裏說：「有志繪畫的人，無論愛好甚麼派頭，或者預備開創甚麼派頭，他總得從木炭習作入手。有志文藝的人，也一樣，自由自在寫他的經驗和意想，就是他的木炭習作。我是存着這種想頭寫這些散文的。」所以本集除供給一般人欣賞外，尤宜作為文學青年的讀物。

五角

### 倪煥之

八角

本書描寫十年來中國教育界之狀況，都會與鄉村之情形，家庭之風波，革命前後之動搖，逼真活躍。茅盾先生許為現今文壇上扛鼎之作，誠非過甚之言。

### 城中

四角半

本書為作者之第四創作小說集，內有病夫、前途、演講、城中、雙影、在民間、晨、微、波、搭班子等九篇。結構嚴緊，態度忠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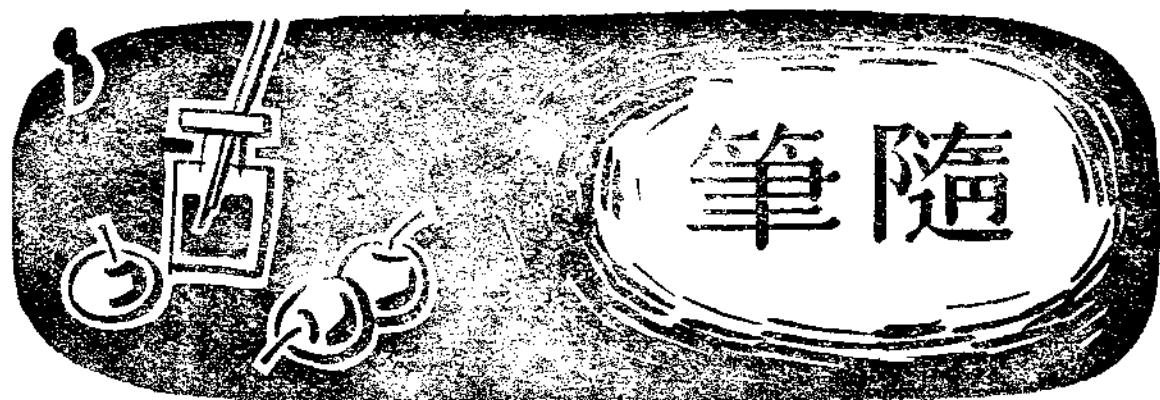
創作童話

少年世界文學叢刊

稻草人 五角

古代英雄的石像 四角

開明書店印行



## 淚眼

河北保定師範 小波

一陣風，又一陣雪，舊曆元旦在慘淡冷酷的高壓下度過了！

初二的下午，天空仍然飄著雪花。本來四弟來信說，在今天可以回來的，可是這麼冷的天氣，恐怕他沒有來家的可能了。漸漸的，我由焦急而感到失望，渴想著看看過了一年學徒生活的四弟，究竟變成甚麼樣子，但天是這樣的不作美，雪花在飄蕩著，寒風在狂舞著。

晚飯後，父親出去了，我伴了白髮斑斑的母親在燈旁談些閒話。突的，房門開了，出人意外的踏進來的正是我渴念著的四弟。母親慌忙跑過去，一面接過四弟的包袱，一面爲他彈去滿身的雪片，溫柔地詢問著：

「江兒！這麼個大雪天，你怎麼走來的！方才我還和你三哥說，怕你不能……」

「媽！你想，一年得這麼幾天假，能不回家看一看！況且我很想念三年不見的三哥呢！」

我緊握住四弟凍僵了的手，一陣涼，刺骨的涼散遍我的全身。沒有話，在昏黃的燈光下，我只注視著他蒼白的臉。

四弟吃過一點飯，好像有好多話要說；但他已極度疲倦了，不斷的打

著呵欠。我催促他及早休息，母親也滿面慈祥地催促他：「江兒睡吧！有話明天再說。」

室內靜靜的，母親在燈旁縫著衣服，我默默地坐在椅上，注視著四弟熟睡了的面孔。我想像著，大概四弟一年來不曾睡過一次安適的覺吧！在不見陽光的屋子裏；在店老闆的吆喝下；過著任人驅使的小綿羊式的生活，這究竟是誰的賜與？誰的恩惠？……我的心潮在起伏，過去的事湧到面前來——

一年前，我正飄泊在C城的時候，接到父親的一封信，說四弟在小學畢業了，家庭沒有力量讓他再進中學，所以打算把他送到距家八十里路的獨橋鎮去當學徒，混碗飯吃。對此事我是極力反對的，寫信勸父親千萬不要把四弟送入那殘酷的毀人坑裏去；不然他脆弱的經不起摧殘的小靈魂會有無上的危險。但結果四弟沒有擺脫命運的鐵掌，哀號著被抓入那個陰森的世界了！……

在四弟的面孔上，我仔細地尋覓著那童年時的紅潤，那溫馨的微笑。但一切都沒有了！有的只是貧血的臉，緊皺的眉，和爲人間冷酷摧殘而生的褶痕！

踏著雪，父親回來了。看看發著鼾聲的四弟，淡淡地向著母親：「天不早了，歇息吧！江兒幾時來的，甚麼時候回去？」

「掌櫃的說讓他初五回鋪去……」母親伸一伸腰，打著呵欠。

……

躺在牀上，聽著窗外的風聲，聽著隔壁房中父親的吁嘆，我展轉著，一切慘痛的遭遇都湧上腦海來：父親小學教師位置的丟掉；四弟學徒生活的灰色束縛；大哥、二哥的相繼夭折；自己的天涯海角，飄泊流浪……我一夜沒有睡，父親的嘆氣似乎也一夜沒有停。



第二天，雪是停了，但天氣仍是陰沈沈的。爲謀算一個位置，父親一清早便出門去了。房中又剩下三人，母親靜靜地聽著她風塵中歸來的愛子，把滿腔苦痛，滿腹委屈，說一個盡，說一個詳。

未說話，四弟的眼先紅了！在低泣的情況下，他說出了一年來的無聊生活。他說學徒兩字說來好聽，其實還不是大掌櫃，二掌櫃……管賬先生們的聽差！整天所作的是掃地，點煙，燒飯，鋪牀……人家都睡了，自己才敢悄悄地上牀去，休息一下；天未亮，又該拖著兩條沈重的腿，支持著疲勞的毫無氣力的身軀，聽人使喚了。整天吃的是冰冷的剩飯，作的是沒有邊際的煩雜的工作。尤其是在年關結賬的幾天，人家搖筆管，打算盤的鬧個通夜，他也要靠了櫃台侍候到天明。可是等到一切完竣，人家鑽入被窩去作好夢的時候，他又該去燒飯去掃院落了！有一次，他說他實在不能支持了，在火爐邊竟昏迷過去，因爲把飯燒焦了一點，結果吃了掌櫃的一頓吆叱，一場臭罵……他說按鋪中的規約，學徒滿三年後是可得些薪金的。但據他所知在那裏沒有一文錢讓學徒拿走，因爲到三年後掌櫃的便會下一道辭退令，照樣再拉進一個新的去。一次挨一次的，不知有幾多活潑的少年，變成了弱者，變成了癆病鬼……

目睹著四弟的傷心樣子，內心感到如何的酸痛！只因我們少了幾個錢，四弟，一個十五歲的聰明孩子，竟陷在不可拔的泥沼裏，任人踐踏。母親含著淚望著四弟，望著我說不出話。在這種情況下，愁上加愁的，我又把三年來萍蹤浪跡的飄泊生涯，告訴給四弟。

後來我覺得四弟初五回鋪去，未免太匆匆了，所以我勸他遲兩天再走。母親也說，兄弟倆好容易見了面，頂好多聚幾天。不然月後三哥走了，不知又到何時才能相會，況且路上積著厚厚的雪，也很難

走動呢。四弟點著頭，當然他是很樂意的。

兩天過去了

初五的早晨，四弟是不打算回鎮的，所以仍舊擁著被在默想些甚麼，父親從隔壁房中走來，匆匆地，面向著四弟：「江兒！還不早點起來！八十里的長路，到鋪時恐怕要夜深了呢！」

我感到了失望，把口張一張要告訴父親，四弟今天不走了。但四弟却一面披著衣服，一面微微地把手擺一擺，暗示我不要說什麼。

母親默然佇立著，無可奈何的神氣。

吃著飯，父親在重複地叮嚀著，要四弟凡事忍耐些，不要怕辛苦，在這樣人浮於事的時候，打碎了飯碗是最可怕的事。

爲別離，我不知滴過幾多淚，可怕的他又在啃噬著我的傷痕了！四個人踏出大門，母親仰頭望著天空，說不出什麼話；父親不禁大聲嗚咽了：「江兒！去吧！不是我……我心……狠……」

緊跟著四弟，踐踏著曲折冷寂的街路，他幾次催我回去，但我沒有說什麼，腦海中只是盤算著：今天一別，不知何時相會……不知不覺已到滿目積雪的郊外，無可奈何的我只好站住腳。握一握四弟提了包袱的紅紅的手，幾顆冰涼的淚，滴在我的手背上，是我的，是四弟的，我弄不清楚。

「好了！四弟！你……你去……去吧！」

四弟把手擺一擺：「天怪冷，三哥快回……」

矮矮的身軀，不住的背轉來，我的心也飄飄地追上去，追上去了：八十里泥濘的路……不見陽光

的屋子……冷的茶飯，十五歲的孩子……

一陣寒風，挾了路旁的雪片打在臉上，四弟的背影消逝了！我悵惘地擦一擦冰涼的淚眼。

## 北行前

北京大學

冠 山

八月二十九日

今天是離家的隔夜了！

想到明日的現在，已遠離了家鄉，淒淒地一人伏在車廂中，讓牠馱着向黑黢黢的原野衝去，衝向素昧平生的北國，心頭就起了淒然之感。

照例已不是第一次的出門，連年來也曾跑開了雙親的懷抱，東奔西走地度過許多年頭。我曾躡躡在湖影山光交織成的美麗的西子湖畔，也會在綠楊城郭的古揚州欣賞過運河風帆，更也會逛過十里洋場的黃浦灘。但走來走去，總不過離家數百里。在蟬鳴樹巔，新荷含苞時；或是飛雪漫天，炮竹迎新時；就可以負笈歸來了。而這次的出門，却是要到數千里外的故都去的，人地生疏固不必談，單一念及四年不回來就夠使人心悲了！四年，整整的四年，多悠長的一段時間啊！父母的音容睽違了，知友的歡聚隔絕了。再不見江南綺麗的美景，展開眼底於祇是北國的風光——黃的土，黃的天，聽到的也祇漠北吹來的寒風，塞上的悲壯的笳聲……就這樣，就這樣像被遺棄在沙漠地帶的樣子，要度過四個寒暑，真想哭。

自己已失學二年，重復投入學宮，並且「萬里投荒，壯士之志」似乎應該是快樂的。但一想及兩

年來在艱苦中奮鬥的狀況，以及近日父親脾氣的突然轉變，剛昇上的滿腔樂趣，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恰像一輪嬌陽，適才衝出了重雲的包圍，又復爲更濃密的雲塊遮沒了。

照家庭的環境，再也不會允許我升學了！但雙親的心啊！他們見我立志的堅決，見我兩年來因未能遂願而致鬱鬱不歡，形容憔悴的情形，就毅然決然的允許了我。他們寧願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節省下一點錢來給他們的兒子升學。「寸草之心，難報三春暉。」想到父母對我苦心孤詣的一片用心，懺悔的眼淚就奪眶而出了！

父親的脾氣確實變了，近幾天動不動就提高着聲音叱罵十二歲的妹妹，有時也會同母親吵嘴，他們倆是許多年來從不齟齬的。就像今天晚上，妹妹只潑了一點飯湯在桌上，就觸動了父親的怒，恨不得要打她。他放下飯碗，大聲地罵妹妹：「這樣大的年紀了，還不知道物力的艱難，讀的什麼書？以後不要到學校裏去，在家裏幫做事。你看我，我忙到這樣，一個人在店裏收門開門，搬出去，拿進來，一息沒息。你舒服？不要去，我沒有學費！」父親愈罵愈火，氣也喘得越急。妹妹是嚇得哭了！母親替她辯了幾句，說本來要進中學，就爲了家裏沒錢，才叫她仍在六年級裏，又花不了幾個錢，何必把孩子罵得這樣？父親跳起來，拍着桌，說他自己是老奴才，是牛，是馬，該當吃苦的，只好讓子女享福……這聲音，像箭，像刀，樣刺我的心，我十分清楚父親爲什麼這樣怒，爲什麼平日的溫文爾雅會轉變成暴躁無常，但我，在他盛怒之下能說些甚麼呢？

「爸爸，我不想到北平去了！」我低低地說，當他心平氣和一點，重又坐下來划飯時。

「爲什麼？」他轉過頭很驚訝地看我，眼睛是那末紅，像火。

我低下頭。

「我……我想仍舊做……做教員。」用手揩乾滾出來的眼淚，裝着撩髮，重又抬起頭。

父親一切都明瞭了。

「現在了，還不去……不過，我只怪你不應該脫離那隻小學，太心雄，不聽我的話……」聲音怪柔和，不像責備。

我也懊悔我舉動的盪浪，熱刺刺的眼淚只往外滾。

「明天就走了，還怪他？」母親很疼愛我。

「我也並不怪他，只缺少錢啊！有三五千現款，非但升大學，就是出洋我也答應的……唉！那個父親不希望他兒子好啊！」從我模糊的淚光中，看到父親的眼皮上，綴着兩顆晶瑩的珠子。

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跟着我就伏在桌上啜泣。

室中很靜，父親來往踱着，時時發出歎氣聲。

多時，父親輕摩着我的髮，手掌熱得燙人。

「洪，你去睡吧！明天要早一點起來，坐半天輪船，還要坐兩三天的火車，很辛苦啊！」我不動。

「還有，你仔細想想，遺漏掉什麼東西？或者，還有什麼東西要買？這次，是不比在無錫讀書了，在無錫時，寒假暑假總回來，就有東西要送給我，或者你娘，也會趕到你校裏。現在是不同，你到北平去，三四千里，路費來回得六十元，沒有要緊事，不用回來，所以一切要用的物品都帶齊，『寄』是很不方便。」

的。」

「你去睡吧！」父親第二次撫摩我的髮。

抬頭，見母親的眼眶也紅着。妹妹早伏在檯的那邊睡着了。

爬上床，朝着帳頂呆想。

父親踱着，脚步重重地敲着磚，也重重地敲上我的心。

許多許多時候。

「洪！」母親喊我。

「他睡着了，喊他作甚？」

「我問你，錢想法到沒有？」母親揭開我的帳門，我假裝閉着眼。

「那裏想法，這年頭，人家肯借？還是我賣去五十担青稻，才得到一百五十元。」

「一齊給他帶出去？」

「自然，外面用途很大。」

「……………」

「家用下半年設法，到那裏算那裏……………」

靜默。

母親喊醒妹妹，蹬蹬地上樓。

父親也吹熄了火，上了床。

父親的床同我的相並，我聽他翻來覆去的轉好幾個身。我的心如千萬隻針在刺，也儘翻了三五個身。

「洪！」

「唔！」

「你醒着？」

「剛醒。」撒了個謊。

「好好的睡……唉！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睡都是家裏的床鋪舒服。」後面的好像父親對着自己說的。

父親發出鼾聲了，我輕輕地爬下床，走出庭院。

天井裏的青石上，洒滿一片如水的月光；抬頭，盤一樣的明月正掛在隔牆一株參天的柏樹上，向旁邊伸出去的筋絡畢露的像老人的臂膊似的極杈，被照得通明，中間一團漆黑，有那盤籃大，是密的葉密的枝。

天心銀河耿耿，十三了啊！唉！明天，後天的現在呢？「月兒彎彎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

四年後的現在又是怎樣呢？會有今夜這樣光明麼？

「我並不怪他，只……」

「爸爸！」

「……」鼾聲。

「爸爸！」

我淚又來了！

八月三十日

夜中做了一連串惡夢，醒來，紅日滿窗。跳下床，見母親正在開着箱查點我的衣服。

「來！」

「看，這是你的夾衣夾褲，這是棉的，這幾件是罩棉袍用的長衫，這兩件是現在就要穿了，我把牠放在上面，記牢牠們的位置……」母親一件件的指點給我，一件件的放進箱。最後又拿來兩件簇新的絨衫，對我說：

「北方天氣冷，這是我剛剛趕起來的，冬天穿。」我見上面一件絨衫還有一根線頭未除去，飄呀飄的，心頭一陣酸。想到母親這末大的年紀了，還要在家務之暇，做縫紉的工作，「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唉！

接着她幫我整理網籃，指着一隻高大的洋鐵筒說：

「這裏是我今天趕做成的酥餅子，防你路上餓，可以吃吃。」母親起身是三點鐘，也許二點吧！我目前幻化出一幕景象：灶角上點了一盞微弱的煤油燈，四周是死般寂靜，一個婦人，老態龍鍾地烘着餅，剛把餅放在鍋裏，就很匆忙地跑下來向灶門裏塞一把柴，再立即跑回去看餅，擔憂餅焦，又擔憂鍋下沒火；還得擔憂自己的動作過於重，驚醒了丈夫和兒子的好夢。



「洪，你爲什麼不多睡睡？」抬頭，見父親滿頭是汗的提着籃進來，籃裏是麵。

「輪船，我去問過了，十一點來，還有兩個多鐘頭。」父親站在我身邊，我聽他只是喘氣。

父親從袋裏摸出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

「我點給你五十……一共一百五十元，拿去，袋好。」

「不要這許多。」我知道錢的來路，心裏像刀剜。

「不，你沒有到外面去過，錢不可不多帶，並且路費要三十元，到那裏繳過費後也剩不多少。」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一有錢總先寄你，然後再談家用。錢不要浪用，也不要過於吝嗇，總要適乎其中。再有，再有……家庭經濟寬裕，四年中……總……總會叫你回來……一趟的。」尾音很低，爸爸哽咽了！

再看到父親額上疊積的皺紋，忍也忍不住，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滾下。

我聽見母親的啜泣聲。

「你去下麵他吃，我到店裏去了！洪，你走時不用再來說了！」

淚光中，見藍大褂（領的半截快掉下）擁了父親臃腫的身體到牆門口，重又回轉頭：「到那裏來信！」終於背影消失在門外了。

爸爸！我要四年不見你，四年中，爲了我加給你的負擔，不知在蒼老的容顏上又要加上幾多人世的創傷！

吃麵時，妹妹紅着臉從門外跑進來（她是一向被忽略的），喊着「輪船來了！」

趕快放下碗，叫人挑兩件行李，自己提一件，母親和妹妹跟着，同到輪船局，有三位送我的知友，已在那兒守候了，來不及握手，點一點頭。跳上板，母親又叫我回來，把一紅紙包塞在我手裏，說：「差一點兒忘了，這是我給你的。」接了，也不知道裏面包的是什麼，而船已在泊泊作響。送別聲，叮嚀聲，叫賣聲……混成一片。在鼎沸的聲浪裏，在叢叢的人影中，跨上船。

船身動了，岸在向後退，知友揮着手，妹妹盯着船梢，母親凝視住我，眼裏蘊滿水，乾癟的嘴動着。我彷彿聽到四周伏着無數離別的惡魔，磔磔地發出猙獰的笑。

爸爸、媽媽、妹妹、朋友、住舍、家鄉……一切的一切，都消失在背後了！是酸？是苦？現在的一刹那，我開始充分地了解了「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回到艙裏，解開紅紙包，我呆了，手瑟瑟地抖，攤在面前是一張紅色的鈔票，五元。這，這是母親化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歲月才積湊成的呢？我定神注視着牠，身體像浸在水裏，喉裏衝上股酸味，終于眼裏一陣熱，兩顆豆大的淚從眼梢流到腮邊，再滴在票上。紅色，紅色，那裏是紅色呢？是血，一滴一滴的血，指甲縫裏的。昏花的老眼裏的……鮮紅的一片，儘在我眼前幌，紅的裏還似乎顯現着母親乾枯的臉。

注視着，注視着，直等到艙裏發出哄然的笑聲，才珍重地把牠照樣地包好，但我包的是什麼呢？這末軟，而又這末重！

向窗外望去，蔚藍的穹蒼，無邊無際地伸展着；柔和的陽光照在金黃色的稻稈上，風起處，漾起一片浪，無邊無際地漾開去。我知道，是開始另一種的征途了，而這征途，也無窮長的，像穹蒼，像稻浪。怕麼？不，絕對的，我相信我有的是「力！」

## 回 憶

紹興越材中學

馬世澤

「回憶」在我的腦子裏總是傷感和苦辛；而且帶些慚愧！

當我在一個雨雪交作的壞天時，在遠遠的長路上肩着箱子，向趁船的埠頭前進着，我的父親在後邊跟着替我肩着鋪蓋；在行走中，使我發生了很痛苦，很傷感的寒假期間的回憶。

也是這樣的一個壞天時，我從大考的難關中逃了出來；因為連日的晏睡，這時候我的神經是弛緩，乏力；我雖然袋裏只剩了幾個錢，我也只得坐一部人力車了。一則因為行李重，二則因為天氣壞，從人力車，一直到船到埠，我一些沒有受到壞天時的影響。

「可是從船到埠以後，却真的爲難了；這樣的壞天時，袋裏的錢，差不多已經用完了，即使有錢，這樣壞天時的遲暮，也沒處叫一個人來挑。」我坐在船裏，不斷這樣思維着。船離埠近一些，我的擔憂也重一些，天漸漸的快要黑了；「也許是壞天時的緣故，天特別黑得早。」我雖這樣的自己寬慰着自己，但總止不住驚惶。

船到埠了；這隻船又不是本埠船，還要開到別的地方去，他不容你有半刻的滯留；我只好竭力的振作我積倦的身軀。又沒傘，我預料是不能到家了。當我正在躊躇的時候，船終於攏岸了。

岸上立着父親，他一手拿着傘，一手拿着一枝扁擔，他先看到我：

「阿二！我候了你兩天了，阿芳他們前天已經回來了；雖然你寫信來說是今天回來的，可是我恐怕寫錯了日子。這幾天的天時，一個人那裏能夠到得家來。」

我驟見了父親不禁高興起來，我即刻想把這一學期在校裏的情形都告訴他。可是看他的臉孔，和我離家的時候大不同了；臉上的顴骨也突了出來，顴骨下面的肌肉却陷了進去；柔和的臉色帶上了陰森。我看了這種神情使我要說的話也咽了下去。

我從百感交集之下竟說不出半句話；只是單獨的叫了一聲「父親！」

他默默地把扁擔拿了起來，在扁擔的兩端掛上了我的鋪蓋和箱子；又把他的傘子交給我：

「阿二！行李讓我挑，這樣的雨雪天時你可以張傘去。」

「父親！那是不對的，行李我自己會挑，有了扁擔就不要緊，你可以張傘的。」

「這幾天你倦了，你又是文場，那裏挑得動？我在家裏這些斤兩是挑慣的，我儘可挑得，我們走吧！恐怕天要黑下來，到家要晚了。」

「父親……」

他竭力把扁擔拿住，不讓我奪過去。行李終於由他挑着走了，他把傘子讓給我；我把兩傘撐到他頭時，他總說：

「我自己不要緊，你不要給雪弄溼。」

有時我落在他後面，父親卻反而叫我息息力。

「父親！你吃力不？」

「不！不！這些行李有什麼要緊……」

「還是讓我來挑一程路，你可以息息力。」

「那裏……你那裏挑得動。」

他並沒有一些冤說我，這行李我是真的挑不動的；但是我在他後面聽着他急促的呼吸，看着他彎曲的背和瘦弱的身材，上面只穿着一些薄薄的棉衣，終忍不住要說：

「父親！你累了，讓我挑一程。」

長遠的路程終於到達了，已經是深夜；母親給我床上另外鋪上一床新被。她說：

「你的鋪蓋已經髒了，須等天晴給你洗一洗，才好用。」

她說完後就給我們父子去弄飯。

菜雖是不多，却盛得滿滿的；我真不相信，離家只有半年的時間，而家裏的人却把我像客人一般的看待了起來，在這半年裏，我對於家庭究竟補益了些什麼？我自己也慚愧了起來。

大考的積倦，使我到家後像生病似的整整睡了兩天；因為怕父親要擔憂，在第三天就只好爬了起來，精神是一些也沒有。

舊曆的年關，使父親在債務交迫之下，整天的奔走和思維着；我曉得他又是這一回事，可是當我問他的時候他總是說「沒事情。」我竭力想方法去解除他的憂悶；可是總找不到方法。

父親連日的憂悶使我也連日的不快活。在到家後一星期的那天，我和父親母親在太陽下閒談消悶；一個郵差到來遞給我一封信。信面上一看就曉得這是校裏寄來的成績報告單；我欣悅地拆了開來，使我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這是解除父親的憂悶的唯一的方法啊！

父親看到了我這種神情，他也跟着喜悅地問我道：

「這是校裏寄來的……」

「是的。」

「去年你成績怎樣？」

「還好。」父親因為沒有認識阿拉拍字，就由我把各科的分數和總平的分數告訴了他。他從喜悅中又問我：

「那末你考得第幾名呢？」

「我……我……第一名。」

父親和母親都很高興，好似我的考得第一名對於他們是增加了許多光彩似的。

於是我趁了機會，把在校裏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他們；我的希望是要減少父親的愁悶；可是父親的愁悶却反而被我引了起來！他對母親說：

「照阿二的成績，假如明年不給他去讀書，也是很可惜的；或者在我們這樣的破落戶中，也能夠出一個人。可是假如要去的話，在年裏又要多想幾十塊錢的法子，那是多麼的爲難啊！」

母親也沒有別的話，只是說：

「書是要給他去讀的。」

當年關迫近的幾天，父親終於想好了一個法子：把祖父遺下來的幾畝田賣去一部分，或是全部的押讓給人家。

在鄉下當年關接近的時候，大家都是在鬧着錢荒，假如你想把不動產去換幾個現錢，那是很不

容易的。即使大戶人家，他們也非得將不動產的代價，減低到一半那樣的時候，他們是決不肯把現錢來和窮人們換的。

幸虧父親有幾個要好的朋友們幫忙，也不致十分吃虧，每畝的田價是八十元；但一半的田價須到明年才交付。父親爲着償還舊債的緣故，就把所有的幾畝田都賣了去。到成交以後，父親就忍痛地把田契交給了他們。他說：

「這些田，是你們祖父傳下來的，我雖然不能夠像你們祖父那樣的去創業，可是我至少應該把他所遺留下來的這些東西，仍舊傳給你們。我真對不起你們的祖父啊！反而把他所創的基業賣了去。假如你祖父有知，將要怎樣的痛哭啊！」

他說了之後，自己也就哭泣起來，我和母親也沒有可以安慰他的話，大家只是默默地對着。

父親的鬱鬱，使我們全家的人都不高興，母親又記起上半年死去的弟弟，常常在暗地裏下淚；家裏真是一點也沒有趣味，我只是在鬱鬱中生活。

在開學的第一天，母親就給我收拾行李，她還把炒好的豆和零星的桔子、荸薺等等裝了許多進去，她說：

「將來家裏如果有便人的時候，再可以給你帶出來的；在校裏如肚饑的時候，儘可以買些來吃，不要太節儉；我寧可在家裏節儉一點，倒不要緊。」

她說了之後，父親也接着說：

「你在外獨自一個人，我都不放心；冷暖吃食尤其要當心。不要使你父親擔憂。帶去的零用錢不

多，不夠的時候儘可寫信來拿。又，你不要太用功，弄得身體不好。」

我只是點着頭，他們倆老像什麼似的輪流着吩咐；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天一亮，母親就爬了起來燒飯，等待我起來。我因為要去趕船，所以飯只吃了一些些。父親又把那我回家時挑行李過的扁擔拿了出來，預備把我的行李再由他挑去。」

「父親，那天我是倦了；今天讓我自己挑，你也可以不必送我去，又要累得你走來回路。」

父親堅決地不肯，要給我挑去，我也堅決要自己挑去。在兩個人僵持的時候，母親就替我們想了一個法子：由我們兩個人各拿一件行李，扁擔也可以不拿去。

於是我們各自肩着一件行李，走出了家門；我向母親道別的時候，從雨雪中回過頭去，母親的淚已潤遍了眼沿。我們漸漸走遠了，母親兀自在喊着：

「阿二！冷……要當心啊！」

天是下着雨和雪，我和父親向遠的征途前進。

等了一些時候，船到了；在匆促的離別的一剎那間，父親瘦弱的身材，突起的顴骨，使我起了說不盡的傷感。到船開行後，我擡起頭來說了一句：「父親保重！」我自己也淚已盈眶了；竟聽不出父親在說些什麼；我只是低着頭。

這深刻的印象啊！那裏會忘記。

## 作 客

浙江省立  
杭州高中

顧 珊 生



「好久沒有往姨母家去了，這長長的暑假中，該去一次吧！而且年來姨母的身體非常孱弱，照理也應當去望望她！」母親常常這樣說，也似乎是懇求着我，可是我怕作客，總是想法規避掉；至於爲什麼怕作客，我可說不出道理來。

耐不住母親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在一天的早上，決定出發了！老天不幫忙，天氣特別熱；幸而火車裏人不多，車一動風也跟着來了，十五分鐘就到了楓涇，因爲路已很生疎了，走了不少的冤枉路才找到了姨母的家。

一走進門，把帽子脫下，擦一擦面上的汗，提高嗓子喊了聲「姨母！」

姨母從廚房裏應出來，一見面姨母真的老了不少，面容很憔悴，頭髮亦有些花白了。

「珊！好久不來了，人也長了，個子也大了，你今天會來，我真沒想到，早早寫個信來，也好叫我預備！預備！天熱得很！長衣脫下吧！」

我一邊脫衣，一邊想那母親叫我帶來的三斤八珍糕送給姨母。怎樣說法！脫了長衫，好容易想出來了：「姨母！這一些東西，姆媽叫我帶來……」

「你媽太多情了，這樣熱的天，叫你拖拖帶帶，累了你啦！」姨母不等我說完就接着說，她又走進廚房端了一盆熱水出來，我着她那清瘦的身軀，小如拳樣的脚，急急的步子，我心中真有點不忍，我該說些什麼呢？這一個問題在腦中盤旋，可是總想不出一句話來表示。

「洗個臉吧！」姨母微笑着說。她的內心是多麼的快慰啊！

我把手伸進水中，幾乎燙得直喊出來，忍着痛洗好了臉，手上燙得很紅，面上或許也是一樣吧，結

果洗出了一身大汗。

「你媽和妹怎麼不來呢！」

「天熱，不方便！」

「那有什麼不方便呢！我家就是你家，只是房屋小了些。」

「噫——姨丈在家嗎？」突的我記起了這一句預備着的句子，可是好像遲了，並且語氣也非常不自然，說得怪難聽。

「喔！他嗎？他出去了！大概中午就可歸來的！」

「噢……」靜寂了好久，我預備着的應答語，全都完了。姨母終於打破了靜寂，問我說：「這幾天嘉善的天氣怎樣？」

「亦熱！」

「你們在杭州學兵操，是嗎？」

「是的！」

姨母零零碎碎的問題太多了，人又有些疲乏，只好漫應着「噫！噫！是是！」心裏有些不耐煩。

「珊，你早來三天那就好了，二個表姊都在家，表兄也新近回上海喔！我帶你去見見二位新近姨夫收的學生吧！」姨母似乎看出了我的不願。

「好！」我覺得有些新奇，便跟着姨母走進那陳舊的書室，書桌旁坐着二位典型的中國青年，一個是十八、九歲，一個是二十多歲。面上都很莊重，態度是很雍容，念着關於三元地理那一類書籍。姨母

把我們介紹後就離開了，我們便開始談話：

「你是在杭州高中讀書的嗎？」那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旋轉了身體，手捧着水烟筒，說完了就撲地抽那水烟。

「是！」今天不知怎樣，打不開話匣子。

「那學堂大得很嗎？有多少人？」

「八百。」

「喔！大極了！這次你有沒有受軍訓？」

「受。」

姨母端了一盆西瓜出來，這真好極了，我恨不得一齊吞下，可是作客應該斯文些的，吃了四塊就不吃了。

不知什麼時候竟倒在藤榻上睡去了，等我醒來時，桌上已擺滿了菜肴，預備中餐了。姨夫也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了。

「珊來吃罷！」姨夫很慈祥地說着。

「噢！」懶懶地答着。

肚子似乎還不感到餓，見了滿檯子的什麼了蹄呀！魚呀！肉呀！真要皺眉，吃不下，飯偏盛得多，姨母偏把一大塊肉一大塊肉望我飯碗上堆，油得幾乎要吐。

「珊！你這裏住幾夜吧！」姨夫說。

「不！我今天夜車要回去的，媽等着我，並且衣服亦沒帶！」

「珊！怎的來了就去？」姨母說。

「要去！」

「年來珊長得很斯文，很規矩，不像我家的……」姨母贊着我說。

「嗯！好孩子！」姨夫附和着，真把我羞得滿面通紅。

二碗飯吃得很不舒服，也特別地慢，足足一個鐘頭。

下午我不願談話，談的又是這麼一套天氣熱啦！人好啦……老是假眠，偷看着鐘一分一秒地過去，似乎這一天特別過得慢，三點鐘又進了一大碗雞麵，難受極了！

好不容易等到了晚餐，姨母硬要我吃得飽，油得實在難受，便吃了幾筷菜，姨母却強要我吃肉，身體萬分的不舒服，像是生了病！

「珊！下次來的時候，和你妹一齊來吧！」姨母說。

「是！」

「秋涼了再來盤桓幾天！」姨夫恬靜地說。

「是！」我一邊洗臉，一邊回答。

雖然距離車來的時候還遠，可是我已經是歸心如箭，順手拿長衫披在身上。

「早啦！坐一會再走剛好！」姨夫望着壁上貼着的火車時刻表說。

「正好！慢慢地走去！」

「正是慢慢地走，風涼些！姨母沒有什麼東西，這只丁蹄帶去吧！」

「姨母謝謝！這樣熱的天，買他做甚！」似乎覺到自己已經活潑些了。

「姨夫，姨母再會有暇到嘉善來玩幾天！」穿好了衣服，拿了東西告辭走出。

「待慢得很！」姨夫說。

「珊！上車下車要小心！」姨母一路走一路說。

「是！」

「到了家，來個信！」姨母直送出了小巷。

「噢！姨母請進去吧！」

漸漸地回頭不再見姨母了。天上滿佈着紅霞，映得河裏通紅，蟬聲一聲聲地傳來，愈覺得有些熱意，身體似乎覺得有些不舒服，可是心裏却萬分的愉快，輕輕地哼着：「適才是籠中之鳥，如今可是漏網之魚了！」街旁納涼的人，全都望着我，因為我手裏有貼着廣告紙的一隻丁蹄，大概他們曉得我是來作客的。

車裏風很大，肚裏隱隱作痛。到了家把今天的經過如流水賬那樣背給了母親，母親倒很表示滿意。

當夜腹瀉了，並且發熱，輾轉地睡不着，在枕上嘆着：「作客難，難於上青天！」

## 古老沒落的家

湯仲謀

一天早晨，從郵差底手裏，接到故鄉寄來的快信，裏面僅寫了短短的幾句：「母病重，望速回！」抱着顫抖的心，匆匆地趕回故鄉的路途。路是太遠了，雖然火車如飛般駛着，但車廂外儘是一片黑。心房熱烈地燃燒着，腦裏更不斷地幻想，幻想着離別了三年的家。

漸漸地，腦際有些模糊了，迷惘中我猛憶起離家前的情景來。是一個黑暗和恐怖籠罩着的夜晚，在每人極度緊張的思索裏，彷彿浮起一幕黑夜中的礮火，黑夜中的殘殺。媽在落着淚，擔心着在山東經商的爸爸，會不能歸來！

但是，在這漆黑的深夜裏，爸爸終於回來了。

爸的臉瘦了，全身佈滿風塵，好像飽受着驚慌。他僅提了一只手提箱，很疲勞地坐下來，大家好奇地，而又帶着疑問的表情望着他。

「爸，那面怎麼了？」我問。

爸沒有話，祇微微地嘆了口氣。

第二天的晚上，在慘澹的燈光下，媽含淚向我說：

「華兒，你父親的公司，給殘酷的礮火燬滅了，你父親的資本都向別人借來的，現在負了這許多債，我們再也沒有好日子過了！」

.....

我知道我升學的事沒有希望了。

於是，在一個露着魚肚白色的晨曦裏，終於不告而別，離開了家。

現在，忽忽地漂泊了三年，在這荊棘滿途的世路上，脆弱的我，渾身負了創傷，厭厭一息，將要變成垂死的人了。

列車在黑夜中，發怒般地前進着，滿耳的擾聲，驅散我紊亂的思緒，朦朧中，我迷糊地入睡了。

這是一個有薄霧的早晨，在恐怖的心理中，我抵達了久別的家。

院落中：石塊和樹枝雜亂地堆積着，三顆榕樹已枯黃了，樞枝在曉風中搖擺着，斑剝滿佈的土牆，已有幾處倒圯了。門前一個人都沒有，靜悄悄的，幾乎不信這就是我別後的家。

迅速地，我跑入母親的房中，在一團的人叢裏，看到媽的黃瘦的臉，禁不住奔過去倒入母親的懷中，嗚咽起來：

「媽！你太苦了，你爲了一家的生活，竟變得這樣憔悴……」我實在說不出了，淚像泉水般湧着。母親撫着我的頭，慈祥而又微笑地對我說：

「華！不要哭，你媽媽沒有什麼，現在已好了……」但是說完媽也在抽泣了。

真的，媽底病已漸漸地好起來，我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

據說：爸爸現在變壞了，每天在茶館裏賭，整日整夜不回來，並且抽上了烟，常常逼着向母親要錢，還用惡毒的拳頭打媽，媽的病大半是氣出來的。

傍晚，爸從賭場裏回來，見了我沒有一句話，真的比從前變得沉默了。我熱烈地叫了聲「爸！」但是爸祇默默地，我心裏禁不住萬分悲哀，因爲他已不是從前愛我的爸爸了！

祖父也變得很暴躁，動不動就要和祖母吵嘴。有一次祖母買一條鮮魚吃，便鬧起來，惡恨恨的罵

着祖母：

「你這老不死，這些年紀還貪嘴，你沒有瞧見她們來討債時的兇相，你還這樣開心！」

祖母不響，據說是氣不過，養着個不肖兒子，在外面負了許多債，現在窮了，還不學好，整天在外面賭錢，因此發了個恨，想買點好菜吃出出氣，祖母有時也回嘴：

「都是你這老賊，庇護了你的好兒子！」

光弟和秋弟也變得呆木了，失神的眼珠望着我，彷彿在說：

「大哥多麼好！」

祖父在押着他們讀書，偶然書聲一停，便發怒般吼叫：

「讀呀！」

於是弟弟們便高聲讀了：

「中庸之爲道，修道……」

一看他們的書，仍然是我從前讀過的古書，我很悲哀，看着他們機械地搖着身子，我不禁憤慨地說了：

「祖父，讀古書的時期是過去了，現在不再是從前科舉的時代；已是科學的時代，這種書是過去了的，我們現代人，不應當讀過去了的古書。你看，弟弟們是多麼可憐呀！在幼小的心靈裏，怎麼懂得治家平國的大道理呢！至少，他們是不宜於讀這種書的，祖父，我中了科舉的毒，你不應當再去害你們的子孫！」



我的話也許過火一些，但祖父的答語使我失望了，他說：古書乃聖人的語言，小孩不可不讀，接着說我幼稚，到外面去了三年就學壞了！

我悲哀極了，心裏好像給千萬柄利刺襲擊着，我嘆息，我嘆息我古老沒落的家。

是一個淒涼的月夜，我獨個兒在場地上徘徊，明亮的圓月透出它銀色的微光，照得一片雪白，榕樹的葉子給夜風吹動着，發出沙沙的聲音，四週空洞洞的，是寂靜的夜。

忽然，從寂靜中傳來「禿禿」的步聲，我的心給恐怖圍住了。

「大哥！」

走來的是光弟，我的心纔寬了下來，

「大哥，在家裏我實在住不下去了，我很痛苦，我對古書沒有興趣，祖父還時常打我……我不能再生活下去了，我要離開這殘酷的家，到社會上去尋覓新生的道路。」

我緊緊地握着弟弟的手，激動地望着他堅毅的臉，最後我說了：

「弟弟，你的話我很敬佩，不料小小的你，已有這種高尚的志向了，但是，現社會是一片卑污，在這經濟恐慌的目前，失業的人這樣多，沒有門路的休想進去，像我，還不是流浪，漂泊，在泥污一樣的生活中，受盡了磨折。弟弟，我是一切艱難都不怕的，我有萬分的勇氣，去同惡勢力奮鬥！我要拿血和力去克服它！待我將來達到我的期望時，總不會忘記你，會來拯救你的，望你暫時忍受，並不斷去努力！」

光弟沉靜地聽我講着，沒有一句話，祇用感激的淚光向我望了一下，在這淒涼的月下，我們很久的相對地默然無語。

空中的白雲不住地推動着，把淡月的光芒漸漸地遮沒了，四週是模糊的一片。日子終於到了，又是一個薄霧的早晨裏，我用發光的眼睛向四週掃視了一下，離開這古老沒落的家。

## 歸途

殷 強

去年的冬季，我乘着學校寒假的時間，回到闊別七年處在東海之濱的故鄉去。

我是極想念故鄉的，因為她在我的記憶裏是太美麗了；但是以家裏目前的環境，我是從未想去故鄉的念頭的，路太遠，在外面讀書拋不了學業，還有要那麼多盤費，這些都是問題。

可是一天晚上，父親遞給我叔父的來信，我不語地看一遍，心裏極不快意。父親嘆口氣，接着說：

「這事情，我想你給我去去罷！趁着這個寒假，我店裏是走不開的。」

「好罷！」我答應了，父親又給我定個動身的日子。

我在漢口動身的日子記得是星期一，我坐招商局江順輪船走的，那天日裏我把我的二件行李整理好，父親交給我幾十元旅費，他向我說了許多回鄉後的事情，又再三的向我說着路上當心之類的話，他還告訴我說：「到了上海轉船時候，頂好將行李交給茶房，託他送送到甬江輪船裏，自己幹是不行的，因為上海碼頭是最壞的地方。」

晚上我別了家裏下船去，那時我的心裏快樂與悲哀交感着，旅行也許是快樂的，然而我回鄉的目的呢？

人力車在招商局碼頭停住時，馬上看見江順輪船停泊在蘆船旁，龐大的船身在夜裏好像一座洋房；想着九點鐘後這東西將帶我趕很遠的路，於是對於即將離別的都市——漢口，也使我微微的感到「戀」的感覺。

我坐的是統艙，走下船去，艙裏很擁擠；人們的笑語聲，談話聲以及和脚夫爭鬧價錢聲等，混成一片，嘈雜煩囂，不可名狀。還有紙烟濃厚的氣息，滿佈在空氣，不很流通的艙裏，使人難受。我尋覓那日裏會接過頭的茶房，尋了許久，纔看見他和人家在一個角落裏談笑；見我去他笑迎着說：

「上船來了嗎！」他一面接過了行李。

「給我留的是那個鋪呢？」我問。他指一個高鋪給我，並且一連地說着：

「我特地留個高鋪給你，因為高鋪比較清爽些，雖是上下麻煩些，但是地方總比低鋪亮多了，路上也可看書解悶。」他一壁將我的鋪蓋解開，鋪起來，一壁又指着一個空的鋪格叫我在那兒歇一歇，嘴裏却有唱無唱的哼起來。

停一會兒，那些送行的人及脚夫小販們也漸漸地散去了，因為將近開船的時候了，當船在不誤時間離埠時，空氣也清靜些，香烟的氣息也比較減輕了些。我跑出去立在統艙的門邊看，船已駛在江心了，遠看漢口方面的電光，閃閃亮亮好似一條長的燈彩，這是都市僅有的夜景吧？我呆呆地看了許久，纔回到艙裏。

以後就是行程中的生活，這生活是另有風味的！但是統艙裏的空氣太不好了，所以我不時地跑到艙外的甲板上去，讓自己在那裏吸些江面的清潔空氣，不然我就躺在鋪上看書，把倚靠鋪旁的小

窗子打開透氣。

翌日的下午到九江，一靠碼頭，立刻擁上來許多脚夫，小販子，以及旅館裏接客的，船艙裏頓時滿了。許多小販們中，以賣瓷器的爲最多，這因爲江西省是出產瓷器的緣故！那時茶房特地跑來警告我說：

「鋪上東西照顧好呀！碼頭上是很壞的，扒手多，一眨眼東西就會不見的。」

「我沒有什麼東西哩！」我回答。

「這不是嗎！頂好藏在枕頭底下去。」他指着我鋪上的書說。我笑了，却把牠拿在手裏。

江順輪船在那裏卸下了從漢口裝來的貨物，又裝進了去上海的貨物，這纔開行了。

第二天過安慶，蕪湖，南京，鎮江，每次到埠都是一陣卸貨裝貨聲，和一陣煩囂。

到上海是星期四的下午一點鐘光景，船進了吳淞口時，我的鋪蓋已預先打好了和箱子放在一起；現在我的眼簾的是黃浦江兩岸林立的，突起着的工廠烟窗，漸漸地我們站在船上的眼線可以看到鬧市區的情形了，那新近落成高可觸天的廿五層大廈在我的眼前最觸目，以前在漢口時僅在雜誌畫報中見過照片，如今却放在眼前了。船在快要漾擺碼頭時候我思索着靠碼頭後的準備：還是叫乘人力車過開甬江去的輪船呢？還是叫脚夫挑過去呢？同時我又記起父親的話：「最好託茶房送送過去，因爲上海碼頭是個最壞的地方。」茶房也勸我說：「先生還是等別的客人走了再走，橫豎甬江輪船要下午五點鐘開。」他是知道我要轉甬江輪船的。

船靠着碼頭了。許多脚夫風也似的擁上船來，同時旅客們也爭先恐後下船，我呢？我接受了茶房

的勸告，心想轉到新寧紹輪裏還不是老等船開嗎！所以直到客人散盡了纔叫輛人力車到××碼頭去。

車子到××碼頭停下來後，我提着行李想去尋個適當的茶房，想是我上船過早了，艙裏是那麽空空的。幾個茶房在那裏談笑，我就走過去，他們都以鎮定的眼光望我，大約是瞧我上船過早而覺得奇怪吧！我這時微微地感受壓迫，馬上解釋給他們：

「我是搭江順輪剛到的，現在要乘這船回鄉，請你們給我個鋪位呀！」

這樣他們纔給我的行李安排了，一個年紀老的並向我說：

「東西安頓在這裏，你要去岸上走走也好呢？」

這是句極近情的話，我不是早慕着上海市的繁華嗎？我聽過租界的熱鬧情形，而繁華中心的南京路，愛多亞路都在租界裏。「租界」這是個多難堪的名詞啊！我是個路過那兒的生客，又沒有同伴，所以未想作各處走走，雖然我也想。當時我只沿着黃浦灘路閒散地步着，流覽那些各式各樣的來往的船隻，我的感覺那時很興奮；各碼頭上的卸貨小工荷着重負川流似的從碼頭上負到棧房裏去，外洋船上的起重機也不停地舉起落下。另一邊呢？電車，汽車，馬車，風駛着，現顯着上海是整個的動着，隨着時代的巨輪動着，流水湧湧的黃浦江好似一條動脈血管；此後她——上海的動向，是更深轉入帝國主義的巨掌中去呢，還是有從帝國主義的巨掌中掙扎出來，走到民族革命大道上去的一日，這，我為她的命運關懷着。

五點鐘船開動時，船上早已容納了許多的旅客，我又趕起回鄉的旅途了。

想着這是我最後的一段行程，十二小時後——明天的清晨，我可以踏上故鄉的路了。旅行終于是件足以興奮人的事，我暫時把心裏悲感之事拋了，長江輪裏兩岸的風景，以及上海的一下午勾留，這些全在我的腦子裏回味起來。

然而，這最後一段的航行是如何的呢？在沒有經歷過海航的人全沒有想到過，這可絕對沒有長江輪裏那樣的舒服了。輪船一出吳淞口，那已是東海了，船身立刻搖盪起來，我躺在鋪上的身子也隨着而搖盪，使我初次感到了船暈。我想，這次海行須經過十二小時，我這不慣海航的人不是要跟牠難過這些時了麼！無可奈何，只好呆呆地躺在鋪上，讓神經去消受那動盪的極度暈眩，這一夜我那裏能睡呢！我的胃裏也起了異常的作用，直要嘔吐，茶房送來的一份稀飯，我也不想喫。

假如我把經過的二段航行比較一下子，那麼搭在長江輪上好似汽車行駛在平坦的柏油馬路上，這呢？好似行駛在崎嶇不平的山路裏，顛簸着，然而並不以顛簸而停止；又覺得似乎長江輪現得太懦弱氣了。

天微明，我給茶房從朦朧中喚醒，他說：

「客人起來呀！船進甬江口了！」

果然，我覺得平靜了，這是已駛進甬江的證據，同時故鄉到了，她在地圖上不是正畫在甬江口的嗎！茶房又給我一個熱的手巾，把我夜裏爲波浪盪疲倦了的精神一個溫存。

船靠碼頭時，天還未大亮，陌生了一別七年的故鄉無恙吧！當我的足一踏上故鄉的道上，對於一草一木都使我感得親切的意味！但是在我的腦子裏也幌動着到家後悲感的影子。

## 故鄉

那韻冰

故鄉是那樣的溫柔，怎不令人思戀。

村外的水美麗得像一條銀色的小蛇，平靜地臥在那裏。天空散着花瓣似的雲片。遠山像眉黛一般，野花兒到處開着……

我夢中回到了家鄉，我捉住了銀蛇似的小河，擁住了美麗的小山，凝視着天際流動的白雲，這是家鄉呵！夢魂縈繞的家鄉呵！

夢裏的家鄉，更是輕風般的不可捉摸，更是美麗動人。

春天，是令人沈醉，又令人迷惘的季節！春風裏的柳絲，萬縷柔情，也輕輕繞上了你的心。微綠的水浮游着雪白的鴨子，撥動得水波擴張開來，微風拂過身上，像是一隻柔腴的手撫摩着你的背，感到舒適，可是又有些刺激性的癢意。

想不到詩人筆尖上的北國，也有春的一日，南國佳人不是早曳上了蟬翼輕紗的春裝嗎？歌聲到處盪漾着，橫溢着春的氣息。詩人正徜徉於青山綠水之間，吟哦着詩句，文學家揮着生花的筆，頌揚着春。藝術家用神祕的顏色，描摩着春。這一切呵都是春的活躍，青春的活躍。

可是春風融溶了冬冰，却化不了我心頭的冷冰。人們歡喜地跳躍着，回到家中，只有我，一個異地的孤魂，獨自徘徊，天上的烏鴉倦鳥也都尋覓歸宿，我記起了，「遠望可以當歸，」爬上樓窗，極目西望，漫漫長空，漫漫雲霧，漫漫長途，那裏是我的故鄉？也許那一片玫瑰的淡雲下，籠罩着我的家吧！

冰冷的，更加冷了，是的，我需要一個家，一個暖和的家，來溫暖一下我的心。可是，幾時纔能回到我的家？

## 幾次過黃河的經驗

山東壽張鄉師

石 軒

每當石頭落地似的渡過了黃河，總不由得鬆口氣，勝利般的笑笑，再拔起疲乏的雙腿，向只剩十餘里的學校奔去。等到在校裏安頓好一切，幽靜地回想沿途情形的時候，幽靈似的黃河船夫的影子又早湧現於腦際。

記得前年秋天，初來壽師入學的時候，同行的是張米二君，各人拿着自己的被子，還有些零碎的小東西，同包在一個包袱裏，很是累贅。走到河岸上，天剛正午，赤日正炎炎地射着，晒得頭皮發焦。衆人早累得精疲力竭，臭汗透溼了短褂，口渴得嚙乾唾沫。船上一羣乘涼的船夫，見我們來了，都親熱地招呼着，幾個正在洗澡的赤身漢子，也露出半身來向我們驚疑地看着。上了船——破小的帆船——安置好行李。一個年老的船夫走上來，勉強笑了笑，接着開口道：

「諸位先生！請掏個河錢吧！」說着從腰裏拔出套烟袋傢伙來，乒乓的打開了火，像預備長期討債的樣子。我們都像初出殼的雛鳥，從未經驗過這種事情，立時慌張起來，沒法應付。給他多少呢？三個人，還有一大堆行李！沉默了一會，張君慢慢地從包袱裏抓出一把銅子來，（大概是五吊的樣子吧，可惜已記不清了，）笑嘻嘻地送到那老人手裏。



「收下吧，就這些啦！」

「這是幾個人的，一個人這些還不大像！」老人不屑似地看了看，板着臉說。

「就這樣湊和下巴，實在帶的不多啦……」

「不行！若真沒錢，不拿一個也能過河；你看水多大，足足有六七里路，來回得一天工夫呢！」老人看看黃河，侃侃地說着大道理。

「真沒啦，錢帶少了！」我們看看河面也不過只三、二里；浪頭可真不小，洶湧澎湃，發出轟隆轟隆的怪聲。初過黃河的我們，見了不禁胸中「砰砰」地跳起來。添錢，這還算少麼，多少爲多？

老頭子也不再說話，只默默地吸着旱烟。洶湧的白浪激漲着，怒號着。

船上四、五個男子無忌的談笑着，好像並沒看見過河的客人似的。

我心中漸漸燃起無名的憤怒；轉臉看看張米二君，臉色變成可怕的焦黃，嘴唇急顫着。

光嘔氣也不是辦法，還是過河要緊，我們遏止着無邊的憤怒。

五大枚，十大枚，二十大枚……漸漸地增到三十五枚，共合有七吊多了；而我們腰中的現錢，所餘也不過只有十來枚的樣子。老頭子方纔滿足似地猶笑了一下，安然將錢放好，向岸上喊了一聲：「小五，與德開船哩！」喊着，費力地又望着我們道：「趕緊把這幾位客人送過去。」

立刻，剛從河裏爬上來的兩個裸體漢子走上來；感謝他，他們還要說「送我們過去呀！」

波浪更大起來，從來沒見過的大浪花啦啦地只向小船上飛濺着。我們嚇得臉變了色，心頭都都地跳着。他們却只堅囑我們不要駭怕，更不能動。——謝天謝地，倏倏逃出了這場大難。

到城裏見了有名的大砲馮先生，他在縣「進德會」裏作着事，張君訴苦般說出過河的困難及船夫的勒索。他惱了，罵着說：「這些『船拐子』們混蛋極啦。虎不着他，就敲你的竹槓。虎着他連一個『子』也不敢要，白白的送你過河！那次我騎着車子回家，車上插着縣政府的紅旗，一提錢我便大怒而特怒了，一定要送他進公安局去。嚇的他們趕緊給我賠不是，送我過去。給他錢也沒敢要！」說着把頭一揚，得了大勝利樣的笑起來。

我們慚愧地低下頭，像作了一件大錯事似的；但却沒有想到「耍虎牌」耍警察……只深深的恨着貪婪的船夫而已。

到了第二年寒假回家的時候，新舊的同學便多了，統共有十多個人，多是些年青的冒失鬼，一句話不投機便要爭吵起來，比村婦罵街還要熱鬧；就是要拳頭的事，也不算什麼稀罕！

那年秋天剛被水災，手頭錢拮据的很。大家議決過河時絕對不能再給他們「敲竹槓」，給他多少就是多少，決不能多添一個。

到船邊，見水已很小了，潺潺地幽靜地流着，令人絕對想不起這就是年年闖禍鬧災的魔王。河身更窄瘦得可憐，兩邊剩着很闊的沙岸。

船夫照例熱烈地招呼着，好像對一個熟識的客人。

那船上已裝滿了人，車子，担子。一個個菜色面孔的災民們，低頭蹲在船頭上，船尾上，淒然地不顧任何東西；只有幾個無知的小孩子，哇哇地纏繞着憔悴的母親。

上了船，人還沒安插好位置，菜色臉的船夫們僂上來了，苦笑着，現出一種難堪的可笑可憐的樣子，——又要錢了！

「給他，把錢都拿出來！」大家預備好了的話，沒等他開口便急急地說出來，督促着管錢的同學。王君不慌不忙地掏出五張紙幣，向討錢的船夫指點着說：「這是五張票子，一張兩毛（角）的，旁的都是一毛，一共是六毛啦！淨些災民，請湊和吧！」

收錢的一樣是那個大個子船夫，像患了貧血病，蠟渣似的黃臉，顴骨突出着，兩隻暗淡的眼睛却回陷在裏面，貪饞地瞧着票子。可沒接過去，只乞求似地說：

「這這幾個也太少呀，諸……位先生，請再添幾個吧！」

「怎麼？這些還少，愛要不要！大小事儘在你就完啦！」王君立刻板起臉來，堅決而頑強地說。

「不添！不添……！」同學們隨着大嚷起來。

「先生！咳！不行再商量，用不着吵。——要知道俺幹這活也不容易呀，莊稼都淹了，半個糧食粒子沒收，全家人的吃穿全靠在這上面……」他說着擡起黯淡的眼光，深深地望着我們。同學要爭吵的口不約而同地又閉下去，看他到底說些什麼，「可是自從地淹了，行客也少了，災民却一大羣一大羣的來個不絕！看見那些黃病的瘦臉，我還能向他們要錢嗎？我是知道一文錢也能難死窮人的呀！他們沒飯吃，纔出門要錢爲生的，那裏還有打發河錢的錢呢！你看這船上的一輪小車，兩付担子，五個人，我又要白白地送他們過去了！」他說着悲憫地向那幾個災民一望，我們的目光也隨着轉過去；料不到的那兩個女人已低頭垂淚了；兩個男人正緊抱着頭，小孩子睡在母親的懷裏。

天呀！這是多麼淒慘的一幕悲劇呀！

「朋友！你說的雖然怪有理，可是我們的家也受了水災，腰裏一樣沒錢呢？」沉默、嚴肅而悲涼的空氣，終於叫王君勉強地打破了。

「那那……咳！」他痛苦地想說出爭求的話來，但張君又插口了：

「好朋友，在乎這！我們帶的真不多了，到小路口（途中必經之鎮）還有一頓飯哩！」他說着從口袋裏掏出把銅子來，也沒數多少，便趕緊的向船夫遞過去：「真的，這是我們預備喝粥的一點錢，現在都給了你吧！」

他有點遲疑地伸出顫抖的手，接過了錢去，不好意思地笑着說：「啊！我趕緊開船……」

同學們的臉上輕鬆了，沒有半點責備張君的意思，和悅的眼光看着他，都微微地笑了。

「雙喜開船哩！又做啥去啦！」話沒喊完，從岸上茅舍裏跑出一個小叫化似的孩子來，穿着露絮的棉褲，破襖，頭上頂着一冬未剃的亂髮，配在一張像是從未洗過的臉上，簡直成了餓死獄中的一個冤鬼！他抖擻着肩膀爬上船，熟練地摸起篙，「浦」地插到水裏去。

船悠悠地動了。

到上岸的時候，那個可愛可憐的船夫還說了些質樸的，彷彿道謝的話，小孩子只呆呆地看着我們。

在路上又想起馮大砲的話來：「耍虎牌，」叫警察。」不由地隱隱起了反感：「耍什麼烏虎牌？他們辛苦地把我們撐過來，要這幾個錢並不多啊？」

說到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今年過河時遇見的一件事情了。

在暑假完畢剛想入學的前天，在壽縣當警察的孫同學，忽然來約我了，深感他邀約的盛意，就答應他後天一起進城去。

來校的那天起身很早，到河岸時天方傍午。水很大，浪頭雪山似的洶湧着，發出轟隆轟隆底怪聲。往前看看，渺渺茫茫，四無邊際，止不住心裏嚇得撲通撲通地跳起來。

照例船夫熱烈的招呼，我們上了船。

一個正抽旱烟的老頭子（船夫），蹣跚地爬上船來和我們攀談，舉着烟袋客氣地讓孫君吸。孫君欠身從腰中掏出兩棵烟捲來，兩人無聊地吸着。

奇怪！這老頭子爲什麼嘮嘮叨叨只管閒談，忘了要河錢的事情呢！

隨即走上來兩個壯漢子，打開篷，起了錨，船顛簸不定地向河心開去。

船漸漸地駛入河心，怪大的帆船好像突然小了幾倍，一葉浮萍似地在浪上漂蕩着，兩個壯漢子也失掉了統制力，只膽怯地冷眼看船身的變化，雖然在船尾有個人像是把舵。

孫君和我早嚇得不再吸烟，他的臉並且變成了白色，雖然看不清自己的臉色是什麼樣子，但由心頭的跳動和腦的暈漲，已證明我的害怕程度也不淺了。

好容易船抵了岸，拋下錨。我趕緊縱身跳下去，好像再待一會船便要翻的樣子。略定定神，我就掏出一張兩角的票子來；這時孫君正背着臉小便，沒看見。

「朋友！就這兩角啦！俺兩個的，請你收下吧！」我向着一個收錢的漢子喊。忽的拿舵的那漢子跳下來，笑容可掬地說：

「先生！放着花吧，這算啥，送送……過先生們來還不是應當的嗎？嘻嘻……先生！」

「別作假啦，嫌少麼……」這一「謙」真使我愕然。

「先生！嘻嘻……不是，請拿着吧，這算……」

這時孫君已解完渡，轉過來向我責備樣的說：

「我給他就是了，那能叫你破鈔！」

那漢子見孫君走過來，忽然更客氣了：「送送先生罷了，又不費事，怎能隨便要錢呢？」恭敬之中帶着畏懼，雙眼瞅着孫君，好像告訴他說我這人太不懂事了。

因為那漢子的格外客氣，引起我對孫君的注意。我發現了他的叫人特別尊敬之點：

黃色威嚴的警察制服，綁腿，皮帶，和邊沿很大的制帽，我恍然大悟起來了。

這些船夫的眼力又怎麼這樣準呢？

正在這樣胡亂猜想的時候，孫君猛的又說出話來，帶有幾分威嚇性質的：

「我給你就是了，你……」只見他說着從票夾裏檢出張票子來，鉗在手裏搖幌着，「就這罷，一角錢，拿了吸煙去罷！」好像太老爺賞他奴才東西的樣子。

趕緊，我一步跑上去，想搶下他的票子來，但他早敏捷地躲開了，「這算什麼，這……你放着你的，我還有用處哩！」

「不能，不能！你怎麼這個樣子？」我執拗地攬着他的胳膊，把我的票子遞上去。但是——那漢子却看呆了，誰的也不來接，只膽怯地笑着。

忽聽船上一聲喊，那漢子飛跑到船邊去了，等我正要喊他們時，那兩個可憐的船夫已起了錨，一個持篙向河心開走了。浮萍似的小舟又飄搖不定地陷在滔天的波浪裏，任我們怎麼喊也不回頭了。我悵惘地只向河心張望着，孫君紙烟香味又縹渺地送到鼻中來了。

現在我又石頭落地似的渡過了黃河，是在校中默默地回想沿途情形的時候了，一個幽靈似的船夫影子，又早雜亂地湧現在腦際。但已不復是糾纏的，貪婪的人，而是可愛的可憐的朋友了。

## 老三哥

河北保定師範

正則

鄉居雜誌之一

一覺醒來，睜開惺忪的眼，幕地裏感到置身異地似的生疏。嗚嗚的汽車聲呢？當當的鐘聲呢？心裏覺得奇怪；接着心神一定，意識就清明了；瞧見籠罩着我四圍的不是雪白的牆壁呀！而是灰色的黃土牆。呵！我明白了，這原是我那闊別了三年的老家呀！是的，整整三年了。

在這裏沒有高矗入雲的洋樓，沒有嗚嗚的汽車，沒有大飯店，沒有公園；有的，有的只是喔喔的雞啼，斷續的犬吠，低陋的土屋及黃瘦的農人。

一翻身，下了床，忽然聽見院內有人在咕咕嚶嚶的談着。聲音是那樣的微弱，及至最後，才一個字

一個字的聽得清楚：

「唔，老三，今兒格可起來的不遲……」母親的聲音，接着兩三聲的咳嗽。

「……唔！大嬸也起來了……我是來求你老人家來的……」聲音漸微弱下去，斷續地聽不十分清楚。

「……喲！甚麼事呵！值得你起的這麼早。」

「……大嬸！我是來求你老人家的……我想來求你老人家借給我一點米！昨兒格大集上，因為沒有現錢，人家又不肯賒……咳，老天爺也是老格勁的不下雨，米價已經長到一塊二毛錢一斗……在這青黃不接的當兒，窮人們可真沒法了……」

「咳，俺家米也不多的，這麼熱的天氣，也不敢吃頓乾飯，老是喝米粥……」

「咳……」

我坐在床沿上，把手托着腮，想靜聽他們的談話；不由自主的，三年前像老牛一般健旺的老三哥的影子，一閃，一閃便從我的腦海中湧現起來了。

老三哥是我的一個左鄰，在從前他是時常的被雇到我家裏來作活的。在八月農忙的季節裏，田中的莊稼都熟透了，滿過腰發黃的金穀給太陽晒看，風在田野裏迴蕩着；野花、泥土和草根的香味裏，攪混着肥料的腐臭，到處淡淡地散佈着。老三哥僵硬的手掌裏握着一大把熟透了的金穀，丟在背後，挽起鐵板板的褲管，赤裸出半截黑毛腿來。彎下紫黑的腰，一個勁兒往前割……割……像給穀子復仇一樣。他那圓的頭四周掛滿了汗珠，彷彿早晨帶了露水的西瓜。



吃啦……吃啦……吃啦……

背後留下了一條小巷似的道路，站立着一列穀捆。他往手心裏吐兩口唾沫，西瓜圓的頭顱上汗珠滾……滾……滾下來滴在他那張開嘴想吃東西的土布鞋上，他像發瘋似地拚命地割，恨他自己沒有那一下子割得精光的氣力和速度。我在後面跟着他拾剩下來的穀子。

「嘿！老三哥，我們歇一會兒吧！」我呼喚着他。

「哼！歇着，歇着還不如幹着痛快呢。」西瓜圓的頭上的汗珠又滴了下來。

「哈哈！老三哥，我說你怎麼不再往下教我那個小曲兒呢？前天在馬棚裏教給我的那個小曲兒，是叫什麼小放牛兒……」

「噢，那個小放牛兒嗎？來着？」

天上的松權什麼人兒栽的？

地下的喲，黃河什麼人兒開的？

什麼人兒，把守過三關口？

什麼人兒出家沒有回來吧？

什麼人兒出家沒有回來吧？

什麼人兒出家沒有回來吧？

……

母親忽然開了門，陽光趕走了黑暗，打斷了我的回憶。

「屋子裏歇會兒來吧，老三！」母親招呼着他。

「唔……」

「呵！這不是老三嗎？起來的好早呀。」我假裝完全沒有聽見他們談話似的，這樣說着。

老三哥像老百姓見了官似的，怕怕縮縮的，及至我招呼他坐那小凳子時，他才坐下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在外邊還好？聽說洋鬼子又鬧起來了……」老三哥這樣柔聲柔氣地說。拉下了旱烟袋，吸着旱烟。我眼睛順着聲音瞧去，使我吃了一驚，乾橙一般的黃瘦的臉上刻滿了深深的皺紋，高高的鼻梁和額骨，兩隻眼睛凹陷到深處，閃出了飢餓的光線。疏稀的短鬚，像夏季烈日下晒着的枯草，圍繞着兩片乾癟的嘴唇；呵！這是三年前像老牛一般健旺的老三哥嗎？不，這是一具活屍呵……

「老三！等着，我給你拿米去。」母親走了。

屋子裏剩下了老三哥和我，他的神氣是那樣的憂鬱，動作是那樣的遲緩。一種沈悶寂寞的空氣籠罩着四周。我一面端詳着老三哥這相別三年來劇變的軀壳，腦子裏又閃出了幾年前那幕在地裏拾穀子，學唱小放牛兒的情形來。

「老三哥，這幾年家境比前幾年好得多了吧！」

這句話好像打中了他的心絃，他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來：

「咳！那裏，這幾年更不行了，你在外邊不知道家中的情形噢……豐年糧食不值個錢，災年更不用說了；成天價這個稅，那個捐，三天兩頭兒出，你想一個莊稼住子，可打那裏來個大錢呢……不用說

咱們這底本淺的，就像福祿他們，誰不知道他們是咱們這一灣子的財主，可是這幾年呢？也弄的不像個樣子了。地已經去的差不多了，聽說還欠人家外邊許多的錢，家裏的人們，整天的吵鬧……咳……不行了……」

窗外突然送進一個女人的聲音，打斷了老三哥的談話。

「狗兒他爹在你家裏嗎？」聲音是那樣的細啞。好像失了生活力似的。

「誰？」我問着，走到了門口。

「那是狗兒他媽，不用理他。」老三哥在後面說着。

呵！這是老三嫂嗎？蓬亂的頭髮，好似冬天乾枯的黃松針，散披在她那蒼白的兩頰上。兩隻封建遺毒的棕形小腳，因未裹得完全，後面露出了紅腫的肉。灰色的禪腰上束着一條布絮，左手抱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右手扶在門框上，我怔住了，半晌才吐出這樣一句話來：

「裏面來坐一坐吧，老三哥是在這裏的。」

「不啦，家裏沒有人，鍋裏的水已經開了……」

母親拿出了米，老三哥扯起了衣腳，包着幾升米，眼裏閃出歡喜的光，嘴裏咕嚕了咕嚕走了，我望着他們的背影慢慢的消失了。

雄雞在窩內喔喔地啼着，牆外的牛羣踏着笨重的步子，傳來雜亂的沈悶的鐸聲。騎在牛背上的牧童，提高嗓子唱着流俐動人的小曲兒：「……天牌唻，地牌唻，大鼓牌呀嗨……」

——故鄉，還是三年前的故鄉！所不同的是農民的生活更難維持了。

## 鄉居

何年

一九三六，草於保陽。

我從沒有在上海度過夏天，今年是頭一次。往歲都是回到內地的城市裏去，躺在藤椅上看點書，待到下午洗澡後喝綠豆粥；有時也跑到鄉下去看農家屏水，坐在車蓬下聽噪耳的蟬聲，居然將幾十天的難過日子在這些無聊的閒情下混去。然而總不會在上海逗留過一兩週，聽說這里一向是亢熱悶人的，雖然有的是許多內地夢也想不到的冰凍飲料。可是今年却給幾位朋友慫恿着在上海歇夏了。我的居所是鄉下的一幢大洋房。

居住的地方是一處濱江的學校，三伏天裏一點都不覺得熱，每天總有東南風吹着，門口左近有許多××人開設的紗廠，然而純粹是鄉村的味兒。一大早那些紗廠就叫着幽長的悽慘的聲音，使一個懷鄉病很重的我無法再在清涼的朝晨裏睡去，於是只好爬起。淡紅色的陽光柔和地映在牆壁上，一部分瀉在江上成了無萬數閃爍的金條，當我伏在窗口讓徐徐的晨風吹拂着我的短髮時，那條馬路上已經有許多坐着工女的小車在搖拽地推動着了。這時簷頭有幾只麻雀唧唧喳喳地噪個不休，遠遠近近的蛙聲蟬聲也清清地送來，更有一種從樓下一大塊碧綠的草地上和樹枝間發出的野草香味，使人嗅着只感到快慰幽雅，卻說不出到底是一種什麼味兒。這種美麗的晨景的享受，是我平生第一次。倏忽之間，住在這里已快近一個月了。

然而近來却消失了這種可愛的美麗的晨景。近來天常下着雨，在雨裏，這兒所看到的只是迷濛

沉悶，遠近都給雨絲浸成一幕烟霧，霧里的一切景物都模糊不清，尤其是在朝晨。當那些××人的紗廠的幽悽的汽笛聲長鳴時，另外又夾着一種拍拍的機關槍聲，那槍聲像奏着歌曲似地，時而拉得很長，時而又很短。每天早晨，我總得給它從夢中驚醒，可是一聽慣了也就不感到它的使人煩厭，祇是意識到這是人家在辛勤地磨鍊他們的武器，於是「危險」的念頭時時在我的腦中徘徊着。

今天早晨，我還睡在床上揉着惺忪的眼睛，（我又是給那機槍聲吵醒的。）那個茶房的兒子叫四寶的，突然推門而進，一種氣急敗壞的驚惶神情，使這個異常聰敏的小孩子失去了他平素的靈活，他不住地喘着氣，我很希奇他的失常，看他匆忙地放下替我洗淨的衣服，就呆呆地立在桌子邊，他顯然給一種過度的恐懼驚駭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吞吐地告訴我：

「先生……我……我經過平涼路……那裏有××鬼子……亂……亂放槍……兩下裏打得  
很利害……」他一邊用衣袖揩抹着臉上滲流得像許多河道的汗痕。

「噢！」我這才知道了他的驚惶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於是爬起來倒水嗽洗。

「呵！真要把人的魂靈嚇掉，要不是我的車子踏得快，說不定小命給打死了。」他已恢復他那敏捷的常態。「到現在心裏還撲通撲通的跳着呢！」

「四寶，一共有多少兵？」我打了一個哈欠。

「不少，兩邊總有二三十個吧！銅盆帽子，黃軍裝，還有幾輛像汽車的炮車，嘩嘩地響着，我是走人家田裏踏過來的，不大看得清楚，總之是××赤佬。他媽媽的，這些狗東西。」他向着窗外朝馬路上啣了一口。「先生，這些狗東西，我們的兵怎麼不去打走他？」

「噫……」我用右手不住地在睡亂了的頭髮上梳理着。「打他……打不過怎麼辦？」

「我不相信，我記得那年子，××鬼子在上海就打不過我們。那時我還小，可是我倒不怕，天天偷着跑出去擠到那些賣報人的跟前看人搶着買報紙，報上天天說：『我們勝的。』那里打不過先生？我不相信。大哥告訴我我們怕他們，我們不肯打，我們……」一個才十二歲的男孩子的臉上從他內心裏激發着無限憤懣的神情，他率直地說着，我感到很愉快，但自己是一個比他大不了幾歲的年青人，然而連這幾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對他覺得非常抱歉，我羞慚地說：

「四寶，真的，我們可以打，我們只要大家齊心，我們的力量是可以把他們趕走的；不過，四寶，假如跟他們打起來，你預備怎樣？」

「我嗎？我一定去賣報，我去賣那天天印着打勝仗的大字報。」他興奮得似乎要跳起來。

我看着他那張激動的小臉，臉上閃着熱烈奮興的光彩，我心裏像受到一陣雨露潤溼過似地非常舒服，我輕輕地用雙手在他肩上拍着，而且很誠懇地向他說：

「好的，四寶，你是一個好孩子，你是一個能愛國救國的孩子。」他感到我這種獎譽的話有點難為情，他低下微紅的小臉。

「先生！大哥說廣東人打××人是假的。」突然他擡起頭，向我問着這個當前的難題。我爲這句問話，我默然了。好久好久才含糊地說：

「這個，現在你不是一時可以懂的。總之，我們不問他是廣東人，或是廣西人，我們記着：我們是中國人。」

「噢……」他也含糊地應着，右手的中指在桌上塗畫着幾滴殘餘的水跡。「先生，你聽，我爸爸在叫我呢！」

果然在樓梯口，一個中年人粗亢的喉嚨在喊着：「四寶……四寶！」

他很迅速地跑出了我的房間。

這時窗外很寂靜，可是却非常沉悶，風吹着有點涼，天上橫滯着很多灰色的雲，像蘊藏着無限的雨意，遠近的蛙聲蟬聲也都停息了，只是從馬路那邊頻頻傳來不斷的機槍聲……拍……拍……拍……拍……拍……拍……

## 秋天

尹雪曼

秋天，北國底秋天是憂鬱的啊！

從天邊哪兒刮過來的十月的風，也是憂鬱的，帶來了金黃的景色，金黃的葉子和金黃的秋天。望望天，天空很高，很藍，是靜靜的蒼穹呢。沒有一塊兒白雲在那上面飛，真是——

「和家鄉的秋天差不多呢。」

於是便想起了那個家，那個有着明媚的，高爽的十月風光的家；在哪兒，秋天的確是一個值得留戀的季節呵。可是——

「日子不是太快了嗎？」

猛的便想起了那塗着血的日子，可不是，日子過得太快了；記得五年前自己從槍聲中，從染着鮮

紅的血跡的路途上，懷着一棵熱望的，憤懣的心跑到關內來；當初自己是怎樣幻想着，到關內來後，應該如何的把自己刻苦起來，告訴別人有多少無辜的不幸的人們，都屈伏在異族的鐵蹄下了。可是，可是——

「關內却有一個不醒的夢呢。」

是的，關內有一個像永久不會醒的長夢，許多人在這個夢裏過得都像很坦然，很隨便；雖然他們也看到了有許多人從關外跑過來，帶着血和淚告訴他們一些殘暴的事，然而在她們的心上，這些事並不能激起一個大波動；祇是和秋天的流雲差不多，淡淡地從很高，很靜，很藍的蒼穹上飄了過去。

但是，他却記得當他跑到南國時，雖然那裏不像北國的秋天一樣；但是他却在那裏住了下來，渡過了一個年，在一個嚴寒的季節裏，參加了一個狂熱的抗爭！為自由的抗爭！為數百年來沒有的一次民族的怒吼！

的確，在那時他才懂得生活，明白生活的真諦！他悔恨自己過去的懦弱，偷偷地，無聲無臭地從關外跑進關內來；與其說那時爲了要喚醒國人去作永久的抗爭而回來的話，還不如說是自己太缺乏勇氣！爲什麼不去參加當地的義勇軍呢？而要跑到關內來。現在他覺悟了，在這種生活裏他過得很興奮！很有力！

不幸，那一段有力的生活很快的便溜了過去，許多不幸的原因將他一腔的熱血淹沒了下去。他便又開始他的流浪生涯。在夏天，他從南國酷熱的季候裏，跑到北國來。這樣，這樣日子便很迅速的流了過去。現在——



「五年了呵！」

便那麼傷感的嘆息着。五年來是一個不短的歷程呢，但是自己作了點什麼呢？除掉了瞧着敵人在一步步向前邁進外，五年來自己的生涯的確是太慚愧了，太不值得了呵。

「家鄉呵……」

再想起那個遼遠的家鄉，真要流淚了。家鄉這時正有一個可愛的秋天，藍的蒼穹，白的流雲，十月的風，溫暖的季節……還有，在空曠的，茫茫的原野裏有黃了葉子的大豆。

「讓這些記憶永久刻在腦筋上吧！」

北國的秋天始終是值得愛戀的，恬靜的天空，很高，很藍，沒有一塊白雲在上面飛。空曠的原野，無盡頭的向天邊伸開——有着黃了臉蛋的，靜穆的鄉村，蒼鬱的樹林，白的羊羣，古老的車水牛的鈴聲，都在這靜穆的，十月的季節裏蕩着。

忘不掉的家鄉的秋天呵！

北國的秋天是值得愛戀的。

十月寫於安陽。

## 隨筆數則

浙江省立  
杭州師範  
趙作鵬

### (一) 秋晨

甜夢的餘影，還未在腦中褪盡，在朦朦朧朧的當中，我跟踉蹌跟着葉君走到了操場上。

圓大的月亮，還掛在西邊的樹梢上，淡淡的青光，灑遍了大地，幾顆耀目的星星，在碧青的天上睜眼：東方已隱隱地現出了魚肚白。

啾啾的秋蟲，似乎在歡迎晨曦的光臨，叫得格外的起勁。

早風吹在身上，寒刺刺地，怪不爽快。我們趕緊開始了我們的健身工作。

月光漸漸地淡到使映在地上的影子只剩了個大體的輪廓，東方的白天，漸漸地加上了光明。

跟着我們跑的影子，終於淡到找不到一絲痕跡。掛在樹梢的月亮，似失戀的少女似地無神地凝視着靜穆的大地。

嗚嗚的汽笛，衝破了大地的靜寂；馬路上沉重的馬車聲，在警告着好睡的人們。

清明幽靜的四週，此時好像籠罩了一層薄紗，變成了白茫茫地。

突然，雄壯的起身號響了，我們慢慢地踱向盥洗室去。

十月二日作於杭師。

### (二) 包圍

秋天的日子，真的太短了，雖只下午四點鐘，而太陽已掛在西邊山頭上了。淡淡的紅霞，已染遍了天空。我與項君坐在樹蔭下草地上，看着同學們打球，汗從他們的頭上滴下來，他們似乎沒有覺得。

我正看得出神的時候，突然項君在我肩上一拍叫着：「看！你的頭上。」同時，他逃了開去。我雖然被他嚇了一大跳，但卻沒有跟着逃走開去；我擡頭看見許多小蚊子在頭上飛舞着，黑壓壓地一羣。牠們好像是隨風飄蕩着，但總在我們的頭上。我的手向上一撩，牠們像有秩序似的散開了。但牠們好像

勇敢的戰士，立刻作第二次的包圍，牠們組織得似乎更堅實更有力。我有點冒火了，將兩手在空中拍了兩次，在當時，牠們又散了開去，但只一霎那，就組成更有力的新陣容，向我的臉頰進攻，我真沒辦法了，我的臉頰癢了起來。

我只退避了，走了開去，讓他們耀武揚威地飛舞着。

十，十五，作於燈下。

(三) 初秋

連發了幾陣大風，接着就是絲絲的細雨，迷迷濛濛地，籠罩住了四週的景物，滿佈在天空的是白烟似的雲。

當我走過每天見面十多次的泮池，今天忽然發現在擠滿浮萍的水面上，增加了幾片的枯葉。

又是一陣風，從池旁的樺樹上，輕輕地飄下了幾片枯葉，無聲無息地躺在浮萍上，似在等待牠們同伴的降臨。

我仰望着白茫茫的雨絲，在我的心頭閃過了一個念頭：秋意已是這樣的深重了。

(四) 摧殘

早上特地折來放在案頭上的桂花，到下午四時已經勾腰屈背，披了黃褐色的外套了。但牠似竭力吐出一縷縷的馥郁的香氣。

我將這已經衰老了的紅顏，鄭重地安放在我看的書前，我喜歡牠那絲絲的清香，綿綿不斷地送到鼻管裏來。我感到愉快，我將注視着書本的視線，移到這衰老了的紅顏的面上，我不禁微笑了，我愉

快地領受着這青春已逝的處女的幽怨。

一個同學走了過來，將牠拿起來送到鼻子前面去聞着，大概因為他太性急了，他體味不出這縷縷的沁心的幽香，竟毫不思索地將桂花摔在地上，而且還恨恨地加上這麼一句：

「這種沒有香氣的桂花，放在案頭上做什麼？」呀！天啊！他那裏知道這桂花的苦衷。

我丟了書本，對那躺在地上的桂花呆看，我彷彿聽見牠那幽怨的哀泣和悲訴，我又似乎聽到牠在咒詛人類的殘忍，對這可憐的牠竟無一絲一毫的憐憫和同情，而反將牠摔在地上，受着踐踏與摧殘。我又彷彿聽到牠在怨恨那折牠的人，牠在樹上是那麼逍遙自在，溫和的風，將牠的清香送到很遠的地方，而驕傲地矜誇着。而且牠的命運也不會那麼短促，更受不到無故的踐踏與摧殘。

我又彷彿聽到牠停住了哭泣，無力的呻吟和嘆惜從牠的口中吐出，直到另一位同學的脚踏上了牠的柔弱的身軀。此後我再也聽不到一絲聲息。

我擡起了頭，惘然地望着窗外。窗外下着絲絲的細雨，白茫茫地，看不清一切。

九二三，作於杭州。

## 生命的園地

光明

小朋友！這是一個奇蹟。

每當我忽忽地走進嫩柳低垂，崇墉四合的母校時，聽着你們鏘然悠然的琴聲時，正如久客者在蹣跚涼涼中掠過一陣鄉音的絮語，嬰孩尋不到入夢之路時送來一聲慈母柔曼的眠歌，是那樣的感

到消沈中的興奮，徬徨中的安慰。

這是一個奇蹟，小朋友！

雖然當我跨進了母校，已不是我記憶中十年前的母校了；我看不見我們道貌岸然的李先生，看不見我們的級任教員與憨嬉的同學；而且，守門的不是金海輪，伺應的更不是謝長齡；而且，教室，運動場，寫字的桌，坐的椅，什麼都不像從前，不，壓根兒就不見了當時的屋子和地面了，這又何嘗是我的母校呢？可是人事上無論變遷到怎樣，在她十五年歷史的厚冊裏，無疑的有我生活紀錄的一頁，在她無量數美麗的圖書的堆積中，更無疑的有我憨嬉的一幅，只要你們鏘然悠然奏着琴唱的歌時，便是給我以重溫細認的機會了，使我感到興奮與安慰了，即使紀錄的文字模糊到不可識，圖畫的顏色消淡到不可想像。

朋友，這豈不是一個奇蹟！

我想，不僅我一人如此，當然的，凡是留下一頁紀錄與一幅圖畫的，都有同感。如問爲什麼這樣？命中原有許多不可思議的事，蔓草中偶然開了一朵小花，走路時偶然遇着一個可怕的長臉，電桿下撞倒一輛自由車，坐車的人捧着腳直嚷，這一瞥的經過，也會記憶到永永久久，何況與我們結下了那樣深到不可解的因緣的生命的園地！

這是怎樣的一片園地，我不知所以讚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了我們的生命，從這片園地裏，我們取得了生命上適當的營養，固然，我們不能忘了大自然的恩賜，但延續生命使牠永久存在，培養生命使牠盡量擴展，使牠健全，使牠充實美滿，其功績正不下於自然。

在這裏，有的是愛的光，是同情的熱，是微笑的溫情；在這裏，你舞踏着青春的樂土，你沐浴着健康的柔波，你吸取知慧的源泉，你吐納和平的空氣。

現在這一片園地已開闢了十五年了，這十五年中不知已積下了多少生活的紀錄與美麗的圖畫，更不知已培養了多少健全的光大的充實的生命了，這樣我所謂那個奇蹟，當然不僅爲我一人的獨感，而且在他日的你們成爲一個踽踽涼涼的旅客，或是尋不到入夢之路的嬰孩時，也許，不是必然的，同樣要感到一種興奮，一種安慰的。

小朋友，我們該怎樣讚歎這個奇蹟，爲了我們的園地；又該怎樣的愛護這片園地，爲了我們的生命。

## 病中一週雜寫

孫越舫

### 前言

在不離床褥的一星期中，我轉着無數的念頭：

我懺悔着過去一切的非是；

我感激朋友們極大的賜予；

我要改革我沉默的怪癖；

我要使我固執的思想維新。

謝謝A A醫生的看護，現在總算又還我自由了，我是多麼快活啊！

我要記錄這在人生旅途上的一個小小的波瀾。

十二日

在平時，自以為對於飲食起居非常小心的我，終於也免不掉脫了軌道，今天也睡在療養室的牀上了。

頭痛，發冷，肚子痛，腹瀉。

整整的一天，我不食也不能行動，可是瀉的次數，却有二三十次之多，而且並不是糞便，乃是血和痰也似的泡沫呀，這顯然是患了婦孺皆知的「赤痢」了啊！

「今年是虎列拉年啦，當心啊！」

我意識到四、五月間流行的傳說啊，我駭怕，我肚子痛得要哭！

我又懊悔着昨天吃了一隻生梨，那簡直無異於「自殺」。本來已經覺得身體不甚好的了，怎麼還可以吃生冷的果子呢！

我想睡，可是腹痛如絞，不容許我有片刻的睡覺時間。

我呻吟着。

傍晚放工的氣笛，又「嗚——」地長鳴起來了。

「老孫，幹麼也病了？」

「什麼病啦？」

L君與C君跑了進來，以譏刺的口吻，似乎對我表同情，可是我呢，實在病得不能講話了，有氣沒

力地回答了半句：

「痢疾！」

「啊！也是這個討厭的病症，趕快看醫生去吧！否則，就要瀉乏的呀！」

「老Z也患過這病，請A A醫師打了幾針，現在已經完全好了。」

啊！謝謝C君的這一提，我就恍然記起了近在咫尺的A A醫師，不必再老遠去請D醫師診察了。

十三日

自從昨晚A A醫師給我注射了一針，又吃了約有十個C C的蓖麻子油後，頭痛，發冷確乎好得多了，可是瀉的次數却反而增加不少。這整整的一日，我和便桶好像結了「不解」之緣，一刻鐘也不能分離。

我害怕，想趕緊找人去替我配一瓶 Uzara Tab 的藥（A A醫師開的方）。可是在這「安息日」的今日，有誰高興呢？而且有的因為職務關係，不能脫身外出，我惟有焦急地等待着。

「老孫，今天好點嗎？」

謝謝L君與C君，又來望我了。

「頭痛好得多了，可是瀉却加劇了；藥也沒有去配。」

「這是因為服了蓖麻子油的緣故吧！藥讓我替你去配！」

L君慨然地把我的藥方接了過去。

「藥錢不知要多少？」



「不要緊，等配回來再說，反正西藥的價值是沒有一定的。」  
他們去了，我真感激他們的俠義的行爲。

十四日

昨晚打了第二針，一晚上不曾瀉過，就是今天也只瀉過三趟；因此精神好多了。

「噲， Pass ！」

「Here ！」

「Hello ！」

「Right Right right ！」

在白天，療養室的周圍，靜寂得連蚊子的叫聲也聽得清楚，可是一到下午五點鐘，工廠裏的放工的氣笛「嗚——」地長鳴了一聲之後，就有不少的孩子在室前的一小塊隙地上玩起小皮球來了。於是種種的雜鬧聲，歡呼聲，拉拉隊聲，又開始蔓延了起來。皮球又常常打在玻璃窗上，把數日來不會好好睡過一覺的我，時時在正將熟睡的夢中驚醒過來。

我懊惱，我憎恨，這批野孩子們太喜歡胡鬧了。

但是過後，再仔細反省一下，唉，我是不該憎恨他們的。

他們經過整整一日的工作以後，正需要一種相當的娛樂，來調劑他們身心的疲勞。我假如是健康的人，不是也願意去參加這種遊戲的嗎？

十五日

我素來不甚熟稔的D君，今天突然送了一只麵包來給我，並且安慰我許多話，這真叫我有說不出的感激。

啊，我慚愧，我不知道直爽的D君，對於朋友的感情，有如此的關懷！

今天我才明白朋友的真義了。

從前，我覺得朋友間和我好像隔了一堵牆似的，可是現在我真覺得朋友們的可愛了。我懺悔過去一切的非是，但是已經遲了。

我惟有「阿Q」式的說一句：「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十六日

無疑的，一個和病魔廝殺得十分起勁的病人，極需要有一二個朋友來和他談談解悶的。但是我的朋友都是被生活的圈套緊箍着的人，非要到一定的時候，是不能來看我的。我孤獨地睡在牀上，寂寞得要死。

「最好能夠裝一架礦石收音機，既經濟，又不妨礙他人，却可以打破你的寂寞。」

早晨S君跟我講過，我也覺得不錯，可是要備一架礦石收音機，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十七日

「嗚——」

救護車淒惻的悲聲，不時地打從室前經過，我也不時的心悸着，我不忍聽這種淒楚的怪物的嗚聲。

被稱為世界第六大都會的罪惡淵藪的上海，每天不知道有幾多不幸的人要趁這車的呀。比較起來，我患的是輕病，還算是幸福的了。

十八日

今天總算回復康健了，不過一點氣力也沒有。

我對鏡自窺，覺得除了皮和骨之外，許多肌肉都已不知那兒去了。

正是「人比黃華瘦。」

在這次病中，我真感激 A A 醫師，承他每日替我診治，送我針藥；我又感激 W, L, D, C, S 諸君，承他們不時的過來望我，但是我連「謝謝」也不會講過一句，真是十二分的歉仄。

不過我覺得口頭上的「謝謝」似乎太屬於虛偽了，我惟有內心的銘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我低吟着鄭風。

二十五年九月

## 寒假日記

崑嘉青三  
縣鄉師 徐文彩

一月二十日

我所最喜歡的孩子是活潑的孩子，我最愛慕的行爲是活潑的行爲。可是我自己的行動，適與理想不能符合，我既最歡迎活潑的孩子，那麼我自己爲何不做一個爲人所歡迎的活潑的孩子呢？爲何我的行爲老是遲鈍的呢？這次的成績報告單上，在活潑項下批着一個「丙」字，在貢獻意見項內也

有着「欠活潑」三個大字，那便可證明我的行動太不活潑了！

但是我爲什麼不變得活潑些呢？那倒有二個原因：一、我生性好靜不好動，尤其是對於交際方面，往往不能活潑參加。二、我的聽覺是變態的，不用心聽頗不易入耳，人家在談話時，我多不能完全聽到，所以也不插入。我記得幼年時，在姊妹八人中，也可說是會說會笑的一份子。後來因爲屢次誤聽而鬧笑話，於是把我活潑的天性漸漸泯滅了。

一月二十一日

在學校中，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孤獨者，雖然學校中有四十多位女同學都是我的朋友，可是她們的與我交接，都是些平淡的事，若有祕密的要商量的事，她們不便和我講了。遇有祕密的事，等我知道時，別人都早已知道了！所以我不是她們知己的朋友，是一個孤獨者。

在家中呢！雖然比在校中好些，可是精神也不能愉快，我是生於多姊妹的家庭中的，照他人看來，這是多麼開心的呀！可是我每逢他們相聚一室，談得愈開懷的時候，我愈感悲痛，甚至會抽泣起來！他們要同我談話，必須說得響些，可是我聽了這種高聲的話，又會像受了氣似地格外苦悶，所以他們要說話，說得輕呢，我不能聽到，說得響呢，又恐我苦悶，左右兩難，祇好少和我講話，所以我的精神總是悶悶不樂的。

總之，我的一切，都給我的兩只耳朵犧牲了！

一月二十二日

「開心呀！今年有得放五天的陽曆年假，我可回家了！」A君一跳一跳像隻喜鵲似地說。「沒有

五天的，只有三天吧！我對A君說。「五天呢！」A君和我爭辯。「去年只放三天，今年那有放五天的道理！」我不服氣地向他說。「你不信，我同你去問B君好嗎？」A君向我猶笑了一下。「好的！」於是他雀躍着去問B君了。「張先生早會上已經報告過了，還有什麼辯論的價值！」B君嘻笑着說。於是他們是一陣大笑。

唉！這種公開的事，只有我不知道還會去和人家辯論呢！

「你們一閭內，有幾人有民族英雄傳的，快把姓名記起來。」楊先生拿了一張紙走進來說。「我沒有，」許多同學異口同聲的回答。我因不知楊先生所問的是什麼，聽見他們都說沒有，那麼我想我總也沒有的，就回答了一聲沒有。後來楊先生走過來指着書本中的一本民族英雄傳說：「這是誰的？」「我的，」我忙回答。於是他們都笑了說：「那麼，你怎麼說沒有呢？」

「彩！你去拿點鹽，放在肉絲裏。」母親對我說。我只聽得了前半句，所以拿了一匙鹽放在母親身旁的桌上就了事了。吃飯時，他們吃了肉絲後都說：「怎麼這樣淡，沒有放鹽嗎？」於是母親的臉轉向着我，我却說：「媽媽只叫我拿鹽，所以我沒有放下。」於是引得他們笑得飯都幾乎噴了出來。

唉！自我的兩耳受損以後，鬧出的笑話，真難以數計呢！我將成了人們一切笑話的導火線了！唉！我……

一月二十四日

俗語說：「日子二天一過。」這句話原含有取笑的意思，可是到了現代，國曆固已通行，舊曆却依然存在着，弄得我們的日子真如二天一過了！

國曆的新年，剛過了二十天，又來了一個舊曆的新年，牢牢不可破的習俗，什麼吃年夜飯呀！放高昇炮仗呀！祭祖宗呀！敲年鑼鼓呀！拜年呀！店家的討債呀！一幕幕，一件件，哄哄地，熱烈地在表演着。尤其是在體育場的一角，許許多多的小人大人，穿着紅紅綠綠的鮮豔的衣服，帶着花花綠綠的首飾，軋來軋去，擠得甚麼也似的，這是畸形的怪現象嗎？我不敢說，這是昇平的好現象嗎？我更不敢說。

一月二十六日

由於冬天的冷，便想起了夏天的熱。冬天晒太陽，夏天乘風涼，氣候轉變，人的好惡也隨着不同。「趙衰如冬日之可愛，趙盾如夏日之可畏。」古人把冬夏的太陽來比喻人性的和平和嚴厲，是何等的切合啊！

一月二十九日

在近代式的柏油馬路上，常有伊呀伊呀地轉動着的獨輪車，很迂緩地跟在疾馳的汽車後面，蹣跚地前進，一九三六年汽車和古代遺留下來的獨輪車，相互象徵了現代的矛盾。

圍爐取暖，汽車代步的資本家，他們那樣的閒散，那樣的舒適，而圓滾滾的金錢，確會源源不絕地流入他們的口袋裏。一般整日整夜勞動着的人，却往往拿不到僅足以糊口的酬勞費，這又是現代經濟的矛盾。

汽車與獨輪車，資本家和勞動者，是矛盾的現象，那草屋和洋房，短衣服和長袍子，西菜和沙子飯……等等，也都是矛盾的現象，矛盾，矛盾，永久的矛盾呀！

然而現代的社會，就永久讓他矛盾着嗎？一直矛盾下去嗎？爲了不要看這個矛盾的現象，還是大

家起來想一些兒辦法吧！

二月二日

匆匆的二星期寒假，已在我眼前閃過了！我那別了的藍塘又將重臨了！親愛的同學先生，又要見面了！那監牢似的生活又要實現了！

今天，是我到校的日期！我和妹叫人挑了行李，緩緩地向北門走去。

當我倆在碼頭上候船的時候，並未感到怎樣的難過，但是戀戀不捨的情緒，支配得我若有所失；一聲汽笛，慣使人別離的無情之物，緩緩地動了！

我真像失掉了知覺般的，癡獸般地注視着岸上我那親愛的妹妹，同時她也向我望着。

可恨的汽船蠕蠕地向前進，視線也跟着船窗不斷地移動。

直至二人的視線，不能見了，才回過頭來。

啊！可愛的妹妹是去了，但她那倩影，永恆在我底眼簾內，真使我分秒不能忘記她！

一九三六年二月作

著生先華仲金



書叢年青明開  
**禮巡洋平太**  
角四 册一

近年來，遠東局勢的危急激動了太平洋上的風雲，而太平洋上的風雲，又增進了遠東的危急。生活於遠東問題核心的中國的我們，再不能忽視太平洋上的一切了。作者針對着這種時代的危難，想喚起國人的注意而寫成本書，所以不僅是地理形勢的橫面的記述，而兼及歷史背景的縱面的解剖。使讀者想到：我們民族要怎樣才能在這帝國主義張牙舞爪的時代生存下去？內容分：上海、東京、海參威、阿拉斯加、美國西海岸、巴拿馬運河、夏威夷、南太平洋諸羣島、菲律賓、新加坡和香港十篇。並附有精美插圖及各地地圖幾十幅。

開明青年叢書

**青年與生活**

一册 四角五分

本書討論青年生活的各項重要問題，如教育、勞動、科學、政治、戰爭、運動、性等，均有詳細的說明，實為指導青年生活的南針。

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

**婦女問題的各方面**

一册 六角

版出店書明開



# 遊記·地方印象記



## 長城遊記

小友

在火車剛要開行的一刹那，我們的隊長靠在窗口向站在月台上的土肥原致最後一次底勸告：

「喂，密斯特土，你到底去不去啊？」

他搖搖頭，同時一陣鈴聲，車身陡然一震，便載着我們踢踢踏踏地出站了。這矮傢伙被丟在月台上孤伶伶地望望我們，好久好久才掉轉頭回去。

這位朋友並不姓土，自然也不是日本人，不過他那一副矮而胖的樣兒，圓圓的腦袋，略為凸起的眼泡，假使鼻子底下再留那麼一點兒鬍子，真不能不叫人相信他有日本味兒；於是我們便把這個現成的雅號送了給他，他當然不高興，每每聽到我們叫他的時候，便鼓起眼睛忿忿地問：

「你見過土肥原沒有？」

那神兒好像只有他才配和土肥原見面。遇到口才幹的對手，便接着回他一個：

「這，這不正是在會着你閣下嗎？」

他無法，也祇好笑笑算了。這傢伙頗有點神經病，膽子很小，這次我們

組織長城旅行團，十天以前就開始籌備了，參加的二十餘人中，只有他意志最不堅定。一會兒要去，一會兒又不肯去，弄得簽名冊上寫了好幾次他的名子又都槓去了。他要去的理由是玩，不去的理由是聽說日本軍隊這幾天正在演習，難保不遇着危險。計議了好多次，我們一致同意決計不要他參加了。今天早上六點多鐘我們在車站會齊的時候，想不到他竟也起個大早來送我們，誰知道他懷着什麼鬼心眼兒！車開後，大家把這個人談論了好久，結果斷定這是神經病的行爲。

我們因地點關係，是從前門車站上車的。車子沿着城牆繞了半個大圈兒到西直門。從西直門上車的人很多，多半是旅行的。路局特掛幾輛車專爲旅行團體乘坐，我們這輛車是四個團體合用——北大、師大、輔大附中和我們——另外還有清大、燕大、高商及其他普通團體。高級商業的人數頂多，佔了兩輛車，他們服裝整齊，各人身上帶着毯子、繩子、水瓶、鐵鍬等等東西，像軍隊一樣地挺起了胸脯，一二地踏着步伐上車；其餘的團體可以說是雜牌軍隊，有的穿着半截西服，有的爲了怕冷把大褂外面套上馬褂，女生們奇奇怪怪的外衣，五顏六色，耀人眼花。大家鬧鬧嚷嚷地擠着上車，人聲還沒有靜下來，車便開行了。

天上層雲一直沒有散去，太陽不肯露面，像是不忍看這個破碎河山的國慶一般。我們想像着今天早晨南苑的盛大閱兵典禮，多少萬的壯兒向着國旗致敬的嚴肅悲壯的氣象；又想像着下午懷仁堂裏大「堂會」的熱鬧情形，擁擠着多少的中外貴賓在爲我們的國慶致賀；不免有點兒不安，像是不該偷偷地溜出了古城而不去參加慶祝。但我們自有我們的目的，我們也無需乎作表面上的慶祝，我們要在這國難嚴重下的國慶日去實地踏看汲汲可危的華北唯一的生命線——長城——無疑。

的，每個去旅行的人，除了憑弔古跡及觀賞風景之外，都會留下一個更深刻的印象。在綏東問題十分緊張的今日，我們這一次的旅行該不至於毫無價值吧。

車行約十餘分鐘，便看到燕大的水塔和清華的禮堂屋頂，過清華園時未停，前面不遠便是清河鎮，再過去是沙河，沙河的南北兩座大橋隱約可見。過昌平後，遙望天壽山如入雲中，那兒是十三陵的所在地，目前是一「冀東」的管轄範圍了。昌平車站距城八里，故不能見城垣，乘火車遊十三陵者，須由南口下車，前面不多遠便是南口了。

南口這個地名第一個引起我們聯想的，便是馮玉祥軍隊的戰蹟。——現在車站附近還有一座戰亡將士紀念塔——從前這兒有許多戰壕，可看，現在聽說都已填平了。該地平綏路有機廠，車站附近，嚴然一熱鬧鎮市，店家頗多，居民想必多半是直接或間接靠火車吃飯的。唯一的大街叫做「交通大街」，唸起來很響亮。比較闊氣的南口飯店，現在駐了軍隊，從前曾聽一個朋友說過，南口飯店價錢很貴，住飯店反不如住窩子，這話不知可真。像那樣小地方會有娼妓，真不能使人相信，但在民不聊生的今日，被生活擠出來的農家或手工業婦女被迫操這種職業，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南口的老豆腐很有名，我約了幾個朋友下車吃了一點，說不出好來，一大枚一塊還帶半碗湯，也就等於買茶喝了。又聽說該地的柿子好，但價錢並不比北平城裏便宜，有的人愛嘗本地風味，所以仍然不乏買了嘗的人。

車在南口耽擱了好久，因為過南口便是山路，須改用大火車頭，而且車輛也不能過多。我們這一系列車本有十二三輛，分成兩列，先開走一列，——那是一直到張家口的——把我們這幾輛旅行專車丟下，先用一個普通車頭拖過來推過去，岔了好幾道軌，才碰上大車頭，原來並不是用大車頭來就列

車，而是用列車去就大車頭的，想必是怕大車頭力量太大的原故罷。

這樣費了約莫半個鐘點，車才開行。只有一個大車頭在後面推，前面反沒有車頭了。聰明的幾個「先覺者」便抱了照像機跑到那輛守車的頂前面——應該可以稱為道地的瞭望車——那地位是再好也沒有了。後來者只有擠在門裏邊，我因跑得快，也得了一個前排地位，好像乘的是電車，自己便是司機的了。平時乘火車只能看到旁邊的景物，現在則是直對着前途進行。車過南口，兩面皆山，景色本極好，而站在車前，迎面景物尤其難得。有的山峯筆直筆直尖地高上去，像要戳破天；有的呢，却圓圓的像一個一個饅頭似地堆着。山上幾乎全是石頭，大得真驚人。偶而看到一羣羊被放在山半腰，真小得像耗子一般，雖然看來山是靠得這麼近。軌道蜿蜒曲折地伸出去，忽而彎到這邊，忽而彎到那邊，像一條無限長的蜈蚣。看着看着前面一座山一座山的老是好像沒有路可走了，但走着走着，一個灣一拐，又別是一翻天地。古人詩上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這個情味。只可惜此地沒有楊柳，也沒有桃花，更沒有所謂村落，至於水呢，僅小小的一條山澗，也快要乾涸了，但却有一種詩上所沒有的東西，便是累累滿枝的柿子樹。樹葉同柿子一樣，呈一種深黃快要變紅的顏色。我想大概再要遲一些時候來看，樹葉和柿子都一定長得更紅更好看了。

從南口到青龍橋，中間經過三個山洞，站在最前線的人，目的都在用照像機攝取剛進山洞和剛出山洞的一刹那景象。但等着等着，好久還不見有洞口，迎面風吹來使人陣陣作寒，雖沒有出關，風卻頗有塞外意味了。有一位冷得受不住，不得不犧牲地盤回到車廂裏去，於是接着又擠上來一位拿照像機的朋友，他得意地回頭向後面的人說：

「頭等包廂算是等到手了。」

這一堆人不見得互相都認識，但都忍不住笑了。

走過了兩個小站——東園和三堡——前面的軌道被一座大山遮沒了。迎面已經看到長城順着山勢連綿起伏地看不到頭，想來離居庸關該不遠了。剛佔了頭等包廂的那位先生，像在對着火車賣弄他那機伶的口才說：

「看你這一下望哪裏跑！」

那意思是前面一定是山洞了，可是一轉灣，軌道仍然出現在眼前，大家忍不住又笑了。好容易才看到居庸關山洞的洞口，前排幾人不約而同的描準，都小心地捧着機子。一瞬間，車已進洞，這個山洞很長很直，——不是站在車前面也不會知道它是直的，因為車一進洞，便一直可以看到前面老遠老遠一點圓圓的亮光，小得像一粒豆子，假使坐在車廂裏，當然是沒法看到的。——車行約兩三分鐘才豁然開朗。在剛一出口時，幾個照像機同時都在努力，有一位記起他進口時攝了一張後沒有轉動膠片，接着出口時又扳了一下開關，忍不住吱吱一聲說：

「糟了，進口出口照到一塊兒去了。」

其實不祇他一人糟，別人也一樣是糟的，因為黑暗中轉動膠片哪能靠得住那樣準，除非存心祇照一張的人。於是大家又準備來第二次，等着第二個山洞。

第二個山洞——五桂頭山洞——小得多，不過像普通一個城門。在洞口左邊山上，有一面大石頭，上面刻了一個人像，像底下有人用白粉寫了「楊五郎像」幾個大字。過洞不遠，右邊又發現一個

石像，比較先前那個模糊些，隱約可以看到像是一個和尚模樣，有人說這是楊六郎，我想這應該是楊五郎才對，因為楊五郎是出了家的。

過石佛寺山洞不遠就是青龍橋了。大家紛紛下車，先瞻仰車站旁的詹天佑銅像，使我們起無限的景仰。平綏路完全國人自建，工程的艱難偉大，哪一條鐵路也比不上；又聽說火車接頭地方的太極式也是詹公發明的，這真是一個不朽的偉人，值得我國人永遠紀念着的。銅像四週榆葉梅甚多，可惜現在不是開花的時候，像旁有大總統褒獎的石碑，辭長未記，下車的人多半在銅像前留影，我們也全體攝了一張，以為紀念。

緊對着車站，就有一段長城，順着山勢一直高上去，看來也還比較完好。但來遊長城的人多半以八達嶺為目的地，因為那邊最高，而且路也好走一點。我們跟着別人順路進發，山路巔坡不平，極難走，女生們多半以驢代步，但我想這種道路，騎驢也不見得舒服的路。路見八達嶺山洞，不辨深遠，火車由此出嶺，聽說這個山洞比前三個更長，可惜我們未能乘車經過。行約二三里，方到居庸北口，城額有「居庸外鎮」四字，騎驢的也到此為止。在這兒擡頭遙望八達嶺最高峯，真是高得怕人，先上去的幾個人，看來小得像螞蟻，我們上到第一座墩台，有幾位身體比較胖的，累得喘不過氣來，自問身體受不住，便不打算再上去，只好歇下看攤上的古董。——第一墩台和第二墩台都有土人設攤售賣古錢、水晶石之類的玩意——到第二墩台時，又歇下數人，過此道益難行，每一石級高一尺餘，兩腿重如千斤，竟無力提起，加之大風吹來，時時有使人仆倒的危險，不得不用兩手幫忙扒着上去，我們二十餘人繼續前進的不到十人，扒過第三墩台時僅剩七人，遠望同車來的高商學生，早已過了最高峯又跑到另一

山頭去了。回視女生們亦都隨着努力前進，好多外國女人來玩的，高跟鞋使她們一步也不能走，所以都花錢僱兩個鄉人夾着臂膀往上扒，那樣兒很夠人發笑。我們扒上第四墩台——最高峯——回頭想看看停止在第一墩台沒有上來的人，哪裏還看得清！

在這上面，可以看到前後左右四面皆山，長城跟着山勢起伏有如一條不見首尾的蛟龍。從前老以為看山不如看水，把山看作一種死板無生氣的東西，現在方知道是錯誤了。山不但有生氣，而且有一種水所沒有的雄壯氣概，羣山起伏中的無數山峯互相傲峙着並不使人感覺是一種靜止狀態，它像是時時刻刻會冲到天空中去的。天上的雲到此也顯得渺小了，人在這兒更是小得不成東西，但可不要渺視人呀，這長城也還是人力所造成功的咧！

順着長城一直走去，大概可以走到函谷關，不知有沒有這麼一個徒步旅行者。如果要讓我們去走，那可真糟，說不定要走上一年，一天扒三個山頭，累也要累壞了，何況長城是經過無數山頭呢！因此我們想到喜峯口古北口一帶作戰的艱難，使我們不得不對過去的那些英勇抗敵的將士們肅然起敬。轉眼望關外一帶平原從我們腳下的居庸北口伸展出去，因為四面皆山的原故，這一點地方顯得很低，沒有樹也看不到房子，只一點一點的羊羣分散在各處，稀疏的草都已枯黃，除了羊羣，只有這蜿蜒的鐵路是這荒原中唯一的點綴了。我不禁想到李陵答蘇武書中所謂：「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正是此刻的寫照。雖然我們沒有見到牧馬，也沒有胡笳，但在呼呼震耳的風聲中，似乎並不缺少這種聲音。轉而想到察北綏東異常緊張的現在，說不定此地一轉眼便成了異邦，但這個侵略者並不像匈奴那樣可以以一面長城擋得

了的！興念及此，憤慨久之！

寒風使人搖搖欲墜，不敢久立，大家躲在避風處野餐。別人也多半席地大嚼。燕大女生來的頂多，有幾人用鉛筆寫生，照樣的當然更多了。這時已十二時半，大家因要趕一點多鐘的車回去，所以匆匆吃罷便陸續下去。下去雖不像上來那樣累，但提心弔膽也一樣是吃力。下來後，我們又到居庸北口的北門看看，門額有「北門鎖鑰」四字，這是一條出關的大道，巧得很，三輛插了太陽旗子的運貨汽車從我們身旁經過——無疑的是運私貨——那樣不平的道路走汽車，顯然太吃力，我們恨恨地看着車的背影，都說不出話來。「北門鎖鑰」竟是有名無實，所謂天險的居庸關又有什麼用呢！

懷着一腔悲忿的心情回到車站，某校的旅行團圍了一個圈子正在做遊戲，苦中作樂啊，我竟連旁觀的興趣也沒有了。

候約二十分鐘，車才開行。像來時一樣的進山洞出山洞，同車的女生們拍手唱歌像是遠征得勝歸來一般。我祇呆呆地伏在窗口痛快地看山，看雲，看太陽從雲隙裏射出來的光芒——這是生平所沒有見過的奇景——陽光射到遠山上成爲一塊一塊圓圓的白點兒，空中畫成了好多條白線，好像是夜晚兵艦上所放的探海燈。在船上可以看到雲影在水面上飛跑，現在看不見雲跑，只是許許多多光線在動，許許多多圓點子在動，多麼美妙的大自然啊！

過南口又停了好久，等下一班車來才把我們也一塊兒帶回北平。到西直門時，車上人已不多，路局關照我們移到前面車廂裏去。那兒真是一羣遠客，倦容從每個憔悴的面孔上表現出來，於是我們互相打趣着：



「我是張家口來的，您哪兒？」

「我是包頭的。」

「我是從大同來的。」

「一路辛苦。」

「辛苦，辛苦！」

笑聲中火車順着城牆一個城門一個城門地走過去，到正陽門已五時三十分了。

這時，二十九軍的大隊武裝兵士正從前門外往城裏走，不知多少人，望不見頭，望不見尾，整齊的步伐，勇武的精神，一路喊着「一二三四」，個個兵士臉上都充滿着興奮，我才又如夢初醒般記起來：

「今天是雙十節啊！」

二十五年國慶日在北平

## 晉祠旅行觀感

山西太原師範

侯德脩

晉祠是山西境內的一個名勝地，距太原省城約五十里；此間山明水秀，景緻很好，並且有本省軍政要人們底花園別墅，更是「錦上添花」，引人注目。省外底人，無論是辦公事的，或是辦私事的，一來到底名勝和誇耀牠底美麗更爲重要，更爲值得注意，因此我僅將我這次旅行晉祠的觀感寫在下面：

到山西，總要往晉祠去遊覽一趟，因此這條晉祠路上，常有汽車往來，遊人不斷。晉祠是個好地方，我是不敢否認的；不過我這回旅行晉祠歸來，發生了許多觀感，似乎比記述牠底名勝和誇耀牠底美麗更爲重要，更爲值得注意，因此我僅將我這次旅行晉祠的觀感寫在下面：

## 農村底破產

我們祇要在晉祠鎮兜一個圈子，我們就立刻會有一種不調和的感覺：一方面是山明水秀的天，然風景和情景宜人的闊人花園；一方面却是骯髒破爛，貧困交迫的勞苦農民。這些農民底生活怎樣呢？個個穿着襤褸的衣服，住着低矮醜陋的房屋，吃着粗劣的飯食；白天在田中工作，晚間還要經營副業，用粗笨簡單的人工方法製造草紙。他們雖然這樣終年很辛苦地工作着，可是農村破產的日益加深，已經決定了他們底命運，使他們底生活，一天比一天惡劣，一天比一天痛苦；使他們無日無時不在死亡線上掙扎，無時無刻不在荊棘叢中呻吟。

農產品價格低落，土地尤賤得不值錢，這顯然是農村破產程度加深的表徵。農田中收穫豐足的年頭，糧價特別低落，農民們拿上許多糧食糶出去，結果祇能換來很少的一點代價。如果是遭了天災歉收的荒年，一畝農田好點可以收穫三斗二斗，頂壞時，甚至一粒不穫，這時候的農民，不但好多時日的工作費和肥料等費補償不回來，同時錢糧社費……一切重捐雜稅也無法繳清；而更可憐可悲的，是終年辛苦，連自己家人底吃穿也解決不了。然而此時糧價飛漲，奸商們操縱盤剝，富人們圖利屯集，貧苦的農民們，祇有叫苦連天罷了。

土地底價格，雖然一再降低，但是普通的人，仍然買牠不起；於是祇好讓有錢的大人先生們來估便宜了。他們出很少的代價，買來許多很肥沃的土地，以廉價雇些無田自耕的農民來耕種；不缺肥料，不缺水，不誤工……自然比農民自己種植的能得較好的收穫。橫豎有錢的人什麼都好辦，沒有錢的人什麼都不好辦；有錢的人該活，該享清福，沒有錢的人該死，該受苦罪！

現在晉祠的土地，已經有總面積的三分之二，給有錢的人收買去了。一般的農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權，變成了農奴式的雇農，靠着出賣勞力給別人工作來維持生活；有的人或者租種別人底土地，但結果和出賣勞力給別人工作，又有什麼不同呢？

### 毒化的可怕

晉祠底農村雖然破產到如此地步，但人民毒化的程度也很夠醜。據引我們上天龍山的那個嚮導說：晉祠抽白面的人非常多；女人吸的也不少。但我看他那黃皮的面孔，燻黑的牙齒，恐怕他就是一個癮君子了。並且我們直接見到好些乞丐，他們在這樣的熱天，還身着油光膩膩的棉衣褲，披頭散髮，死骷髏一般的面孔更是難看；而他們底年歲，可是都在三四十左右。據當地人說：他們都有白面嗜好。這等人真不容易叫人了解，他們討來米麵食物的時候，並不吃，他們是要把那些東西拿去交換白面抽，他們寧願好幾頓不吃飯，但不能讓白面有一頓的缺乏。在西山中路各縣，這種毒化了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在破產的農村裏，再加上這種足以弱種滅族的毒害，問題的日趨嚴重，實在不堪設想！在這裏，我們應該明白：這種恩惠究竟是誰賜給我們的。那我們就不得不十二分感謝我們底「友邦」了！

### 古蹟的破壞

在未去晉祠旅行之前，于老師便對我們說，天龍山上底石佛，應該上去看一看；那些石佛彫刻得非常精緻，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價值；外人往遊者，都稱賞不置，據說比雲崗石佛還要好，祇可惜大都往遊的外人鑿打盜竊，弄得無頭少足，殘缺不完了。旅行的第二天，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先從石窰那方面爬上去。石窰是就崖石鑿成的石洞，內中石佛也是就崖石鑿打而成的。石佛的頭已經完全沒

有了，沿山崖小徑再到重簷閣，下層的石佛也都被鑿打的面目不清，上層的石佛，因較為偉大，不便攜取，所以還留存着；但面部的金皮，已被剝取殆盡，兩顆眼珠，也不知那裏去了。北齊造像，撇開宗教關係不說，祇站在藝術的立場上而言，那些石佛在彫刻上是很有價值的。而且北齊建國，約在六世紀中葉，已距今一千四、五百年了。這種有歷史價值的古代藝術品，我們却不知注意保存，讓牠日趨破壞，真是很可惜的。

## 西北的一個省會——西寧

南京蒙藏學校

王生海

西寧是個新興的都會，算來在西北的城市中，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

它的位置在青海的東部，湟水的南岸，西臨麒麟河，北望着土樓山；如果居高臨下地一看，環山繞水，形勢天然。西寧古時為西羌所居住，叫做湟中，自從漢朝的趙充國逐先零族屯田湟中以後，便與中原的文化接觸了。到魏晉時候，被吐谷渾佔據着，叫做西平郡。隋代稱做湟水縣。唐代置為鄯城縣。宋元兩代以來，改為州治，屬甘肅管轄。明洪武年間，改為西寧衛。清雍正年間，又改稱西寧府。到了民國十七年的十月，青海改設行省，把它劃歸青海，設立為省會。看了它歷史的悠遠，便會連想到從古到今，在軍事上、政治上重要的一般了。

西寧的商業，因為交通不便，比較的還很落後。大概輸入的商品，以雜貨、布匹、綢緞、海味、藥材、磁器等為大宗；據商會的統計，每年約在六百二十萬元左右。輸出的商品，以皮毛、鹿茸、大黃、硫磺等為較多，約值二百萬元之譜。近來日貨充斥市面，土貨業等大受影響。同時受着世界經濟衰落的影響，皮毛業

等均一落千丈，這是何等危險的啊！工業雖有皮革毛織等的手工業，但均係默守舊法的，當然無價值可談了。

西寧的農業，因為湟水橫貫縣城的北面，麒麟河流過縣城的西面，北川河來自松山的南面，因此土壤肥饒，農產尚稱發達，以小麥、大麥、豌豆、油菜等為主要產品。副業呢？除種瓜植果栽培蔬菜外，到初夏時節，便到距城不遠的山凹裏去開墾。深山裏更長着碧油油的綠草，散布着黑白相間的牛羊，再加上金黃色的油菜花，點綴成天然的勝景，在他們的工作上，增加着無限的快感！至於居民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向來為西北人民固有的特性。近幾年來，因着天災人禍的交相煎迫，把個世外桃源的西寧農民，弄得缺衣乏食，困苦不堪了。

西寧的婚嫁，漢回民族是大同小異的，對於兒女婚姻問題，都由父母作主，假或青年男女私下戀愛，任憑感情熱烈到極點，如果做父母的不許可，就難達到他們的目的。蒙藏民族則不然，他們不時的舉着盛大的賽會，三五成羣的男女們，高唱着番曲，一邊手舞足蹈地跳舞，頗饒趣味；假使唱得情投意合，便可請求父母訂婚。但一般和漢族接近的藏族們，女子也牢牢地守着「三從四德」的古訓，自由平等的幸福，反而夢想不到了。

西寧有高級中學一所，為前年所新設；縣立簡易師範一所，是舊有的省立第一師範改組而成的；十八年設立職業中學一所，算是本省職業教育的濫觴，女子簡易師範一所，為女子教育唯一的學府，二十年又添設農業學校和蒙藏師範各一處。二十三年冬，設立中央政治學校西寧分校，最近又設立回教促進會高級中學。中等教育，近年來在數量上頗有增加，但少有精幹的人員去辦理，都不免有暮

氣沈沈的樣子。至全縣的小學教育，共有完全小學十二、三處，初級小學一百八、九十處。因為農村破產，農民生計困難，大多數的學齡兒童，都得不到求學的機會，即或有力求學的，因為學校的不普遍，也不易入學。社會教育，至今尚沒有完善的設備，現在僅有民衆夜校七處，公立圖書館三個，娛民會場一處罷了。設備都簡陋不堪，對於一般民衆，很少裨益。

西寧的交通道路均係土路，晴天刮狂風的時候，便塵埃飛揚，不見天日；若遇到下雨，滿街泥濘，深可沒脛！交通的工具，除財主關人們自備着轎車騾馬以外，一般平民都只好步行。關於郵電的設備，也很簡單，至今祇有一等郵局一所，電報局一所和電話局一處罷了。

西寧沒有洋樓，大廈到很不少，從老遠望去，一座座的瓦屋，櫛比似的排列着。客棧飯館，最近也添了不少，什麼「崑崙大旅社」呀，「湟中飯館」呀……設備還不差。可是一到夜間，便進入黑暗世界，電燈至今還未曾有。

談到名勝古蹟，算來很不少，歷來有「湟中八景」之稱，所謂「石峽清風」、「湟水春漲」、「北山煙雨」、「龍池映月」、「鳳台留雲」、「文峯聳翠」、「金峨曉日」、「五峯飛瀑」便是。這些地方，有的在重重疊疊的山坳裏，有的在清清幽幽的流水旁，長着青蒼蔥籠的樹木，流着幽麗清秀的飛瀑，還建築着高峻的樓閣，在那天朗氣清的時候，去玩賞那種景色，確會使人陶醉的哩！在西門外，一片阡陌中，有三個高高的土邱，登上去，可以望見城中的屋瓦，和附近的田舍。再往西南五十里的地方，有個佛教會集的名勝地，叫塔爾寺，寺院建築得十分壯麗，尤其是那大小金瓦寺，高峻輝煌，奇特玲瓏，凡遠來遊覽的人，莫不贊嘆稱賞。外面有八個粉白的高塔，相傳康熙年間年羹堯平定青海時，曾把八個大

喇嘛殺死，他們後來爲永久紀念起見，便修建這八個塔兒，塔爾寺就從此得名了。

提到新聞事業，實在可憐極了，從前寥寥的幾家報館，一方面因爲經濟不充裕，他方面因爲沒有較好的稿子，勉強強地發刊出來，很少人去注意，於是壽命不長，不多幾天便夭折了。現在苟延殘喘維持局面的，只有「青海民國日報」和「青海日報」兩種，前者是黨部辦的，後者是政府辦的。但是所登載的新聞，除掉青海消息以外，國內要聞，都是人人知道的舊聞，國際要聞，還缺而不載，你看可憐不可憐！

## 吉安

江西吉安中學

伯石

吉安是江西省贛西道的一個重要市鎮，南通贛縣，北接省會南昌，自古卽爲文物之邦，宋歐陽修文天祥的文章節氣，輝耀千秋，現在一般人談起來，還是沾沾自喜呢！地臨贛江之濱，商業很盛，最近贛粵公路修成，更增加了它的繁榮，當這農村破產的年頭兒，到處都在鬧着不景氣，但它却好像是歲寒之松柏，反而蒼勁得很呢。

因爲是深居腹地的原故，人民都儉樸可風，尤其是在城郭附近做小菜買賣的，一年到頭總是在「開源節流」的圈子裏跑。就是一班男女青年學生，也都未染上都市裏的奢華的風氣。

商店，除大街上略帶都市化外，其餘的房子都是那麼矮矮的，保持着內地市鎮的特色。裏面的佈置也是平淡得很。街道却很寬暢平坦，汽車黃包車和腳踏車都可以自由往來。

教育在十九年以前頗爲發達，中等學校多至四五所。現在，只有省立吉安中學和省立吉安鄉師

各一所了。前者校址在本縣的名勝地白鷺洲，後者校址在古仁山。兩校共有學生六百餘人，不過女子讀書的却還很少，僅佔全數的十分之一，而且男女之間的那座禮教的壁壘，還是牢牢地矗立着，絲毫未破，這一點，似乎是亟應設法改進的。小學方面，有省立中心小學一所（現改鄉師附小），縣立保聯中心小學五所，其餘初小共十餘所。

新聞事業，不算發達，雖有吉安民國日報，吉安日報，贛江日報和吉安工商日報四種，但每天都只有一大張，銷路最多的也只有六七百份。文藝團體，只有一個行健文藝社，該社成立於廿三年春，共有社員二十九人，名譽社長為劉經扶氏，起初出月刊，後來因經濟困難，改出週刊，一直到现在。

本縣所出的冬酒，最為馳名，幾與山西汾酒，浙江紹興酒相頡頏，所以有「吉安冬酒湖南麵」的俗語。會喝酒的人，大概多知道的。確實，酒的顏色是那麽黃而且清，香氣是那麽醜人欲醉，就是不會喝酒的，受了這種色香味的引誘，也得垂涎三尺啦！

這裏有一種珍奇的植物，那便是長在榕樹碼頭的兩株榕樹。——這個碼頭便因此樹而得名。該樹高四五丈，為常綠喬木，榦生枝，枝又生根，根下垂至地，又復似榦，葉橢圓平滑，覆蓋至廣。這種樹木原是閩廣熱地的產物，在本省境內，除了本縣，他處簡直絕迹。所以有「廣東無樟樹，江西無榕樹」的諺語。

此外還有幾個名勝地，也得提一提：

（一）青原山——該山在吉安東十五里，千巖萬壑，茂林修竹，風景絕佳。山下有青原寺，匾額為宋文天祥所書。每至春秋佳節，遊人如織。寺內古物頗多，可惜在十九年損壞不少。正殿前有半月池，裏



面有兩條鯉魚，據說還是百年前蓄養下來的，遊人把麵包投下，它們便浮起來吞食，綠水紅鱗，煞是好

看。

(二) 白鷺洲——該洲屹立於贛江中流，古木參天，濃蔭蔽日，文文山曾在這裏攻讀，現在是省立吉安中學的校址。上年度該校勞作教員吳承燕氏，因鑒於天然勝地，尚有待於人工的修理，特率領全校學生，開闢道路十大條，並捐款建築涼亭六座，較之以前，風景優美多了。

(三) 馬朗塔——塔在縣的最南端，高十三級。據云原來只有七層，後本縣富翁康文卿在塔旁發現金磚，便重新建高，藉以紀念。塔內有石級，登至最高層，可以俯瞰城市全景。

最後，祝福這個文物之邦的吉安永遠的繁榮着，光大着。

## 我所知道的漳州

福建龍溪中學

浴 波

漳州是閩南首邑，也是福建的大城市之一。城瀕九龍江北岸，地勢西北高，東南低。人口有七萬多，以耕農為最多，次為經商，僑居海外的也不少。工業有兩所機器鋸木廠和幾所碾米廠，除外都是手工業。手工的製品，以竹器、草蓆、絨線、石粉、刺繡為最佳。聞名海外的「漳絨」便是漳州最著名的出品，但現在銷路日狹，情況已大非昔比。

在五六年前，漳州的商業頗發達，所以熱鬧的街市像馬坪街、道口街、東鋪頭、南市街、府口街等，也極為繁華。自從受了不景氣的影響以後，繁盛的街道，就變得冷冷清清，蕭條異常了。

漳州的出產，除手工製品外，還有水菓、糖、蔬菜和穀類。水菓終年都有，大概春季有枇杷、楊梅，夏季

有李和桃，夏秋之交有芒果，秋季有荔枝、龍眼、香蕉、梨、柿，冬季有柚和柑。荔枝產於南鄉一帶，殼粗，呈深紅色，肉白而軟，多汁，核似雞心。最便宜時，每斤僅售銅元十一、二枚。曬乾的叫做「桂林」。龍眼與荔枝大略相似，但較小而殼呈褐色，核圓。漳州各處均有種植。曬乾的叫做「桂圓」，與「桂林」同行銷於京滬和北方。芒果俗稱「旋仔」，形如豬腎，皮肉均呈黃色，中有橢圓的核。分白花紅花二種：白花種肉淡黃，多液汁，價昂。紅花種肉土黃，少液汁，價賤。桃李隨地都有，價格極低廉。香蕉產於西鄉，以天保所出最為優良。年來銷路漸被台灣香蕉所奪，前途至為堪慮。柚和柑為漳州的特產，柚大如籃球，皮黃，以北鄉浦南的坪山所產為最佳，稱為「文旦」。土名叫做「卵仔」。柑小於柚，皮有紅、橙兩色，產於南、北鄉。橙色的形大，名為「蘆柑」。紅色的形小，名為「紅柑」。蘆柑價比「紅柑」貴，常裝運於外省。

漳州為福建數一數二的產糖地，出產的糖顏色赤褐，雜質頗多，叫做「烏糖」。牠的製法是把甘蔗放在石磨裏，用四牛拖磨，磨出蔗汁，再把蔗汁倒在巨釜中，用火煎煮，經過相當時間，蔗汁漸變濃厚，拿起攔置一旁，等稍冷後，即以手搓成圓，叫做「糖圓」。品質較劣的不做「糖圓」，叫做「刁糖」。

前面已經說過，柚和柑為漳州特產，但漳州的特產不止這兩種，水仙花和冬筍也很著名。水仙花產於南鄉的圓山麓，牠的來源，在就地有着一個神異的傳說：據說在圓山麓的×村裏，從前有一對老邁的夫婦，住在一間破舊的茅舍裏。他們生性忠厚，待人和藹，是村人都知道的。可是他們的窮窮在村裏也可算第一。

一天，從村外來了一個臉孔黧黑，頭髮蓬亂，衣服襤褸，滿身生着瘡痍的乞丐。——這乞丐相傳是天上玉帝派遣至下界巡視一切疾苦的呂洞賓——逐家求乞，人家都不睬他，有的還罵他懶頭兒。後

來這乞丐到了老夫婦家，這對老夫婦可憐他，就把剛煮熟的一小鍋的粥，先盛一碗給他吃。這乞丐吃完粥之後，把碗拋到對面的一曠地裏去，轉頭對老夫婦說，過了幾天，曠地裏必有新物發現。話還未說完，即匆匆地飛跑到溪邊，涉溪而去，隨着就不見了。老人見這奇怪的乞丐已突然消失，心中有些疑是仙人，便依他的囑咐，注意對面的曠地。果然不錯，過了三四天，曠地裏竟一簇一簇地生了許多新植物，雪白的根似老人的鬚髮，肥圓的莖好像蔥頭，葉子却一條一條像蒜。不久開滿黃心白瓣的花，芳香馥郁，遠聞數里。老夫婦倆看得笑迷迷地，雙眼沒縫。就採到城裏去賣，城裏富人們覺得這種是稀世珍異的花，都爭先恐後向老人購買。這樣這對老夫婦便漸漸地富起來了。因為這乞丐是涉水而去的，所以就這花叫做「水仙花」。

漳州的風俗，還脫不掉迷信重重。沒有述說的必要，我們可以不談。

漳州的言語，也屬於閩南語的這個系統，但比較廈門和泉州的音調要低一些，而且帶一點鼻音，例如「吃飯」說「着笨」，睡覺說「睏」，男人說「查埔郎」，女人說「查某郎」，穿衣說「襯衫」，姓陳的陳說「檀」。

現在談到漳州的教育，中等學校共六所，即龍溪中學、職業中學、簡易師範、尋源中學、崇正中學和進德中學。前三校係省立，後三校係私立。合計學生約一千多人。這六所中等學校，除職中和尋中外，餘者都有附屬小學。小學有二、三十所，大半是縣立的，但教費窘迫的漳州，公立小學校的成績，往往不及私立，這是唯一的缺憾。

漳州的報紙大報有復興商報兩種，小報有婦女健魂、燈塔、蕩平民報、人言、晚報、循環等十餘種，因

爲銷路不暢，所以內容都少精彩，而且條起條滅，發行的時日都很短促。

大家都知道漳州有一條福建唯一的鐵路——漳廈鐵路，可是現在這條路非但已經不通車連鐵軌也不知拆到那兒去了。這路的遺跡，現已改爲汽車路，叫做「漳嵩公路」。汽車由漳州可直至嵩嶼，由嵩嶼渡海便達廈門。如果不由漳嵩路去廈門，也可走漳浮路，即汽車由漳州至海澄縣的浮宮，再渡海也達廈門。西有漳龍公路，起漳州，經南靖、和溪、適中迄龍岩縣，長二百餘里。此外與福州、詔安、石碼等地，也都有公路可通。水路僅九龍江可通舟楫。九龍江又名漳江，古稱薊江。民船自石碼可溯至龍岩石碼，以下才能通小汽船。行馳於九龍江上的民船，船家都是贛戶。贛戶頭髮有些呈鵝色，終年赤足。婦女多着青、黑色的衣服，頭髮挽成高高的髻，插着六枝或四枝的銀首飾，形狀很特異。現在江床日淺，泥沙淤積，處處都有沙洲浮露。若溯江上行，要開溝拉纜，辛苦異常。加之地方不靖，盜匪如毛，所以航業很衰落了。

漳州的風景，要推距城廿多里的雲洞岩、白雲岩和石獅岩，那裏峭崖峻壁，奇石怪洞以及清泉蒼松，在在能使人覺到自然的偉大。



##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

上海新陸師範

沈渭源

沈起予著

「……想讀文藝書，但不知道怎樣選擇……讀了文藝書，不知道怎樣鑑賞。」

沈起予先生在怎樣閱讀文藝作品的導言裏，他明確地指出了我們「缺乏文藝的初步常識」的青年，日常感到的困難問題。

「沒有相當的書可以讀啊！」

的確，從論語孟子，以至今日的新文藝，幾千年堆積下來的書堆中去找一本可以讀、讀得懂的書，實在太使我們有些目眩。於是，我們就感到沒有什麼書可以讀了。

所以，在目前，一本指導我們去選擇和閱讀文藝作品的書，也正是我們渴望着的。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可以說正是我們渴望着的書。

現在依據我的閱讀札記，把牠的內容介紹如下。

### (一) 讀文藝作品的目的

這一章裏，作者說明了文藝特有的高貴的效用和目的，同時，就說明

了讀文藝作品的目的。他舉出二位拋棄了能醫肉體的醫學而從事於能醫心的文學的現代作家——魯迅和郭沫若——爲例。他說：

「……文藝在人生，在社會上都具有一種更高貴的目的的，這目的，就是在改變人的麻木的精神，醫治人們的陷于病態的心理。」

他更舉出了法國國歌——馬賽曲和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說明白現在有着兩種文藝作品擺在我們面前：一種是「向上的」，一種是「向下的」。我記得在文藝創作概論（華蒂編）裏，有着一段話，大意是這樣的：

「某階級發展到成爲阻礙社會發展的階級，代表該階級的文學也失去了歷史上的積極意義而沒落，而另一方面，一個負有新的歷史使命的，能夠推動生產能力的進步的發展的階級，却在這舊社會中孕育起來……」

這裏，沈先生所稱的「向上」「向下」也就可以用這段話來解釋；同時他也下了更具體的「定義」：

「前一種，我想稱他是向上的，舉凡培植人類健康感情，暴露社會醜惡黑暗，以及擁護社會正義，爲被壓迫者吶喊等文藝，都屬於這一類；後一種可以說是向下的，舉凡阻礙社會進化，替支配者粉飾太平，助長頹廢的生活等的作品，都屬於這一類。」

### （二）怎樣選擇

當你想買幾本書而跨進書局門口的時候，一定會使你感到滿櫥滿架，美不勝收。這一章裏，作者

就詳細地把流行的書籍加以分析。

現在，市上最流行的一折七扣的便宜書，什麼西遊記、珍珠塔之類的武俠、演義、公案……無非是停留在「脫落藍衫換紅袍」「公子落難唱道情」的封建式的道德、情感、思想中的文藝，在熱烈地祈求着光明的青年，實在是不需要的。

還有在一個時期曾受廣大的讀者擁護的，從舊小說中蛻化出來的所謂「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以及紅玫瑰之類霉爛不堪的才子佳人的作品，而中間還很多迷漫着封建的毒素。我們也沒有選擇他的必要。

這一章的末一節，很詳細地敘述現今文壇的變遷：從「五四」發軔時期，中間經過「五卅」的作風的由反封建趨于反帝的轉變，以至最近討論得轟轟烈烈的「國防文學」。

沈先生關於選擇的見解，有下面一段話：

「據普通的見解，多以為一個人閱讀文藝，應當依照歷史的先後，以為要這樣才有一個順序可尋，但我卻以為無論是關於理論或創作，閱讀者都儘可從最近者讀起。」

同時，要我們留意雜誌上的對於作家或作品的介紹及批評。如「作家論」「作家評傳」等。

其他，沈先生並沒有提到最近復活着的袁中郎全集等性靈派的東西。文學是社會現象的一種，是上層意識形態的表現。新時代的新文學是在新羣衆底社會的實踐上產生出來的。這種性靈派神韻派的東西，實在是藝術至上主義，麻醉愛好文學的青年大衆，引到隔離現實社會的「象牙塔」裏去，這種作品，我們決不能無條件地吸收。

(三) 怎樣閱讀

這一章，他分「理解形式」「理解主題」「看取典型人物」三方面來說。

關於「理解形式」這一點，在舊小說是盡其曲折奇幻之能事，而新小說就往往是單刀直入的幹法。這些完全是時代社會背景的不同：過去的文學，無非是封建社會中的貴族階級的消遣品，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越寫得曲折，就越感到興趣。而現在，中國社會也漸趨資本主義化。在這種社會中生活繁忙的人們，就不願再看冗長的作品。——短篇小說的流行，也就是這緣故。

但，這裏應該附帶說明的：外形常跟內容走。

其次是「理解主題」的指導，他借用朱佩弦先生關於子夜的內容的一段介紹文做了個比喻，然後，告訴我們：

「凡是一部文藝作品，後面都必定寓得有一種深厚的意思……這種寓在背後的意思，普通稱為作品的『主題』，或者稱為作者的『中心意識』」

關於「主題」在文藝創作概論裏替沈先生立下更明確的定義：

「……『主題』是客觀的現實（題材）反映在作者腦子裏，由他底一定的觀點來採擇、整理和統一而決定為描寫的中心問題。」

最後，提到「看取典型人物」的時候，沈先生就用最近逝世的世界文豪高爾基為着要寫膽怯的人，不得不觀察了幾十個父親的生活，和幾十個對事業感到不滿的商人兒子為例，說明了「看取典型」應該是抽出最有性格的，階級的特徵，習慣，趣味，身姿，信仰，動作，言語等等，能夠綜合在一個人



的身上。

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裏，有一段關於典型的話，也正是這樣說：

「……好多青年作家，大抵是失敗於他們概括了偶然者，非特徵者，非主要者，把此種偶然者，當作了典型者。」

#### (四) 怎樣判斷好壞

要判斷一篇作品的好壞，作品的「主題」的正確與否很關重要。也就是推究作者的「中心意識」在哪裏。作者的世界觀是否正確。

那末，我們怎能夠知道以上的幾個問題的解答呢？「一個人要知道水性如何，頂好是親自下水。」你如果永遠站在岸上，水裏的人往往會歪曲事實，給你一個最不可靠的解答的。

真理是祇有一個的，實際生活能夠明白地告訴你。

我們更需要辨別出「主題」的是否屬於無聊性，低級性。沈先生拿兩則以戀愛為「主題」的作品，作強烈的對比：一則是以都會中過着浮浪生活的男女為「題材」所寫成的浪漫故事；一則是以資本主義都市上的寄生蟲們的腐爛生活，淫靡風習為「題材」而達到暴露醜惡現實的目的的作品。兩者的好壞，就很可以明白了。

以下，關於主人公的「質」的優良與否，「形」的完美與否，曾經舉了好些例子來說明。

最後，就談到「提筆來寫」的一回事了。他分爲文字，結構，Tempo，聲音圖形幾方面。這裏，不能詳細地介紹。總之，他就這樣說過：

「一個作家先有了正確的意識去選擇了『題材』及『主題』來作爲『內容』，然後將這『內容』表現到適當的『形式』中去，那本一篇好作品就產生了。」

(五) 結論

末了，是一個「結論。」他從理論、創作兩方面各給一個研究大綱，并旁及於各種參考書。

.....

以上，是這一本書內容的概略的「讀書報告。」我已經盡了我「報告介紹」的責任。

總括內容，最能使我滿意的，就是能夠用許多淺顯的實例來說明深奧難懂的枯燥的理論，很能夠使讀者得到深刻明確的印象。

好了。我還得要請各位去閱讀原書，憑了各位比我更高深的閱讀能力，找到更有益於各位的東西。

## 中國文學論集

何 鵬

鄭振鐸著

開明書店出版

定價三元

「中國曾被稱爲文學之國。她的文學史的時期可也真長，幾乎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希臘的文學是死了，羅馬的文學也隨了羅馬的衰落與滅亡而中斷了，希伯來、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學也都早已和國運的夕陽一同沈沒入於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歐洲的諸國，他們的文學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中國文學的寶庫可也真繁富，她那裏有無數的大作家，有無數的大作品，還有無數不可指名的

珠璣與寶石。

「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文學之國，有這樣長的文學歷史，具着這末繁富的文學作品的之中，我們却很詫異的看出她的文學之研究之絕不發達；文學之研究，在中國乃像一株蓋在天幕下生長的花樹，萎黃而無生氣。」（本書P.5）

這是鄭振鐸先生在本書裏所說的一段話，我們看了以後，覺得一般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人太慚愧了。在過去雖然有些什麼「詩話」「文話」之作，但多是鑑賞的或漫談的態度，完全不能算是「研究」。直到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後，許多人才知道文學研究是很重要的，於是有的從事文學史的編輯，有的努力於作品的考證或索引的編製，還有研究作家的思想和生平的。時期雖然很短，其成績却頗不可忽視。單就文學史一項說來，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陸侃如的中國詩史，都是考證精詳材料豐富的著作。而我們更感謝的是鄭振鐸先生，他替我們做了兩部大文學史——文學大綱和插畫本中國文學史，其內容之精美，是不必我來贊美的。他還做了四冊專論中國文學的文集——文探、海燕、短劍集和中國文學論集，最後一種更是他研究中國文學的結晶品。所以他的自序裏說：「十年工力，畢集於斯。」內中共有長短文二十四篇，凡三十二萬餘言。現在我依各篇的內容來分別歸納其目錄如下：

a 專篇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b 作家研究：林琴南先生，梁任公先生。

c 小說研究：水滸傳的演化，水滸傳的續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岳傳的演化，萬花樓，關於遊仙窟，

伍子胥與伍雲召。

d 小說總論：中國小說提要，明清二代的平話集，寓言的復興。

e 戲曲研究：論北劇的楔子，敘拳亂的兩部傳奇，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

f 詩經研究：讀毛詩序，關於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

g 關於佛曲彈詞和歌謠的佛曲敘錄，西諦所藏彈詞目錄，掛枝兒。

h 雜文評 Cies 的「中國文學史」我的一個要求，經書的效用。

以我個人的眼光看來，覺得這本書有兩個長處：第一是見解精確，他講到某一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參考諸家的意見，然後再嚴肅地批判着，一點也不放鬆。既不為客觀所誘惑，更不專憑主觀的見解，結論總以精確為主。例如對於林琴南先生，有許多人都以為他是一個守舊的人，無論在道德或見解方面，在古文和翻譯方面，都是錯誤的，沒有價值的。他却以為林琴南的主張是一個問題，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又是一個問題。假使因他的一時的守舊主張，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壇上的地位，那是完全湮沒了他數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很不公允的。他接着便談林琴南的作品和翻譯，他以為林氏的作品（指小說傳奇等）雖沒有達到成功的地方，却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如他的小說方面，（一）能打破中國的「章回小說」的傳統體裁，（二）所寫的題材完全以時事為背景，不像以前的小說都是敘戀愛的。至如林氏的翻譯，共有一百五十六種，其中有四十餘種是完全的。「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餘種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現在還不會有過一個人呀。」（P. 112）所以作者以為林先生假使能與幾個很好的口譯者合作，一大半的寶貴的勞力便不會虛耗了。

第二個長處是敘述詳細並且都有根據。我們知道做文學研究的工作，是一大難事。頂要緊的是收集材料要豐富，才能敘述詳細，並且說得有根據。我看本書實在具有這兩個優點的。如讀毛詩序一篇，他開始說明一般人排斥毛詩序之經過，其次說到毛詩序是應該攻擊的。因為「毛詩序最大的壞處就在於他的附會詩意，穿鑿不通。」（P. 49）並且說：「詩序之說如不掃除，詩經之真面目，便永不可得見。吳徵說得好：『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最後他考證詩序決非古代的產品，一定是後漢的。共舉出了四個證據，文冗長，茲不多引，請讀者自己去領略吧。

廿五，十七，於姑蘇。

## 「東北作家近作集」讀後記

麥若鵬

羅烽等作

在爭求民族解放這個大目標下，我國的文學界，到現在已經擊起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大纛，邁步跨進一個新的階段了。

「非常時期要有非常時期的文學！」不錯，目前的中國的確是需要這種文學的，爲了客觀的環境底要求。這小小的集子中，所選載的幾篇作品，牠們的題材都是這種性質的。而且牠們是以「失去的土地」做背景，執筆的幾位作家也都是生長於這樣的環境中的。由於自身的體驗和觀察，寫起來更見得真切，熱情噴溢，因而更容易使人起共鳴作用。這是一個特點。現在讓我們粗略地來看看這集子中的幾篇作品吧：

羅烽的「第七個坑」是描述瀋陽被陷時敵人的獸兵殘殺我們同胞的慘狀。皮鞋匠耿大因為被一個敵兵脅迫着，而開掘土坑來埋自己的同胞，一個，兩個，三個，直至再捉不到過路的行人去埋在第七個坑的時候，於是間接做殺害自己同胞的劊子手耿大在敵兵嗜殺慾發洩下，快要鑽進自掘的「墳墓」裏去了；然而一個懦弱的人，迫到走頭無路也會拚死幹一下的。耿大終於鼓足勇氣，殺了敵人，逃脫了死亡的劫運。篇中的皮鞋匠耿大，充分暴露出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懦弱、怯怕、奴隸性、苟且、迷信命運。我們且看作者的刻畫：

「現在他穿過小西邊門的大街，打算到一條小胡同裏找他的舅舅，再做一次最後的討借，如果，這次仍然失望，他決定什麼地方也不去了，回家去叫老婆孩子一齊把腰帶勒緊，喝幾瓢涼水，躺下去，維持呼吸，能到什麼時候就算什麼時候。」（三頁）

「隨後，他就十分嚴緊地闔攏上兩眼，握緊了拳，扣住牙齒，等待着死刑的處決。」（五頁）

「他看着這個坑，竟變成了一個癡子，忽然淪下眼淚，痛惜着自己的生命如此的結局。」（六七頁）

「他又暗暗地猜測着：『不是幹那個用嗎？……是壞？……呢，我的天爺，我情願這樣，一直挖到天黑。』」（八頁）

「他向坑裏推一鍬土，全身一陣冷，然而又冒一陣汗。起先排字工人從咀裏掙扎出來的呼聲，以及以後只有兩條腿遲緩的彈動，他全沒有關心似的。」（十頁）

「同時，他默默地禱告着：『中國人一個也別來啦，這裏是一條死路！』」（十二頁）

像這樣的典型人物，我們不是隨時隨地都會見到。當他埋了一個，再埋那兩個青年夫婦時候，剩下一個小孩，雖然在他耳朵邊響着「同胞呀……你，你救一救這孩子吧！」的哀音，也不能打動他的心，轉移他的怯懦；甚至被坑埋者正是他想找尋的舅舅，他也只能：「在這種猜惡的逼迫之下，皮鞋匠忍泣吞聲地活埋了自己的舅舅。」（十七頁）

只有到了「豬！你的這邊來，坑裏邊去！」的時候，這怯弱的自私的東西才會：「運足他全身所有的力量，掄起那鋒利輕快的軍用鋤，突然向那個兵的頭部劈下去。」（十九頁）

在技巧方面，這篇作品的結構很嚴緊，情調也統一，始終緊抓着一個恐怖、慘酷的場面，給人以一個深刻的印象。

宇飛的「土龍山」是一個獨幕劇。劇情敘述東北某地中的一個農民家庭毀家抗敵的故事。曾當過民團隊長的謝老頭，爲了不忍年老病衰的老母和年幼的孫女死在敵人手裏，還有一個昏昧、執拗、不懂事的妻，這位老隊長悲壯地說出：「左右我們是不能團圓了。」「我們的土地被敵人奪了去，我們的祖墳也快被敵人搬開了。我決不能看着我的母親，兒女，妻子，被敵人殺死，我救不了你們，我送你們一死。」等話，硬着心腸把她們殺掉了。然後率領着子媳和鄰人們，一齊跑上前線去和敵人拚命。這雄厲悲壯的劇情，一步步緊張下去，直到最高點，足以給人以強烈的刺激。而劇中人的言動，也都恰合身份地表現出來，縱使是極微細的地方。如天真爛漫的小孫女，抱着一隻小雞說：「媽！你快把這隻小雞給我藏起來，別叫小鬼們給搶去吃了。」（廿六頁）

又爲長媳聽着那天公公說的話奇突，忙着立在隔扇門邊竊聽。這些，都顯出作者的態度是十分

嚴謹，而絲毫不肯苟且的。

本來戲劇是重在舞台上演的，在這文盲占了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國度裏，「文字的艺术」對於占最大多數的文盲實際沒有什麼影響。戲劇的上演，能夠具體地給他們看，更藉着戲劇的廣汎的傳佈力與深刻的感應力，對於一般享受不到「文字的艺术」的羣衆，是最適宜的。這部劇本，如果在舞台上排演，我想，成績一定很好。

舒羣的「戰地中」描寫幾個戰友在與敵人抗鬥時的情形：劉平和姚中是「幾年的同學，幾年的朋友……沒有過一次的別離。不是他隨着他，便是他伴着他，他們互相地照顧着，彷彿是一對最有好感的弟兄。」但是在戰爭中，一個危急的場合，被敵人窮追，剛巧姚中受了重傷，又死纏住了劉平不放，這時候，爲了保全他們那個集團的力量，免作無謂的犧牲，劉平只得「從腰間抽出匣槍來，向姚中的頭上連續地放了四槍。」（一三四頁）

後來劉平自己也受了重傷，他不願意他的戰友爲了救護他而致耽誤大事，一樣地以對待姚中的心懷，「很快地從腰間抽出了匣槍，向自己的頭上放了一彈。」（一四〇頁）

這篇作品的主题，我們用一句老話來說，就是爲了完成大我，不惜犧牲小我。爲維護團體的利益，則個人彼此間的私情和一己的生命都可以捐棄。這個主题（如果我的解釋沒有錯）是我們應該認取的。在技巧上這也是一篇熟練的作品。

李輝英的「參事官下鄉」是寫「王道樂土」中的一件怪事。××人的參事官，據說是「訪查民疾」而下鄉，老朽昏庸的村長不能不奴顏婢膝地招待。這位參事官到了村，就先向村民「你們應



該好好地做順民」「不要忘記我們友邦的盛情」這樣來一頓「恩威并施」的訓話。村長的服侍，更是盡奴才之能事。參事官在他家裏歇宿一夜，在他也許認為是無上的榮幸，然而，適相反的，他却受了莫大的恥辱，女兒被污辱了。不過，村長究竟是奴才，當參事官起程時，只好「懷着滿胸愁惱，送出村去。」（一六四頁）

這故事告訴我們所謂「王道樂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我們的同胞過的又是什麼生活。此外淪陷前後、東路線上、九月的瀋陽等篇，都是值得一讀的。這裏爲篇幅所限，不多說了。最後，謹以此書介紹於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青年戰士們。

## 「靈魂死」讀後

薛期吾

死魂靈 果戈理作 魯迅譯

死魂靈（第一部）是俄羅斯文學之父的果戈理所著的最偉大的傑作。翻譯者是我國文壇上新近逝世的老前輩魯迅先生。譯筆很流利。我在讀牠的時候，覺得就像讀一部中國作家的異國情調的作品似的，一點沒有普通譯品的「疙里疙瘩」難以索解的地方。

在產生死魂靈的十九世紀前半，俄羅斯的人口調查冊是每隔數年呈造一次的。在新的人口調查冊尚未呈造之前，地主縱然死去很多的魂靈（即農奴），也只能自嘆倒運，每年還得替這些死人白白地繳納許多人頭稅。所以若一旦有人收買這些死魂靈時，那決用不着什麼代價，單是替各該死魂靈擔負起人頭稅來，就一定能夠達到目的。

果戈理就在這事實的基礎上，展開了他的故事：

主人公乞科夫因爲想以移住的名義，趁新的人口調查冊尙未呈造之前，收買一千個死去的魂靈，到救濟局裏去抵押二十萬盧布；於是出發到N市，遍訪N市所有的或大或小的官吏；憑着自己的修整的容裝，風雅的談吐，彬彬的禮貌以及精明的交際手腕，立刻就在這些官吏跟官吏的太太小姐的羣中，取得了信仰，成了這羣人的最親密的朋友。同時，在這些官吏的午讌跟夜會裏，他又認識了N市附近的幾個地主，跟這幾個地主也立刻成了至交。於是幾天之後，就出發到市外去拜訪這幾個至交，且進行他的交易。在交易的進程中，他雖然有一次險些遭了毒打，可是總算很順利，並且很快地就達到了他的目的。於是滿意地回到N市的旅館裏，做了許多歡樂的幻夢。可是終於因爲走漏了風聲，並且起了可怕的謠言，使他不能再在N市存身，就偷偷地離開了N市。

死魂靈的故事雖然這麼簡單，可是作者以精鍊的技巧，把書中每個比較重要的人物，都刻劃得有聲有色；如剛才說過的那樣的乞科夫，無聊的沒有主見的瑪尼羅夫，隨時都擔心着會吃虧的愚騷的地主太太科羅潘契加，常在賭窟裏消磨日月的賭棍羅士特來夫，過度吝嗇的潑留希金，以及美貌嫻雅的知事女兒等，使我在掩卷之後，還能清晰地看見他們的姿態，聽見他們的談話，想見他們的性格……

每部偉大的作品，總含有許多動人的場面。死魂靈亦然。當我讀到乞科夫到衙門裏辦理註冊手續的那個場面時，我覺得那不只是俄國而且也是我們老大中國以及其他所有國度的黑暗的政界的寫照。而當我讀到描寫潑留希金的那個場面時，却又不禁想起莫理哀的名劇慳吝人來了。動人的場面太多，這裏不再贅述，讓讀者自己去領略吧！



## 我們這一羣

陸  
鈞

我們這一羣，

我們這一羣年青的人。

我們勇壯，

我們堅強；

我們不畏怯，

我們不屈服。

大家都踏著同一的步調，

奔向民族革命的最前線。

我們是古黃帝的子孫，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男兒。

我們不能眼看着美麗的國土任人踐踏，

我們要拚着熱血，

來爭取祖國的光榮。

永遠，永遠要記住：

有了敵人就沒有我們的生存。

敵人的慾念比海還闊，  
比天還難測。

就這個時候——

一猶豫就是大錯，

嘔盡心想不出第二個法子，

「拚」只有這一條路。

眼盯住！

槍口上不要滑過去一個敵人。

衝上前，

高舉起咱們的國旗，

奪回咱們的山河。

不相信——

爭不了這口氣我們要頭顱幹什麼？

忍辱偷生我們要四萬萬人幹什麼？

團結，大家要結成一個心。

上前，殺呼號，引吭高歌！

赴敵如滔天洪潮，

殺聲像霹天雷霆，

吁一口氣凝成蒼雲，

去吞蝕東方殘酷的太陽！

不管敵人的飛機像遮天鷹隼，

不管敵人的坦克車像遍地野犬，

我們誓流最後一滴的血，

替民族打通這條絕路，

替民族撐過這次駭濤。

我們殉國你們要起來報仇！

待復興的日子到來，

大家一齊來唱凱歌。

## 小攤

河南汲  
縣初中

何文焯

小攤上賣小喫，

小喫沒幾樣，

燒餅油條燴丸子。

專門賣給短衣幫的朋友去充饑！

掌櫃一個人，

又當夥計又是廚師！

忙壞兩隻手，

澈夜又終日！

「你這生意真苦呀！」

「爲着肚子餓苦也沒法子。」

你聽唱蓮花的乞丐在攤旁唱了：

「大掌櫃做買賣真在行，

又當掌櫃又跑僮！

小喫又好價又低，

四下的客人都來這裏！

……

掌櫃的笑了，他翻了會子燒餅，

又給客人盛了兩碗燴丸子。

## 漁

鄞縣正  
始初中

繼  
聲

身立船頭，

——撒開手，拋下網，

河面現出千萬個水泡，

心中默默地躍上一層希望。

精神頓時有些興奮，

挺起胸，敏捷地把網拖上；

水淋漓的破網無一絲抖動，

攤開來，不見一尾魚和蝦，

初時的希望像水泡般立刻消散。

勉強振作了精神，

把網重復拋下，

呆看它漸漸下沉，

不覺歎出一口長氣：

「這網，且看這網！」

## 打稻場上

吳鐸文

稻草底香味，

不像兒時的濃了；

打稻場上的黑夜，  
一樣的架着燈籠，  
蚱蜢飛上了頭髮；

當年的伴侶不見了！

軟草做的牀墊上，

又坐着一羣猜謎的孩子；  
但是，我相識的孩子們呢？

## 採桑女

黃靈聖

她沒有靈魂，

蠶兒吞嚙了她的青春！

她蓬着昨夜偷睡繚亂的頭髮，

揉一揉惺忪的眼，

匆促地奔到桑園去！

她胸前掛着篋籃，

握着那剪刀揀選肥綠底葉子剪，  
回去，一碗冷飯——填不飽她的饑腸。

她沒有靈魂，

蠶兒吞嚙了她的青春！

## 織布歌

安慶聖保  
羅中學

周雪青

織布，  
織布，

布機「噦噦咕咕」

織布，

織布，

織布辛辛苦苦！

織出三丈白布，

換了三升粗穀，

暫時飽了肚子，  
身上穿着破褲。

## 農村晚景

雲南  
玄鼎新

半畝方池，  
一叢翠竹，  
稀疏的樹林裏，  
隱現着一間兩間的草廬。  
斜陽落照，  
射在樹頭，竹梢，  
一縷縷的炊煙，  
盤旋縈繞，直上天空，  
一會兒，夕陽落了，  
遠遠的天邊，  
鑲着燦爛的彩霞，  
鮮豔無比！

## 月夜

山東文  
登鄉師 崑

陰

皎皎的明月，  
靜悄悄地升起，  
吐着燦爛的光輝。  
大地上，  
像死一般的沉寂。  
聽到的：  
不是鶯歌燕語；  
只有孤雁長鳴，  
秋蟲唧唧，  
落葉悉索。  
秋之神來了！  
蕭颯的秋，  
冷透了我的心曲。  
高高的天空，

點綴着靜靜的繁星，  
那燦燦的銀河旁，  
織女牽牛遙遙相望，  
正在羨慕月亮的自由。  
恨那滔滔的河水，無盡期地流。

## 雪景

山東濟南中學

王維翰

那是山，  
那是天，  
白茫茫，分不出界限。

那是棗林，  
那是桃園，  
白皚皚，都模仿梨花爭豔。

快樂了小狗兒，  
在雪地上追趕。

這一望無際的世界——  
白銀鋪遍。

## 雪夜有感

左冰

雪在飄，  
風在號，  
蜷縮在牆角落裏的他，  
可凍餒了！

雪在飄，  
風在號，  
躑躅在街燈底下的她，  
可僵住了！

雪在飄，  
風在號，  
包圍在輕盈紅笑中的他！



說道「冷的天氣倒底好！」

雪在飄，

風在號，

簇擁在瘋狂羣衆中的她，

唱着「雪呀！還要落得大！」

### 黃葉

河北永年中學

燕世昌

枯黃的落葉啊，

你飄來飄去還留戀着什麼？

你東顛西倒還憶念着什麼？

生命原是一場夢，

有什麼值得戀戀？

快清醒吧！

那黃金似的菊花叢中便是你的歸宿。

一  
憂慮像毛蟲般的

把生命的葉一片一片地蠶食了。

二

誰能快快樂樂的生？

誰能快快樂樂的死？

三

悲哀對人生道：

「我是礁石，

我要在你的坦蕩蕩的流水中，

激起無數雪般的浪花，

使你越顯得美麗！

四

我們都是在冷薄的浮冰上走着，

顛沛和震蕩是我們的途程。

最後，

便沉沒在河的中心了。

### 小詩

梅縣東山中學

蕭文捷

五

在生命的路上，  
快樂的足跡雖是輕的浮的，  
卻沉重地永遠地鑄在我們的心頭。

六

許多魔鬼，  
在捉弄我，  
催殘我……  
阻礙我的前程，  
我鼓起勇氣，  
「殺！殺！殺！」  
我衝上去，  
魔鬼驚散了。

七

月夜松林下的小溪，

低微而親切地道：

「月姊呀，請你永久照着我們吧！」

兩朵小花

山東臨沂師所

玉峯

異鄉病着的她，

寄給我兩朵小花，

可憐這小生命喲——

在綠衣人手裏，

早已憔悴了。

吻着花，

憶想着她啊——

莫非是她的象徵嗎？

美麗的姑娘呀！

病後的面龐，

可不要像這花。



# 中學生文藝季刊徵稿條例

- 一 文字性質不拘，小說、隨筆、詩歌、戲劇以及文藝短論，地方印象記、書信、日記等等，都很歡迎；但篇幅不宜過長。
- 二 文字須寫得清楚，勿用鉛筆或紅色墨水寫。
- 三 稿件無論登載與否，都不退還；但寄稿時附有郵票的，如決定不用，隨即退還。
- 四 稿上須寫明作者的真實姓名和通信地址；但發表時可以用別號。能註出求學的校名的尤好。地址有變更時請隨時通知。
- 五 來稿登出後，酌贈現金或開明書店實價書券。
- 六 來稿請逕寄中學生雜誌社，勿由開明書店發行所轉遞，也不要寄給編者個人，以免延誤。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中學生雜誌社啓

中學生文藝季刊  
第二卷 第四號

民國廿五年五月廿日發行

社長 夏 巧  
編輯者 葉 聖陶 金 仲華 章 錫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八號  
發行所 南京北平廣州漢口長沙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 定價表

每冊國幣四角	國內及郵費	全年一元六角	國內及郵費
日本郵費	及郵費	日本郵費	及郵費
三日本郵費	及郵費	不計郵費	
澳門郵費	及郵費	澳門郵費	及郵費
南洋郵費	及郵費	歐美南洋郵費	及郵費
三南洋郵費	及郵費	二元二角	

另售 預定

定戶如有詢問或更改地址請將

(一) 定單號碼

(二) 定戶姓名

(三) 原寄何處

等項詳細開明逕寄交上海梧州路開明書店發報課勿由雜誌社轉遞以免延誤

## 廣告價目表

一之分四	面 半	面 全	位 地	等第
		元十七	面外之面封底	甲等
	元二十三	元六十五	對面及對面	乙等
元五十	元四十二	元八十三	他 其	丙等

廣告白紙如用黑色或甲色或彩色印刷另議價目或另議工價或另議刊費或另議登期從詳廉情欲知詳細請至上海福州路七號開明書店接洽復函即復

開明書店

# 對 學生界

新的貢獻

切實減低預定價格，不用特價贈品刺激

——零本售價仍舊——

## 新 少年

全年廿四册每月十日廿五日出版四月十月出別册附錄

原價：  
預定全年

二元八角

減為：  
預定全年

一元五角

今年 八角

## 中 學 生

全年十册每月一日出版一六兩月特大號七八兩月停刊

原價：  
預定全年

一元八角

減為：  
預定全年

一元五角

## 中學生文藝季刊

全年四册每年三月底六月底九月底十二月底出版

原價：  
預定全年

一元六角

減為：  
預定全年

一元

——另有書而通知——

舊定戶尚未滿期者，按照册數比例退款

本年起特別優待「中學生」「新少年」「中學生文藝季刊」各定戶

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執據第二二二四號）認為新聞紙類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實價兩角  
外埠郵費三分